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二



李青崖譯

會	文
叢	學
書	研
	究



6573



0.57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

——(二)——

李青崖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國難後第二版

(84372B)

文學研究會叢書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二)

Short Stories by Guy de Maupassant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區費

譯述者 李 青 崖

印刷者兼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
翻印必究

目錄

馬丹拔蒂士特	一
施乃甫的冒險	一一
莫蘭這公豬	二五
許麗樂曼	四四
手	五九
回顧	七一
悔悟	八一
寂寞	九一
無益的容貌	一〇一

鬼神出沒·····	一三五
負販者·····	一四八
柴·····	一六一
殘廢的人·····	一七〇
一場夜宴·····	一七九
客車之內·····	一九九
密語·····	二一一
一座小像·····	二二一

馬丹拔蒂士特
Madame Baptiste

我一經走進魯板城車站的待車室，便抬頭向那掛鐘瞧着。那時我知道還應當等候兩點十分鐘，才有赴巴黎的快車。

忽然我覺得很倦，如同步行了三四十里路一樣；我再向我四週一瞧，以為可以在牆壁上發見一個消磨時間的法子；末了只好仍行走出，在車站門前站住，神經被那想尋事做的慾望支配著。

車站前面大路的兩傍，種了些神情零落的楓樹，排列了兩線不整齊的房屋，筆挺地向一座小山延去；對面的那一端，我瞧見許多樹木，彷彿是一座做這大路終點的風景園。

偶爾看見一只貓在路上行走，從容不迫地從那水溝上跳過。有時還有一只小哈巴狗急忙忙在那些樹腳上聞嗅，尋找廚房中的殘餘。我却不會發見一個人。

滿腔的敗興，將我籠住了。做甚麼事呢？做甚麼事呢？我便默念到鐵路邊的小咖啡館中繼續

不斷和防止不可的活劇，和那種不能入口的波克皮酒，不能入目的本地報章，這時我却看見一羣送葬的，跟着一張柩車從傍邊的街道轉灣，向着我站的街道走來。

這柩車却使我心中鬆一下。至少這十分鐘是可以混過的了。

但是仔細一瞧，不免發生疑問。因為這柩車只有八個人跟着，其中還只有一個人哭着，此外的人却正在談論，送葬的教士却一個也沒有，我便想道：『這真是非宗教式葬儀。』以後我仔細思量，像魯板城這樣一座城市，至少也應該有百來個思想家，那末他們就應該對於這事表示一種舉動。然而現在他們幹甚麼去了？送葬的走得很快，因為他們不用宗教禮節去葬這亡人，所以便是非宗教的。

我的好奇心參進了最複雜的臆度；但是，因為柩車已經在我跟前經過，我便得了一種理想，就是跟着這八位先生們走。至少在個巴鐘頭我有事可幹，於是便裝着威容，跟着那些人走。

在最後走的兩位，帶着驚詫的神情，回頭朝我看看。隨後又低聲互相談論。我想他們一定互相詢問我是否本城的人。隨後他們又向前面的兩位探聽，這兩位又來瞧我。這種檢查式的注意，

很使我手足失措，於是我便向我鄰近的兩位身邊走去，使得這種注意自行結束。我向他們行了禮，便說：『我請各位恕我，先生們，倘若我將你們的談話岔斷。但是看見這種非宗教式的葬儀，我不待認識各位所送的這位已死的先生，便油然跟着來了。』有一位說：『這是一位已死的馬丹』我不免詫異（譯者按當時法國女子，多不反對宗教，所以他以為這是詫異的事）。便問：『然而這的確是一種非宗教式的葬儀，可不是嗎？』

另外有一位，他當然是想指導我的人，便說：『是的，也不是的，教士不允許我們從教堂出殯。』這時我不免說了一個帶疑問的『已』？我簡直一點都不懂了。

我那位可感的鄰人，便低聲告訴我：『唉，這完全是一段歷史。這青年婦人是自殺的，所以便不用宗教儀式去葬伊（譯者按基督教把自殺當作一種罪惡看待，所以云云）。您瞧見那位在頂頭行走哭泣的人，就是伊的丈夫。』

於是我矜持地說：『您使我驚訝，並且您很引起我的興趣，先生。這能說不妨事，請您說這段歷史給我聽嗎？倘若您嫌麻煩，就可以當作我不會要求。』

這位便誠懇地挽着我的胳膊說：「到底一點也沒有，一點也沒有。來我們在後面一點兒走罷。我可以向您說這是很傷心的。我們在未到墓地以前，就是我們看見那些有樹的地方，我們很有時間談這個，因為這山坡很陡。」

於是他便開始陳說：「您想想罷，這位已死的青年婦人馬丹哈木，是本地一位富商馮德雷先生的女兒。伊在十一歲做孩童的時候，遇見一件非常的橫禍：就是被一個僕人強姦了。伊因為被這惡徒傷害，幾乎身死。一件重要的訴訟就此成立，可是這可憐的女兒，終久成了這惡徒的污辱舉動的被害人；雖然在三個月以後，這惡徒得了一個終身監禁的重刑。

「女孩子漸漸長大了，因為受着污辱的紀念，簡直孤伶伶地一個同伴也得不着，就是那些成年的尊長，也不過若實若虛和伊擁抱，以為嘴唇若和伊的額頭相觸，便有痕跡存在。

「伊竟成了這城市中一種的魔鬼，一種稀有的物件，大家都低聲說：「你知道這就是馮德雷家的女兒。」伊在街上經過，大家都回頭瞧着伊。伊家中就是想找一女僕和伊散步，也很費事。一切的親戚和女僕都遠遠地避開伊，彷彿這女孩子帶了一種可以向伊相近的人身邊傳染的

疫症。

「倘若在兒童午後游玩的公共曠地，看見這可憐的女孩子，便更覺難受。伊單獨一人站在伊女僕身邊，愁慘慘的瞧着那些頑耍的兒童。有時被一種不能自禁加入兒童團中的慾望支使，便也祇羞怯怯地帶着恐懼的神情，偷步加入，彷彿他們已經明白了伊的污點。於是立刻就看見所有坐在板檯上的親族和女僕，立時飛奔過去，將伊們看護的孩子們或自己孩子們的手帶住，急忙忙地牽了過來。馮德雷的女兒，仍然單獨地站着，茫然不知所措，於是祇得哭了，小心房兒完全被傷感鑽空了。末了奔到伊女僕身邊，將面目伏在伊裙子上痛號。

「到了伊成人的時候，這就更糟了，青年女子們當伊做受了鼠疫的人看待，遠遠地就避開了。唉，想想罷，這女孩子就甚麼也不能學了，甚麼也不能；伊簡直沒有入學校的權利了；伊差不多在知道識字以前，已經走進在爲人母者所擔心的婚夕惡運。

「隨時，倘若伊借着伊保姆在街上經過，大家都用一種防護可怕的橫禍或不絕的奇聞的眼光瞅着伊，在伊一方面，伊祇好低着眼睛在伊覺得負重如山的神秘羞辱境界中俯首，有許多

青年女子——並不是大家所說天真爛漫的——隱約地指着伊咕噙着，冷笑着，倘若伊偶爾瞧着伊們，伊們又立刻無意地把頭轉過去了。

「大家幾乎不向伊打招呼。祇有幾個男子向伊脫脫帽子。年老的婦人，總裝作沒有瞧見，有幾個小流氓，還叫伊做『馬丹拔蒂士特』。這拔蒂士特就是強污伊損害伊的那個男僕的姓。

「沒有一個人知道伊靈魂上的痛苦，因為伊差不多不說話，並且從沒有笑過。伊父母在伊跟前，也覺得很不自在，彷彿他們因為一種不可補救的錯誤，永遠厭棄伊。

「一個有臉面的人，對於刑滿釋放的囚犯，即令這囚犯是自己的兒子，也總不願意忻然和他握手，可不是嗎？馮德雷夫夫婦看待他們的女兒，簡直就和他們對於他們一個出了獄的兒子一樣。

「伊生得俏麗，潔白，長大，玲瓏，挺拔。倘若沒有這件事，先生，更令我傾倒了。

「一年半以前，我們城裏換了一位新省長，他帶了一位機要秘書回來，這秘書是一位奇特的少年，彷彿是一個在巴黎拉丁區過過生活的。

「他看見了馮德雷的女兒，便念念不忘。有人將那歷史告訴了他，他欣然答復：「嘿，這剛好是一個對於日後的保證品，與其這事發生於後，毋甯發生於前，同了這一個妻子，我可以永遠高枕無憂。」

「於是他向伊備獻殷勤，要求訂婚，不久就娶了。他大着膽子，結婚之後，帶了伊四處拜客，如同一點事也不曾有過。有幾個人也來回拜，此外的都不會理會。隨後，大家漸漸忘記了這件事，伊也在交際場中占了一個位置。」

「我應該和您說，伊崇拜伊丈夫如同天神一樣。您想想罷，他使伊變成有臉面的人，他使伊歸還到平等的法律中間，他對伊拋棄偏見，排除侮辱，總而言之，他做了少數人所能做的勇敢行為。自然伊對於他，有一種感激託庇的至誠。」

「不久，伊懷着孕了，於是等得大家知道這事，那些最喜歡發小議論的人，也都開門相迎，彷彿伊確定地被這母道洗乾淨了。這真是奇怪，但是這是這樣的……」

「一切都向着最好的地方走去，有天，是我們一個地方紀念日。這一天省長偕着他的掾屬

和一切行政界，在音樂團體聯合競爭給獎會主席，他演說完畢之後，他的機要秘書哈木先生，便着手向各團體分派獎牌。

「您要知道在這種事務之中，總要有嫉妬心和競爭心，使得受獎者迷了本性。這一天，全城的女賓，都在場中的看台上坐着。

「慕米墉村音樂團的首領，到了輪着他領獎的時候，便走向前來，他的團體却祇得到一個二等獎。我們當然不能拿一等獎，遍行分給大家，可不是嗎？」

「機要秘書拿獎品給這首領，丫丫！這首領一面將獎牌向他擲去，一面高聲說：「你把這個留給拔蒂士特先生罷。你這塊牌子；并且你對於他，也和對我一樣，應給一塊一等獎牌。」

「於是許多看熱鬧的羣衆，便哄然大笑。羣衆不是仁慈的，更不是周到的，大家的眼光都轉過來朝着這可憐的秘書夫人瞧着。

「唉，先生，您曾經看見一個婦女變成顛狂的情形嗎？——沒有。——然而我們這次却親身在場！伊那時起立又坐下，一連如此地動了三次，彷彿想逃走，并且又了解伊不能從這圍繞伊的

羣衆中穿過。

「場中有一個人，公然還喊道：『看呀，馬丹拔蒂士特。』於是騷動之聲，潮也似地一般翻湧。這簡直是帶着呼嘯的風浪；祇看見無數的人頭翻動。大家都拿那句話念着；大家顛着腳跟來瞧。這不幸婦人面上的情態；爲人夫者指給他妻子看了之後，又將妻子抱起來瞧伊；還有些人問着：『是那一個？那個穿藍的嗎？』許多頑童裝着雄雞的聲音；並且笑聲四起。

『伊此時簡直弄昏了，坐在圍椅上不動，彷彿是被人請伊這樣坐着，陳列給大衆觀看。伊既不能避開，也不能將面目躲藏。睫皮不住地開闔，正同遇着刺目的光線似的；并且不住地喘氣，又正同登山的馬匹似的。

『這宗事看了真是傷心。哈木先生早將那粗鄙的音樂團首領，當胸一把抓住，兩人在會場地下滾着厮打。這給獎會的儀式便祇得中止了。

『到了一點鐘以後，哈木先生便帶了妻子向回家的道兒上走，伊從在會場受侮以來，簡直一句話也不會說過，但是伊滿身發抖，如同伊滿身的神經都放在自行跳動的彈簧上面一樣，他

們走到一座橋上，伊陡然跨過橋欄，哈木先生不及抓住，伊已經自行投入河中。橋下的水是很深的。費了兩點鐘的工夫才將伊撈起。伊自然早已死了。」

這位說話的略為歇了一歇，末了又說：「這也許是伊在伊地位上最好的辦法。有許多過去的痕跡，是大家不肯掃除拂拭的。」

「現在您可知道爲甚麼教士不許這靈柩入教堂的原故了。唉！倘若這回的葬儀是宗教式，那末滿城的人也許都要來看。但是您一定了解這自殺的事件還是附加在傍的歷史上的，那末大家都要反對這種儀式；不然，此地若不用教士送葬，是一件很難的事。」

我們已經進了公共墳山的門。於是我異常感動，等他們將靈柩放在地下，我便走到放聲號哭的男子跟前，懇摯地和他握手。他的眼光驚訝地從淚泉中穿過瞧着我說，「多謝您，先生。」唉，這回我跟着這葬儀行走，覺得很自得。

施乃甫的冒險 *Aventure de Schnaff*

他自從隨着侵略的軍隊走進法國境內，施乃甫自認爲世界上最苦惱的人。他那時是一個胖子，走動很要費力，感覺許多痛苦，尤其因爲他那雙很厚很平的脚步，格外痛苦得利害。他本是一個愛和平和慈祥的人，那種驕傲和熱心流血的性情一點也沒有。家中有四個孩子，他妻子是一個青年黃髮的婦人，他現在每晚想到伊給他的那些溫存，殷勤和接吻，便很失望地後悔。他本愛早起早睡，從容咬嚼些有味的東西，和到各處酒館中喝幾杯皮酒。他以爲世界上的甜美的事情，快和他的生命一同消滅了；并且一面推想，一面對於大砲，火槍，手槍，刀劍，抱了個痛心的憤恨，尤其對於刺刀，自己覺得不能十分敏捷地運用這種飛速的兵器，去防衛自己的大肚子。

到了夜間，他鑽入外套，挨住那些打呼的弟兄們躺在地下的時候，便想到留在家中的妻室兒女，和自己沿路可遇的危機，因此自言自語：『倘若我陣亡了，這些兒女變成甚麼呢？誰撫養他們？教訓他們呢？雖然臨行時借了點錢留給他們，但是并不寬裕。』於是施乃甫不免哭了。

戰事初起之時，他兩腿的衰弱，到了一種任其自然跌倒的境界，彷彿他只想到全體軍隊都要從他身上踹過。子彈的嗡嗡之聲，使他滿身的毛髮豎起。

幾個月以來，他一直這樣地在恐懼和憂愁中拖着。

他的隊伍向諾爾曼地（譯者按諾爾曼地爲法國西部數省的舊名）前進；有一天，他同不多幾個人，奉了命令，出外簡單地考察附近一帶的地方情狀，並且隨即應當回營，鄉間似乎是很沉靜的，甚麼障礙都不曾發見。

末了，這些普魯士人正從容安穩地從一條被無數溪澗截斷的山坡望下行走，一陣很激烈的槍聲，將他們止住。他們已經有二十來個人倒在地下，於是一隊法國義勇兵，飛也似地從一座林子裏衝出，槍頭上了刺刀向他們直撲。

施乃甫起頭只站着不動，驚駭得不知道逃走。歇了一會，才瘋了似地想將軍裝卸却，但是他立時默念他奔跑的本事，若和那隊飛來的法兵相比，正和一羣小羊趕一個烏龜相似。於是瞧見前面幾步有一條山溝，溝中生出了許多刺杉，上面有許多枯葉，他便不管深淺，併住雙腳，如同從橋

上跳到河中一般地跳了下去。

他和箭一般，從厚厚的枯葉堆中穿過，刺杉的葉尖，將他面孔和手掌擦破一些，才沈重地跌在一層石塊上面。

立刻將眼打開，他從自己所製造的窟窿瞧見天色，這個能通消息的窟窿，可以將他的蹤跡宣佈，於是他小心地防着，四肢着地，在這枝葉叢中，急急地避着交戰地點逃走。隨後忽然又重新停止，如同野獸一般在枯樹中伏住。

他等了好一會，依然聽見槍聲，悲呼之聲和怒號之聲，末了這些戰鬥的吶喊才漸漸地收住了。一切都沈默寧靜了。

忽然有件東西，在他身邊活動。他未免萬分驚駭。原來這是一隻棲在枯枝上的鳥，將枯葉搖動。施乃甫的心房，急急地跳躍了點把鐘。

夜色到了，黑影將溝籠住。於是這個兵士才獨自計算。做甚麼事呢？變成甚麼呢？和自己的隊伍集合嗎？到底怎樣辦？到底從那裏走？並且他又應該重新過那種從開仗以來的愁悶的，可怕

的，困乏的和痛苦的生活了！不成！他自己覺得沒有這種勇氣了！他沒有那種時時刻刻朝着危險境界走的毅力了！

到底怎樣辦？他不能在這溝中躡着躲着一直到那戰事完畢為止呀。不能，一定的。倘若他能不吃東西，這或者還不要緊；但是他要吃東西，他天天要吃東西！

他這樣單獨地穿了軍衣，帶了軍器，在敵人地面上待着，遠遠地和那些可以保護他的人離開，因此不免股票。

忽然他默念道：『倘若單獨地我成了俘虜呢！』於是他的心房，爲着這種欲望，爲着這種預備做法國俘虜的強烈欲望，不住地亂跳。好，俘虜！他就可以從槍林彈雨之中被人保護出險，并且有人供給食料住處，在那個防衛嚴密的監牢之中，可以一點不用擔憂了。俘虜呀！夢境呀！

於是他決然拿定了主意。自己說道：『我投降去做俘虜罷！』

他便站起，一分鐘也不敢耽誤，直接履行這種計畫。但是忽然又被那難受的推想和新的恐懼罩住，便停步不走。

他到那裏去投降呢？怎樣投降呢？從那邊走呢？並且許多可怕的幻象死亡的幻象都堆積在他的靈魂中了。他預備頂着他那頂尖頂鐵盔，冒險從田中奔走。倘若遇見些鄉下人呢？這些鄉下人瞧見一個戰敗了的普魯士兵，沒有抵抗力的普魯士兵，那末一定和宰一隻喪家之犬一樣，將他殺却。拿着那些斧頭，鋤頭，犁頭……將他一頓亂打亂斫：他們用那種戰敗的憤恨，並且還許拿他做肉塊或肉餅吃呀。

倘若遇見一些法國的義勇兵呢？他們都是憤氣冲天失了紀律的，一定拿他當作玩物去槍斃，瞧着他的腦袋發笑，於是他便以為他已經靠牆站着對住十二支鎗的鎗口，那些圓而黑的小窟窿，好像瞧着他。

倘若遇見法國的正式隊伍呢？先鋒兵一定把他當正式的敵探捉住，於是他們依然還要對他開槍。於是他恍忽已經聽見那些伏在樹叢中法兵的接續不斷的槍聲，他本人却像站在田中，滿身被那自己覺得一粒粒鑽入肉中的槍彈穿成海綿一樣。

想到這些不覺大大失望，只好重新坐下，以為他的境遇是沒有結果的。

夜色完全到了，這是一種沈靜黑暗的夜色。他伏着不動，聽見從黑暗中過去的一切輕微響動，都不免毛髮悚然。有一只兔子，在他的臀部觸了一下，幾乎將他嚇跑，貓頭鷹的叫喚，更使他驚心動魄。他輪着兩隻眼睛在黑暗中偵察，於是時時以爲在他身邊聽見行人的足步。

他在這愁慘無盡的光陰中過了許久，便從枯枝的空處，窺見天色已曉。於是頓覺放心；四肢更展布開了，隨然休息了；心安了；眼閉了。他竟睡熟了。

到了醒來的時候，日色已經快到正午。沒有一點聲浪，將田野的寧靜刺破。然而施乃甫覺得很餓了。

他滿口生涎，打了一個呵欠，便想到臘腸（譯者按德人最愛臘腸，晚餐幾不離此物）的滋味了；脾胃的官能，使他痛苦。

於是他站起走了幾步，覺得雙腿簡直沒有一點力氣，便依然坐下出神。歇了三四點鐘，他往復計算，幾乎一會兒一個主意，他殺敗了，他是不幸的人，尤其他是不長於射擊的人，這於他是頂不合算的事。

他以為有一種理想，是很邏輯的，很實惠的，就是驚駭那些沒有攜帶兵器或危險工具的單獨過路的鄉下人，向前追他，再向他手中一倒，使他明白他是投降。

於是他除去有尖頂而可以害他的鐵盔，小心翼翼地將頭向窟窿外伸出。

天空中甚麼生物也沒有，右邊，遠遠地瞧見一座小村子，村子的房屋，向天空散佈炊煙。左邊，他窺見樹林後面，有一座雙塔入雲的別墅。他這樣地等到天晚，異常痛苦，除了飛鴉以外，甚麼也再瞧不見，除了他心臟響動以外，甚麼也不聽見。

以後夜色又將他籠住了。他尋他休息相安的地方躺下，昏昏沈沈地睡熟了，奇怪的夢魔，不住地來擾他。

曉色又重新在他頭上發見了。他又盡力盤算。田野的空曠情形，依然如昨，並且一種新的恐慌，又在施乃甫的腦中發見了，就是那將成餓殍的恐慌。他仍然在那洞中閉目朝天躺着。一會兒以為有些蟻虫兒，小的蟻虫兒走近他的屍身傍邊來了。並且預備來吃他，各方面同時向他攻擊，溜入他衣裳裏面去啃他的冷皮，並且還有一隻大的烏鴉，用他的尖而長的喙，啄他的眼。

於是他簡直成了瘋子，推想他要被這種衰弱狀態斷送了，並且不能行動了。後來便決然打算朝着村中走去，甚麼都不怕，甚麼都敢幹，然而等得他瞧見三五個鄉農肩着鋤頭向田中走時，他又重新縮入洞內。

但是一經夜色又將田野罩住，他慢慢地從溝中爬出，提心吊膽屈背彎腰地上了大路，向著那一座遠遠的別墅走去，他以為這種地方比那些虎穴一般的村子要好一些。

別墅樓下的窗子放出燈光。其中有一個還敞開着，一股很強的肉羹香味從那里外騰，這香味立時鑽入他的鼻孔，一逕竄入他的腹中，這個使得他心癢，不可抵抗地引動他，使他的心中發生一種奮不顧身的勇敢。

於是陡然，他毫不思量，從窗口中，露出他的鐵盔的尖頂。

七八個僕人繞着一張大桌子吃飯。一個女僕忽然張開嘴巴，楞着眼睛，並且手中的杯子也墮落了。大家的視線都跟着伊的視線走動。

大家這時瞧見敵人了！

——上帝，普魯士人攻擊別墅了……

這是最初的一個叫喚，一個單獨的叫喚，使得七八個叫喚從七八個不同的聲調喊出，這叫喚真是可怕，以後亂哄哄地站了起來，七顛八倒從後面的門逃走。椅子倒了，男子們撞倒女子們，並且還從伊們身上跨過去。

不到兩三秒鐘，這屋子便空出了，讓出了，剩下滿桌的食品，和那依然立在窗外發呆的施乃甫相對。

他遲疑了一會，便撐上窗口跳了進去，朝着杯子和盤子走。他的奇餓，使他和害瘧疾的人一般地發抖；但是一種恐怖心仍然牽制了他，使他手足失了運動能力。他傾耳靜聽，滿屋都像悉率有聲；許多門戶自行關閉，許多迅疾的脚步，在樓板上飛跑。這個放心不下的普魯士人，張耳細審這些紊亂的聲音；末了他聽見許多很大的響動，恍惚許多重的東西，跌在牆根邊的軟土上面，許多人的身體從樓上跳下一般。

隨後一切動作一切擾亂都停止了，這座偉大的別墅，沈寂得和墳地一樣。

施乃甫在一隻沒有吃動的盤子前面坐下，於是着手吃着。他張口大嚼，恍惚恐怕有人立時止住他，使他不能果腹。他雙手拿着麵包，向那天窗一般張着的口中擲去；許多食物，從咽喉中膨漲地經過，一步一步墜到胃中。有時爲得食道充填過滿，也歇息一下。他於是喝一兩口蘋果酒，疎通他的食道這正和我們洗刷塞了的管子一樣。

他將所有的杯盤都捲空了；末了，因爲酒食的作用，竟爾醉了，滿面發紅，四肢不大能動彈，頭腦昏亂，口中滑得油膩膩地，他將軍服的鈕扣解開，以便呼吸，並且一步也不能走了。看看兩眼睜不開了，心思也不能活動了，便將雙臂抱着腦袋在桌上伏着，於是他便將一切記憶力慢慢地失掉了。

蛾眉一樣的月影兒，冷清清地在別墅樹梢兒上的天中懸掛，這正是深夜的寒天。

許多人影在樹林中移動，黑魃魃地，靜悄悄地，有時偶爾有一道月光，使得刺刀尖兒在暗中發亮。

沈寂的別墅，依然保住他的偉大黑影。但是下面兩個窗戶依然射出燈光。

陡然一個嚴厲的聲音喊道：

——前進！衝鋒！孩子們！

於是立刻一切的門戶和窗子，被潮湧似的人羣將他撞破，屋內一切都破壞了，簡直鬧得天翻地覆。這五十來個兵士，連頭髮都像是武裝似的，衝入施乃甫安穩穩睡的那個廚房，將五十來桿實了子彈的槍，攔在他胸口上面。立刻將他推翻扭打，然後擒住，從頭到脚都用繩子捆起。但是他却因為這駭人的情狀，不免喘氣，簡直摸不着頭腦。

忽然一位身帶金線的軍官，指着施乃甫的肚子喊道：

——你是我的俘虜了，你投降罷！

普魯士人只懂得「俘虜」這個名稱，便顫着嗓子，用德國話說道：『是的，是的，是的。』

他被大家抬到一張椅子上面，重新受綁，那幾個氣喘如「牛」的戰勝者，拿他審慎地檢查。他們之中有幾個立時坐下，驚駭疲倦交集，甚麼也不能幹了。

他微微地笑，他，施乃甫，他現在微笑了，因為他已經安全地做了俘虜了！

另外有一個軍官，從外面進來，說道：

——團長，敵人都走了；有幾個很象受了傷。我們已經是這地域的主人了。

那個胖大的軍官，拭着額頭上的汗歡呼道：「得勝了！」

於是他從口袋中，扯出一本商業日記簿子，便寫道：

「在一場血戰之後，普魯士人且戰且退，連死帶傷，約計在五十人以上。此外還有許多被我們生擒。」

年少的軍官又說：

——團長，我們應該取怎樣的布置方法？

團長道：

——我們立刻後退，以免敵人用砲隊和強的兵力追襲我們。

於是他發出離開的命令。

團長在別墅的牆下，暗中整理衣裳，才行走動，被捆的施乃甫，由六個手握手槍的人壓着。

許多鄉導在前面引路，大家緩步前進，並且還不時休息。

天色漸漸明了，這時大家已經到了洛式倭隨的縣城，這城就是由這些義勇兵防護。

滿城的居民，氣憤憤地等着。他們瞧見俘虜的鐵盔時候，霹靂似地歡呼。婦女們揚手嚷着；老
婆子們眼中却還垂淚，其中有一個七八十歲老年人，將他的手杖向普魯士人擲了過去，却將一
個義勇兵的鼻子打傷。

團長高聲喊道：

——請大家注意俘虜的安全罷！

不久大家到了市政廳前面。監獄的門已經開着相候，施乃甫便被人送了進去，並且鬆了綁。
兩百名武裝的壯丁，將監獄團團圍住。

於是施乃甫雖然覺得食物不會消化，然而已經是喜得發狂了，不免一人跳舞了。狠命的跳
舞，揮手揚脚，高聲狂笑，一直到他跌倒在牆根時才行停止。

他成了俘虜了！得救了！

這就是那座尚比臬別墅，被敵人占住六點鐘即行奪回的詳情。

團長拉傑，本來是一位毛貨商人，他帶着洛式倭隨的義勇兵辦了這件事，現在已經受了勳章了。

莫蘭這公豬 Ce Cochon de Morin

第一節

我向納巴伯說：『這個，我的好友，你剛才又說了「莫蘭這公豬」這五個字。何以我聽見大家說到「莫蘭」總免不掉連帶「這公豬」三個字呢？』

納巴伯——現在已經被選為衆議員——睜着兩只怒貓的眼睛瞧我說：『你是洛奢爾的人，怎樣不知道莫蘭的歷史呢？』

我告訴他，我實在不知道莫蘭的歷史。於是納巴伯擦着手掌，向我述這件故事。

『你可不是認識莫蘭的嗎？你記得洛奢爾河街上他那只大雜貨店嗎？』

『是的，記得很清楚。』

——好，我便往下說（記者按以下悉納巴伯之言不另作引號。）這大概是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莫蘭預備到巴黎頑耍半個月，但是他假託購辦新貨為名。你一定知道一個外省商人所謂

的「巴黎的半個月」呀！這種事情，自然如同在你的血管中放了許多火。甚麼夜戲哪，女性的接觸哪，簡直是一種繼續不斷的興奮現象。於是大家都發狂了，大家的目光，只瞧見身著絲光汗衫的舞妓，袒胸露臂的女伶，圓腿酥肩，伸手可接，不必究問大家敢於相觸或能穀相觸。這不過和大家嘗了一兩回便易飲食似的，到了臨別之後，心中還搖搖欲動，靈魂也像不定，皮膚上面還帶了一些因為接吻壓出的微癢感覺。

莫蘭在巴黎南站買了午後八點四十分鐘開赴洛奢爾的車票以後，就到了這種狀態中了。他抱着無窮的慨嘆和驚疑，在車站的待車室外面散步，忽然瞧見一個抱住老婦吻頰的青年婦人，他便很近的在伊跟前止了步。伊那時將面網捲起，莫蘭不免舉止失措，輕輕地說道：「這真是一個美人！」

伊和老婦道完了別之後，便走進待車室，莫蘭也跟了進去；一會兒伊又走到軌道邊的月台上，他依然跟着；一會兒伊找了一張空的客車走了進去，而莫蘭始終跟着。

那次趁快車的旅客很少。不久車頭叫了兩三聲；列車便開動了；他兩人單獨地在車中坐着。

莫蘭雙眼釘住了伊。伊大概像十八九歲的人；黃髮長身，氣豪毫爽。伊拿了一條氈子將腿子圍住，便靠在客坐上睡。

莫蘭自言自語道：「這是誰？」於是盈千累百的設想，盈千累百的主意，穿過了牠的腦海。他又默想道：「傍人時常說及鐵路上許多奇遇。這也許是爲我的一件。誰知道呢？一件好運氣這樣快地就到了。」只要勇猛一點。倘若說這話的不是黨東，那便是米拉波（譯者按黨東和米拉波亦爲法國第一次革命時代的偉人）了，然而這不關緊要。是的，但是我缺乏勇猛之氣，這就是第一個疑問了！倘若我知道底細，倘若我猜度得心靈！那末決然無疑，在這種絕妙機會的跟前，我知道天天可以通得過。然而只要向對手做一個手勢，使伊向我表示……」

於是，他假設許多引他到勝利方面的奇境。他玄想一種護花俠士的新交誼，玄想替伊服的小職務，和伊活潑的談話，玄想末了可以表示一種你所知道的宣告。

但是始終他所短少的，就是那着手的第一步和託詞。於是他靜候那美滿的機會，心中不住地忐忑。

深夜的光陰，一步步地流過了，並且當莫蘭深深研究那進行方法時，那可愛的孩兒始終睡熟。天明了一會兒，太陽的第一道光線也露出來了，一種從天邊來的日光，朝那睡熟的女子照着。

伊竟醒了，坐起了，朝着同車的莫蘭看了一眼，並且微笑。這是一種心中舒展的婦女的微笑。莫蘭不禁靈魂飛越了。這一定是爲着他，這種微笑，是一種親密的邀請，是他所等候的夢境標識。

這微笑恍惚是說：「你這樣整夜如同木樁一般，豎在你的坐位上，不是笨貨，不是廢料嗎？」
「想想罷，請你瞧我，我難道不是嬌媚的嗎？笨貨，你對着一個美人，整夜裏這樣靜候着，真好糊塗。」

伊始終瞧着他微笑；並且漸漸地大笑；他竟神魂顛倒，一心只想尋找一個應時的字眼，一句恭維的話，末了只想幾句隨便說的話。但是甚麼也找不着。於是發了一種糊塗人的勇猛；他想到：「管他，我拼着一切幹罷！」陡然一聲不響，向前一步，伸臂撮唇，將伊抱住接吻。

伊忽地跳了起來，高聲喊道：「救命！」並且伊將窗子打開，向外揚手吶喊，伊簡直嚇瘋了，頗想向外跳去，莫蘭雖然弄得糊裏糊塗，但是窺破伊想向外跳去，便抓住伊的裙子，口吃着喊道：「馬

丹……正……馬丹。」

列車的速率，漸漸慢了，不久便停住。兩個車務人員，爲了這少女的求援之聲走了過來，將伊扶住，伊喘着說：「這人想……想將我……我……我……我」說到這裏伊已經暈倒。不久這列車到了磨才村的車站。保安巡警便將莫蘭帶走了。

一直到這被害人的知覺恢復過來，才陳述一切的經過。警局便提訴訟。這可憐的雜貨店東一逕到了傍晚，才回到家中，背了一個公然侵辱善良風俗的嫌疑罪，靜待法院偵查。

第二節

那時我正充當卡倫日報總編輯，每晚在商務咖啡館，總看見莫蘭。

他闖禍的第二天，便來找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地辦。我對於他，也不將我的意見遮掩，便說：「你只算得一隻公豬（譯者按：法人呼性慾過重的人爲公豬），做人是這樣的嗎？」

他未免哭泣，妻子也責罵他，看着生意要失敗了，名譽要掃地了，朋友都快不理會他了。末了他向我哀求，我便將我的同事李斐先生找了過來，向他商量辦法，這李斐本是一個足智多謀的

矮子。

李斐要同我去訪問檢察官，他是我一個朋友。我把莫蘭打發回去，便到檢察官家中。

這時我才知道那青年婦人叫做彭萊爾小姐，新近在巴黎得了女師範生的文憑，伊父母都已身故，這回特地到伊姑丈家中來歇夏，他姑丈是磨才村中一個小有資產的正派人。

原來這個使莫蘭陷於困難地位的原故，就是因為他姑丈進了訴狀。檢察官却認定訴狀倘或撤回，這事便可中止。所以應行商量的就在這一點了。

我走到莫蘭的家中，只能在他牀邊會面，他已經爲這事氣病了。他妻子是個骨格長大唇帶微髭的潑婦，向來不叫他安逸過一天。伊將我引入臥房，劈面喊道：『你老來看莫蘭這公豬嗎？瞞罷，他就在這裏。』

伊雙手撐在腰上，在牀前立定。我將情形說明；他要求我去找青年婦人的姑丈。這種事務是應很審慎的；然而我却答應下了。那可憐的蠢才，不住地向我說：『我向你發誓，我連吻都不會接，不會簡直不會。我向你發誓。』

我說，『這事一樣的你，算得是一隻公豬。』我收了他給我做這事開消的一千佛郎，因為我覺這辦法也還合式。

但是因為我不願單獨冒險走到伊姑丈家中，便邀了李斐同去。他贊成我的要求，不過立時就要走，因為次日午後，他在洛奢爾有點很緊要的事。

於是兩個鐘頭以後，我們已經在一所鄉村式的漂亮房子前敲門了。一個很俊俏的青年女子開門相迎。這當然就是那位女師範生。我低聲向李斐道：『了不得！我這時才知道莫蘭的道理了。』

伊姑丈叫做董恩雷，是一位政客式的宗教慈善家，並且也是卡倫日報一位長期讀者，他張臂歡迎我們，和我們周旋握手，因為得了他所讀的日報的兩位編輯光顧，覺得無限歡喜。李斐在我耳邊說道：『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結束莫蘭這公豬的事件了。』

董恩雷的內姪女，這時已經離開了，於是我便慢慢引到這件很曲折的問題。我討論那活劇；我辨論那少女在這活劇的謠傳聲中所受的名譽損失；因為傍人並不相信只鬧了一個簡單的

接吻。

這好好先生恍惚是絕無成見的；但是未和妻子商酌以前，他毫無辦法，他妻子却要夜晚才能回來。陡然，他像得了勝似地叫了一聲，說道：『看罷，我有一個絕好的理想。我請你們二位等等，請你們二位留在這裏，你們二位留在這裏。你們二位在這裏吃飯住宿，等到我妻子回來，我希望我們那時再商議罷。』

李妻不免遲疑；然而結束那莫蘭這公豬的事件的慾望，却使他決定了，於是我們便應允這種邀請。

這姑丈便站起，欣然叫他內姪女過來，向我們提議到他園中散步，並且說：『晚上我們再談正經事情罷。』

李妻和他談論政治問題。至於我，我在他們後面幾步，和那青年女子同走。伊真是嬌媚動人，嬌媚動人！

我用了無限的小心，才着手和伊談到伊那種際遇，這也使我在那件事件上試着找一個幫

手。

伊本是絲毫無所動於中；用着愉快的神情聽我說話。

我說：「女士，請您向您那將要撞到的麻煩想想罷。您將要到法庭對質，在衆目昭彰之下，陳述那列車裏面的愁慘活劇。您瞧，倘若當初甚麼話也不說，只令那無禮之人不准亂動，也不叫喚那列車上服務人員；僅僅換一張車子，豈不比較好些嗎？」

伊笑了一下，便說：「真對呀，您所說的。但是您叫我怎樣辦？我那時真是害怕，一個人到了害怕之時，便完全不知道盤算了。後來我明白那種情形，很追悔我那種叫喚；但是已經過遲了。我也請您想想那個蠢材罷，他一言不發，瘋子一般地向我撲來。我那時竟全不知他所能做的。」

伊向我對面瞧着，絲毫不帶一點驚訝和羞懼的態度。我自己說道：「這是一個有趣的人，這個女子。我知道莫蘭這公豬誤會的原由了。」

我帶笑說道：「女士，您瞧，您可以說他是可惡的罷，因為實際上說來，和您這樣一個饑餓萬方的人對面，誰也不能不抱一個試着接吻的正當慾望。」

伊不禁大笑，滿口牙齒都露了出來，伊說：「慾望和動作的中間，先生，當然還有一個存放恭敬的地位。」

這論調雖然不大明瞭，然而真算奇特。我忽然問道：「那末，瞧罷，倘若我吻您，我現在；您又怎樣辦呢？」

伊停住脚步，向我從頭瞧到脚底；末了便從容地說：「丕，您嗎，那不是一樣的事了！」

自然，我早知道這本不是一樣的事。因為全省的人都叫我做「偉俊的拉巴伯」。那時我正是三十歲光景，但是我問道：「為甚麼？」

伊聳肩答道：「唉，因為您不是和他一般的糊塗。」末了，伊低着頭，又加上一句說：「也不像那樣難看。」

我不待伊得到躲避我的動作之時，便在伊面頰上栽了一個吻。伊向傍邊一跳，然而已經遲了。末了伊說：「您瞧，您也是一個厚面皮，您！但是請您不要再鬧這個把戲了。」

我低聲下氣說：「丕女士，至於我，倘若我心中也想學莫蘭那種到法庭受審的來歷呢？」

伊問道：『爲甚麼？』我莊嚴地深深瞧着伊說：『因爲您是世上儀態萬方的生命之一；因爲預備唐突您，在我是一種頭銜，一種榮譽。因爲倘若有人在看見您以後，一定要說拉巴巴不會錯過他所遇到的機會。』

伊不禁盡情大笑。便說：

『您不是奇特嗎？』伊這「奇特」這兩字還不會說完，我伸臂滿滿地將伊抱住，並且發狂一般地四處吻個不住，髮際，額際，眼上，唇上，凡是面部各處都吻到了，伊掩了這裏，我又吻到那裏去了。

末了，伊衝出重圍，滿面緋紅露出怒容說道：『您真是無禮，先生，我很後悔不應該和您談天。』我不免有點慚愧，握住伊的手說道：『恕我，恕我，女士，我冒犯了您，我太粗暴了！請您不要怪我。倘若您曾經知道……？』我一面還極力搜求託詞，但是一時不能找到。

伊歇了一會兒，才說道：『我甚麼也不要知道，先生。』

好了，我找到了；我說道：『女士，到現在我思慕您，已經快有一年了。』

伊當下露出真實的詫異的樣子，抬頭瞧着我。我接着說道：『是的，女士請您聽我說罷。我並不認識莫蘭，並且很看他不起。他到法庭受審或者坐監，都於我無甚相關。去年我在此地看見過您，您就在那邊鐵欄干前面坐着。我那時看見您，心中很受了搖動，您的影象便永不會離過我的心頭。請您信我的話，或者請您不信我的話，都也無甚相干。我多久覺得您可以受崇拜的，您的紀念，久已將我降伏住了；我久就願意和您再行相會；我借了這蠢才莫蘭的事由，於是到此地來了。誰知這些機緣使我超越了界限；恕我罷，我向您哀求，恕我罷。』

伊從我眼光中窺見真情，依然又露出微笑；低聲說道：『頑皮的朋友！』

我舉手誠懇地（我相信那時我確實是狠誠懇）說道：『我向您發誓，我並不會說慌。』

伊簡單地說：『我們向前進罷！』

我們那時單獨地前進，完全單獨地，李斐和那姑丈，已經在樹林拐灣地方就拐灣了；我一面向伊發表一種長久的溫柔的宣言，一面握着伊的手吻着。伊正如聽新穎的有趣的故事一般，張耳靜聽，並不考究這是否可信的。

結果我想起我說過的事，覺得我完全迷惑住了；我面色發白了，嗓子發顫了；於是，從容地縮住伊腰支。

我低聲和伊耳鬢廝磨地談着。伊寂然不動，完全在夢境中待着。

末了伊的手撞了我的手，便握住了；我顫巍巍一步緊似一步地抱着伊的腰支；伊一點也不驚訝；我的嘴唇在伊面龐偎着；陡然，不待尋覓，四葉嘴唇互相吻在一處。這真是一個長久的接吻；倘若不是我聽見後面有人發出一種「哼哼」之聲，大概還許長久一些。

伊這時便向林子中跑掉了。我回頭一看，便瞧見是李斐來尋我。

他在路中站着；並且莊嚴說：『好，原來你是這樣地來商量莫蘭這公豬的事件嗎？』

我欣然答道：『這不過是各盡所能。那姑丈呢？你和他談到甚麼地步？在我，我便同內姪女商量。』

他說：『我和那姑丈可沒有這樣舒服。』

於是我們便挽手，向那姑丈家中去。

第三節

這一場晚飯，可使我神魂飛越。我靠伊坐着，我們的手，不住在桌布下面相撞；我們的腳，也是如此；我們的視綫，也混合在一塊兒。

大家飯後又在月光下面散步，於是我低聲向伊說了一切傾心的溫存話。我緊緊挽着伊走，不住地接吻。李斐和那姑丈在前面走着。他們的影子在地面的沙子上慢慢移動。

我們走回屋內。不久，電報局的信差送來那姑母發來的電報，說是伊要明天早上七時第一次火車才能回家。

那姑丈說：『好，亨利蒂，你引這些先生去看他們住的房間罷。』我們和這好好先生握過手，便行上樓。伊先引我們到李斐的臥室，李斐向我附耳說道：『就是伊先引我們到你那兒，也不會有危險。』末了，伊才引我到我床前。剛好伊單獨和我對着，我重新又張臂抱住伊，試着迷惑伊的理性，制伏伊的抵抗。但是，到了伊覺着快要失敗的時候，便飛也似地逃走了。

我只好鑽入被中，悔憤交集，知道這夜是睡不安的，一會兒有人輕輕在門上扣了兩下，便猜

想先頭我鬧了甚麼岔子。

我問：「那個在外面？」

一個柔弱的聲音答道：「我。」

我連忙著好衣裳，將門打開，伊便進來了。伊說：「我忘記問您明天早上要用的東西：可可茶嗎？紅茶嗎？咖啡嗎？」

我火速將伊抱住，極力溫存，吃吃地說：「我用……我用……」但是伊從我手中一溜，將燭吹熄，便又逃走了。

我一人憤然在黑暗中尋找火柴，這那裏能尋找到。末了畢竟發現了，便拿燭台走到過道，這時我簡直是半個瘋子。

我預備幹甚麼呢？我簡直不能推想了；我想找伊，我要伊。於是我不假思索走了幾步。隨即，我陡然想道：「倘若我走到那姑丈房中呢？我又怎樣說呢？」於是只得站住，腦子像空了似的心，房不住跳躍。幾秒鐘之後，這答復到了：「好，我可以說我尋找李斐的房間，預備和他說句要緊話。」

於是我便仔細審察那些房門，盡力去辯認伊的那一座。但是沒有一點記號可以發現。我隨手抓了一張門的挽手隨便一旋，居然將門推開。我走了進去……亨利蒂坐在床上，駭然瞧着我。我輕輕將門栓拴上；顛着脚尖朝伊走去，我向伊說：『女士，我忘記向您借本書看看。』伊不免張惶失措；但是不久我便將我要的書揭開了。這書的名字，我永遠不能說出。這真是各種小說各種歌詩中的最旖旎的，最豔麗的。

我一經揭開第一頁之後，伊便隨我意思翻閱；我看了許多卷數，一直到燭熄之時才行停止。末了，我道了謝，躡着脚步向我房間走去，忽然一隻手將我攔住一個聲音，是李斐的聲音，向我鼻子跟前說道：『你還不會將莫蘭這公豬的事件商量妥洽嗎？』

午前的七點鐘報過了，伊親自拿可可茶給我。這可可茶的味道，我却永不會喝過同樣的。這是一種使人以性命相許的可可茶，綺膩如絨的可可茶，香氣醉人的可可茶。我簡直不忍將嘴唇和伊杯子的邊相離呀。

這青年女子剛好出去，李斐便進來了。他正和不會安眠的一樣，露出焦燥的神情，慍然向我

說：「你倘要繼續幹下去，你要知道，你結果一定要把莫蘭這公豬的事件弄精。」

到了八點鐘，那姑母回來了。我們的討論是很短的，這兩位正經人承認撤回訴狀，並且我拿五百佛郎給他們地方上的窮人。

於是他們要求我們留到夜晚再走。並且預備一同去參觀水災的損害。亨利蒂在伊姑丈姑母的背影，歪着腦袋向我打個應該答應的手勢。我便承認，但是李斐決然要走。

我將他引到一傍；我要求他，我懇求他；我向他說：「大家想想罷，李斐，你給我做了這個罷。」他恍惚動了氣似的，劈面向我說了幾次：「你知道，我爲了莫蘭這公豬的事件，已經殼受了。」

和他們如此相別，我很覺歉然。這是我生平很難受的一會兒。倘若在我，我對於莫蘭這件事，就是商議一輩子也可以的。

我和伊懇摯地沈默地握了相別的手，便上了火車，我向李斐說：「你真是搗亂分子」他說：「你那時已經使我萬分焦燥。」

洛奢爾滿城的人，都鬧動了。李斐面上的怒容，已經在路上消滅，忍笑向大家說：「是的，這是

納巴伯的恩典。」

於是我們走到莫蘭家中，他在睡椅上輪着，腳上敷了藥粉，頭上貼了冷水布，完全愁壞了。并且他不住地咳嗽，一種大病垂危的微嗽，這種風寒證候，真不知道從那兒來的。他妻子睜着老虎一般的眼睛瞧住他，恍惚要吃他似的。

他一經看見我們，他手脚都發抖了。我說：「已經商量妥當了，抹布，千萬不要再幹罷。」

他站了起來，握住我的手，和接待王爺一樣，不住的吻，他哭了，幾乎神經錯亂了，他和李斐擁抱，他還和他妻子擁抱，但是伊將他推倒在睡椅上面。

但是，因為這件事的打擊，他始終不能恢復健康，這種刺激本來太激烈一點。

從此以後，全城都叫他做「莫蘭這公豬。」他由本能的作用，也回頭看看。有時他吃火腿，那些開頑笑的朋友總問他道：「這是你的腿嗎？」

兩年之後他便死了。

我在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加入衆議員選舉，因為一件要事，便到都塞爾城的會計師美伯先

生家中拜會。一位儀態萬方的婦人出來接見我。伊說：

「您認識我嗎，麥歇？」

「到底……不……馬丹。」

「我姓彭萊爾，名亨利蒂。」

我說了一聲「丫！」並且自己覺得面孔發白了。但是伊很像自在似的，微笑地瞧着我。

隨後，經伊介紹我單獨和伊丈夫相對，他誠懇地和我握手說道：「這從很久的時候，親愛的麥歇，我就想來候候您。我妻子常談及您。我知道……是的，我知道您從一種何等困難的境界認識伊，我也知道您那時是很周到的，很精細的，很敏幹的，很熱心的，對於那……那……那件事。」他說到這裏，不免矜持了一下子，然後輕輕地說了幾個刺耳的字，就是：「……對於那莫蘭這公豬的事件。」

許麗樂曼 Julie Romain

兩年前的四月初間，我正在地中海的沿岸散步。大步在地這一條路上走着，何嘗還玄想再美的風景？我那時在日朗風和山重海靜的境界活動！並且到如今還令我夢想！那兩個鐘頭的光陰，綺懷和奇聞的幻象，都竄入一個無可歸宿的靈魂之中！一切迷離怡悅的希望，都隨着溫暖輕柔的空氣加入你的腦海；有人在和風之中，從容地領略這些希望，而這些希望便使一種幸福的需要，和那由步行刺戟而成的飲食需要，同時在我們心中發生。迅疾雋美的理想，和飛鳥一般地轉着飛着。

我沿着那條由聖拿非通到意大利的大路行走，這可以說是一件表現宇宙間詩情的幽絕變幻千里綿延的點綴品！於是我便默念，遊客自從一到凱恩，便行休息，等到了穆那哥（譯者按穆那哥法屬附庸國，在地中海邊，為世界第一賭博場；且氣候和暖，最適於有肺病者），又只知道賭博了，他們到這個地方，差不多只為着賣弄他們的金錢，和在這天然的薔薇和橘樹園中，陳

列他們低下的慾望，愚笨的意趣，胡鬧的行爲，表示他們卑污，蠢陋，傲慢，貪婪的思想。

忽然，我在一個山頭旋轉而清麗悅目的溪澗上游，發見四五座朝海邊建造的別墅，墅後野樹成林，向着兩座道路未開的山谷中，發展蕃殖。其中有一座，真是說不盡的雅潔，走到門前，他竟把我脚步留住了，這是一座包在蒼翠叢中的白色小房屋，無數的薔薇幾乎連牆壁都遮住。

房屋的小園，簡直是一幅鮮花鋪成的毯子，彩色錯綜，高低參差，都表現一種令人玩味的絕不整齊的風致。草地綠色如油，每層石級的兩端，都擁出一大堆的書帶草，正面的窗前，掛着許多黃碧斑駁的薜荔；露臺的石欄，繞滿了血點一般的紅色牽牛花，屋後露出一條甬道，道傍成林的橘樹正開着白色的小花，一徑通到山脚。

門上寫了幾個金字，就是『昂當的別墅』。

我思量着，甚麼詩人或是甚麼仙子在此地住着，甚麼隱者發現這地方，造成這座彷彿在花叢中擁着的入畫房屋！

一個鄉下人，在左近的大道上拿碎石子鎚着。我便向他詢問這房主的姓名。他說：

——這是馬丹許麗樂曼。

許麗樂曼！在我的兒童時代，從前，我已經很聽見人家談伊，談這位大戲劇家。

以前從來沒有這樣最被人喝采，最惹人眷戀的婦人！尤其爲了這最惹人眷戀的一點，引出多少決鬥多少自殺！真是引出反響的奇聞！目前伊有多少年齡了，這位誘惑大家？六十，七十，七十五嗎？許麗樂曼！住在這房子裏！法國最大音樂家和最大詩人所最傾心的婦人！我還記得那年——我剛好十二歲！——法國社會因伊棄彼就此，同此潛向西西利島逃走時所起的騷動！

伊逃走的時候，是某天的夜晚，那晚正是伊扮演某一戲劇的第一天，閉幕之時，座客拍掌，經過三十來分鐘，伊被羣衆邀請，重行出幕演唱了十一次（譯者按歐洲戲院，每幕閉時，如觀者欲扮演者再出，就羣呼「再來」，於是扮演者重行出幕，重唱一折）。唱完，伊便偕着詩人坐了郵車——那時的交通工具——走了；他們渡了海，向這古島——西西利——的橋林中，度那種互相戀愛的境界。

當時大家傳述他們走到艾特那火山（譯者按此火山在地中海西西利島）遊覽，并且說

他們如何挽着手，臉頰相偎，伸着腦袋共向那廣大無邊的鑪口——火山口——窺探，預備携手投入那火鑪之中。

他，那製造令人顛倒的詩句的人早已死了，他詩句給這半世紀發生的冥想，真是何等深刻，何等敏銳，何等神祕，簡直對於新詩人，開闢一種新世界。

另外的一個，那失戀的人，也早已死了，他爲着伊，曾經尋覓了許多存在記憶力中的音樂節奏，許多滿意和失望的節奏，許多使人欲狂和使人垂淚的節奏。

伊那時却依然活着，住在這個被花枝圍繞的別墅中！

我毫不遲疑，將門鈴掣動。

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笨手笨脚的男僕開了門。我在名片上向這位老女藝術家寫了幾句恭維的話，並且要求他接見我。伊也許知道我的姓名，那末就也許開門延我。

年輕的男僕走了進去，末了重新出來，請我跟着他走；於是他引我進了一個清潔整齊的客廳，客廳的款式，是魯意斐利浦式的，陳列幾件莊嚴寧靜的家具，一個身段玲瓏而面貌不甚俏皮

的十六七歲的女僕，正爲着款待我，在廳中將家具的布套衣揭去。

一會兒，只剩我一人在客廳中坐着。

壁上掛着三幅小像，女藝術家那張，是伊在某齣戲的化妝中畫的，詩人的，是身上穿了從前那種細腰的方襟禮服和花邊點綴的襯衣畫的，音樂家的，是坐在一張絲線弦琴 Clavichord 前畫的。伊滿頭的黃髮，嬌媚動人，但是從前時代的裝束，藍眼朱唇，笑容可掬；并且這位畫師的筆法，真是嚴整，精巧，挺拔，乾脆。

他們很像已經瞧見了後代的人。

我眼前的一切，都感着是過去了的時代和消滅了的人。

廳門一開，一個矮小的婦人進來了，老邁的，很老邁的，矮小的，很矮小的，髮髻是白的，眉睫也是白的，真是一隻敏捷胆怯的小白鼠。

伊和我握手，用伊那依然朗潤抑揚的嗓子向我說：

——多謝你，先生。這個時代男子，竟記憶到過去時代的女子，真是客氣呀！請坐罷。

於是我便說伊的別墅如何引動我，我如何探聽到別墅主人的姓名，我一經知道，如何不能將扣門的慾望禁止住。

伊答道：

——先生，這真使我得到無窮的愉悅，這是第一次瞧見的事。先頭他們將您的名片和名片上客氣話給我時，我心中不禁跳躍彷彿他們報告有位二十年不曾見面的朋友到了似的。我現在是一個死了的人，我，真地死了，沒有一個人記得我，到我好好地死了的那一天，沒有一個人想到我；那時候各處的報紙，一定要費三兩天的功夫，談談許麗樂曼和伊的故事，詳情，紀念和誇大的頌揚話罷了。末了我就完了。

伊歇了一歇，接着又說：

——并且這種時候雖現在一定不久了。幾月之後，幾天之後，從我這活潑的矮小婦人，只能留下一副小枯骨。

伊抬頭瞧着伊那向伊微笑的小像，這小像的微笑，是向這老婦人，向他本身的標本的；以後

伊又瞧着那兩個男子小像，傲然自得的詩人和感慨無限的音樂家，彷彿說着：「這種犧牲，向我們希望些甚麼？」

一種無窮盡的很傷心的不可抵抗的愁慘感想，將我的思想束住，過去生活的愁慘感想，正和一個人落在深水中一般，依然在紀念中攪動。

從我坐的地方，瞧見許多刷亮的飛跑的從尼士到穆那哥的馬車，在大路上經過。其中坐的是青年俏皮富裕而有福氣的婦女和微笑而滿意的男人。許麗樂曼的眼光，隨着我的視線轉動，便悟到我的感想，於是微笑着喃喃地說：

——由目前想到往事，真不堪回首！

我說：

——您的生活，是很高貴的！

伊長嘆一聲：

——高貴而且溫柔。因此我對於他抱着無限的感慨。

我窺到伊預備談伊自己的歷史；於是我慢慢地用盡極審慎注意——正和將與一個痛瘡接觸相似，着手向伊詢問。

伊果然談及伊的成功，伊的豪興，伊的朋友，和伊所有的勝利生活。我向伊問：

——那些頂活潑的娛樂，真的幸福，您都是由戲園得到的嗎？

伊活潑地答道：

——丫！不是的。

我微笑着，伊愁悶地向着那兩個小像一瞧；接着便說：

——由於他們。

我禁不住再問：

——由於那一個？

——由於他倆。在我老年的記憶力，差不多分不清楚了，並且，我到今日，對於其中的一個，很為後悔。

——那末，馬丹，這不是由於他們，到底是由於他們愛情的報酬，他們不過是一些扮演的人罷。

——這也許是不错的。但是這是何等的扮演的人。

——當這兩位拿詩和音樂對您作激烈的競爭時，倘若有一個普通的人沒有聲譽的人，拿他的人生，他的心血，他的思念，他的時間，他全個兒的性命都給您，您能一定知道您不能被他愛嗎，被他一樣地愛嗎？被他進一層地愛嗎？

伊盡力一叫，依然是年少的聲音，使我的靈魂之中，有幾點東西波動。伊說：

——不然，先生，不然。傍人也許進一層地愛我，但是他不能和他們一樣愛我。唉，他倆向我唱過愛情樂歌，世人沒有傍人可以唱得！他們簡直使我迷住了！難道一個人，一個隨便的人，在聲音和言語之中，知道尋找他倆所尋找過的東西嗎？倘若世人不知道將愛情納入宇宙間的音樂和詩歌之中，難道算得真愛嗎？他倆可知道如何用樂歌和字眼，使一個婦人走入顛迷的境界！是的，在我們的熱中之中，幻象也許超過實際；但是這幻象可以把你托在雲霄，至於實際只把你依然

留在地面。倘若傍的一些人進一層愛我，我也都知道我也都覺得，我真個是醉心愛情的人！

忽然，伊哭了。伊靜悄悄地，在斷絕希望的淚中哭着。

我裝着不會看見，並且向遠的地方瞧着。歇了幾分鐘，伊繼續地說：

——您窺得到嗎，先生，差不多無論在那一種動物，心和身是同時老的。但是在我，却絕對地不然。我的可憐的身，已經六十九歲，我的可憐的心，却不過二十……這就是爲甚麼我孤苦伶仃在花叢和夢境中活着。

我們相對無言地坐了好一會。伊也寧靜了，便微笑地說：

——倘若您知道我在天朗氣清的夜間消遣法子，您一定要譏誚我！我時常使我同時自憐又自笑！

我徒然要求了好一會；伊始終不肯向我說伊做的事；於是我便立起告別。

伊喊道：

——已經打算走嗎！

於是我便說我應該到孟德卡羅（譯者按孟德卡羅爲穆那哥的繁華區域）吃夜飯，伊羞澀地說：

——您不願意在我家吃夜飯嗎？這層很能使我喜悅。

我立刻答應，伊欣然將鈴一按；女僕走進廳來，伊向伊吩咐幾句話，便引我到這房屋的各處去參觀。

食堂的前面，接住一所玻璃亭子，亭中滿佈盆景，並且正對着那條通到山腳橘樹滿徑的甬道，甬道的那端，我們瞧得一覽無遺。盆景的中間，藏著一個矮榻，這就是這年老的大戲劇家坐的地點。

隨後，我們走到園中欣賞那些花草，夜色漸漸到了，這是一種使地面噴出一切清香的沉寂溫暖的夜色。到了我們夜飯之時，簡直瞧不見日光了。夜飯真是愉快的，並且很費了些時間；等到伊了解我心中向伊的深厚同情，我們——我和伊——便在親信朋友的地位吃着。伊和古人說過的一樣，喝了兩個指頭深的酒，於是便格外豪爽了。伊說：

——您瞧瞧月光罷。我，我真醉心這種好月，他對於我那些最活潑的樂趣，是一個證人。彷彿我一切紀念，都在他心中；於是爲着記憶那些紀念，只瞧着他就穀了。並且有時……我在夜間，常常排一種很雋美的戲劇給我自己看，雋美……雋美……倘若您知道！但是不然，您一定要譏誚我了……我不能……我不敢……真不敢給您知道，不敢……

我向伊哀求：

——您瞧罷，那有甚麼說給我聽罷；我承認不敢譏誚您；我向您發誓……您瞧罷……

伊遲疑着。我握着伊雙手，伊的可憐的瘦弱的小手，不住地輪流吻着，如同從前那兩位一樣。伊這時也被感動了，然而遲疑着：

——您承認不發笑嗎？

——是的，我向您發誓。

——那末，請您來看。

伊立刻立起，於是那個身穿綠衣舉止遲鈍的少年男僕，在伊身後將椅子提開，伊向他附耳

很低很快地說了幾句話。他回答：

——是的，馬丹，馬上就來。

伊握着我的手，引我走到亭中。

橘樹的甬道中，真覺極其可愛。當空的圓月，在樹陰中露出薄而細的銀光，一條長的月色在黃澄澄的沙地上，和無數圓頭矮樹之中照着。

橘樹已經開花了，強烈甜美的香味在夜色中浮着。從深綠的葉子叢中，照見千百成羣流星相似的飛螢。

我不禁叫絕：

——唉，這真是何種愛情戲劇的背景！

伊微笑着說：

——可不是嗎？可不是嗎？您快要看見了。

伊請我在伊身傍坐着。伊慢慢地說：

——這就是使人對於人生抱歉的地方。但是你們永遠不會思慮到這上面，你們這些現代的少年。你們是一些交易所的經紀人，商家或者職業家。你們並且不知道和我們說話。我說的「我們」，我把青年的女子也包括在內。愛情本都是從連絡來的，這種連絡，有時從一篇很不公道的女裁縫的賬而來。倘若你們以為這篇賬比婦女值錢些，你們就跑掉了！但是你以為婦女的價值比這篇賬高些，你們就惠賬了。哼，這真是出色的習慣……出色的溫存！

伊握着我的手指着說：

——看罷。

我頓時呆化了，糊塗了……那邊，甬道的那一頭，在月影底下，兩個青年人抱腰挽臂的走了過來。他們用細步走了過來，他們忽然在月光之下穿過，忽然又被樹影籠住。男子穿着白緞子的燕尾服，和十八世紀的裝束一樣，並且還帶出鋒的駝羽軟帽。女子穿着波紋起伏的裙子，梳着高的髮髻，完全是魯意十五初元的裝束。

走到離我們百來步的地方，他們便止住了，站在甬道的中間，活潑潑地接吻。

於是我頓然認識就是那兩個少年的男女僕人。立時一種很強烈的喜悅，將我的至情擊動，使我拳曲在坐位之上。然而我却不禁。我忍着，強忍着，滿身都拘攣着，彷彿被人截去腿子的人，同時又被人制住嗓子，不能叫喚。

但是那兩個青年却回轉向甬道的那頭走了過去；並且這印象更出色了，末了他們離開了，分手了，消滅了，和夢境消滅一樣。大家瞧不見他們了。空曠的甬道，很像愁慘的。

我也告辭走了，爲着不忍再看才走了；因爲我知道這種戲應該延長很久的時光，提醒過去的事，過去的愛情和裝飾，過去的虛僞和誘惑，過去的真假逸興，這種過去的事，還依然使得這年老的戲劇家，年老的多情人的心房跳躍！

手 La Main

大家正圍繞那位檢察官貝美奇先生坐下，聽他宣布他對於巴黎附近聖克羅村神祕事件的見聞。這一個月以來，這件不可思議的命案，早將巴黎全城搖動了。然而沒有一人窺見其中的奧妙。

貝美奇先生靠住火爐的攔几站着，他敘述始末，列舉證據，討論各方面的意旨，但是始終不下一句斷語。

有幾個女客，站了起來，向他跟前走了幾步，睜開眼睛，釘住那位法官吐出高談闊論的新剃鬚鬚的嘴。伊們都覺得不寒而慄，被自己的奇特恐懼心和刺激靈魂的知識慾望，將自己的神經拘攣住了，這種慾望，正和饑餓迫人一樣。

其中有一位女客，在衆人中，伊面色發青是最狠的一位，伊在一個沈寂的當兒說道：

——這真可怕。這是已經牽到「超於自然的境界」了。我們永遠一點也不能了解。

法官轉身朝他答道：

——對呀，馬丹，我們大概永遠一點也不能了解。至於您剛才所用的「超於自然的境界」這名詞，在這裏一點也用不着。我們現在正和一件由很靈活手段造成的命案相遇，這命案的神秘意味，發展得使我們簡直不能將他從圍繞他而不可捉摸的環境中提出。但是以前，我曾經有一件待考而類乎虛構的事情。因為尋不出好的了解方法，早應該不理會他。

許多女客同時發言，伊們的衝口而出的聲音，差不多快得如出一口：

——已！請您說罷。

貝美奇先生莊重地露出微笑，正和檢察官應發的微笑一樣。他接着說：

——各位可別以為我對於這件奇事，曾經設想是一件「超於自然的境界」的東西。但是與其由「超於自然的境界」這稱呼去解釋我們所不懂的事，不如簡單地用「不可解」這稱呼，還覺得好許多。總而言之，在我預備向您各位說的這事之中，尤其是那種環境使我驚駭。好，詳細的情形就在下面。

那時我正是阿惹削（譯者按阿惹削在地中海法屬哥爾薩島）的檢察官，這本是一個白人的村落，建築在一個高峯圍繞風景絕佳的海灣沿岸。

我在那裏所偵查的事件，以復仇案件爲最多。其中很有幾件奇特的，殘酷的，激烈的。我們在那裏遇見幾件夢境相似的絕好復仇題目，幾件暫雖和緩而永不磨滅的舊恨，幾件驚心動魄的詭計，幾件殺人如麻勇氣照人的命案。兩年之中，我只聽見大家談論血的價值，談論小怨必報，且報及親屬的可怕的偏見。我曾經看見一家老弱兄弟，同時殞命：這類故事，我腦中裝得很多呢。有一天，我聽見有一個英國人，新近在海灣偏僻的地點，租了一所小房子，並且定了好幾年的租約。他帶了一個路過馬賽所僱的法國男僕，在他身邊。

不到幾天，滿村對於這位單獨居住而偶出漁獵的新客，甚爲注意。他從來不和傍人談天，也不到市集上來往，並且每早起身，總花費一兩個鐘頭，練習打靶。

於是漸漸有許多人給他造了許多故事。有人說他是一個位置很高的人，因爲政治問題從他祖國逃出；隨後還有人說他因爲犯了一件重要的命案，才到此地銷聲匿跡。並且還說出許多

異常可怕的境界。

我從我做檢察官的身分，便計算探聽這人的來歷；但是一點也無從探聽。他自稱姓勒威，名約翰。

我因為可以就近察看他，頗覺滿意；但是實際上，傍人從不能將關於他身上的疑點，指給我看。

然而村中對於他的謠言，却繼續四起，並且成了公認的了，我決定親身去會這個怪人，於是時常到他房屋的附近地點打獵。

我費了許多光陰等候機會。末了，機會畢竟來了，我那日在這英國人眼前，打得一隻鷓鴣。我的獵犬便立刻將這野味啣給我；但是我一經拿到手中，便走到這位勒威先生跟前，說我冒昧，向他道歉，並且請他收了這鷓鴣。

這是個鬚髮全赤的偉男子，很大很高，恍惚是一個溫和有禮的力士，他毫無所謂英國式的生硬態度，打着英國口音的法國話，活潑潑地謝我的恭敬遇到的地方。不到一月，我們便瞎談了

五六次。

有天晚上，我從他門前經過，瞧見他坐在園中的團椅上面，衝着烟斗吸煙。我向他脫一下帽子，他便邀我進去喝杯皮酒。我立時承認了，不會使他說第二句話。

他用盡英國人交際的週到禮儀接待我，稱讚法國，稱讚哥爾薩島，並且說他極愛這地方和這海岸。

於是我小心翼翼地，裝出很活潑的好奇神情，向他提出幾個關於他生活和計劃的問題。他絕不遲疑地回答我，說他旅行過的地方很多，非洲、美洲和印度，他都到過。他接住還笑着說：

——我曾經遇過許多怪事，是的。

隨後我們仍然談到打獵，於是，他向我說了許多關於獵取犀牛，老虎，獅象，和猩猩的奇異詳情。

我說：

——這一類的野獸，都是很可怕的。

手

他微笑一下，便說：

——「不然，頂惡頂可怕的，却是人類。」

他說完便放聲大笑，這完全是英國人得意洋洋的大笑。他說：

——我對於人類，並且也獵過許多次數。

隨後，他又談到軍械，於是邀我到他房中，去看許多槍枝的式樣。

這是一間用滾了金邊的黑緞子做壁幕的客廳。黃澄澄的花紋，在這深顏色的質地上，格外顯得輝煌。

他說：

——這是一種日本的絲呢。

但是，在這廳壁的中央，一件奇特的物件引起我注意。原來這是一件黑的東西，在一個四方的紅絨框子上懸住。我走近幾步，才知道這是一只人的手，並且不是手的骨骼，也不是白種人的手，却是一只黑種人的手，還帶着黃色的指甲，肉內露出的筋，和從前流下的血蹟；這種血蹟，留在

手臂的白骨上面還有點兒象鐵鏽。這只手大概是從前臂的中段，被斧頭斫斷的。

手掌的四圍，一條粗大的鐵鍊繞着，並且一端扣住這不潔淨的肢體，一端扣在一個釘在牆上粗可制象的鐵圈上面。

我問道

——這是甚麼？

這英國人沈靜地答道：

——這是我一個最狠的仇敵。他是從美洲來的。他從前是被劍刺穿，皮膚是被石刀割下，並且在日光下面曬了八天，才行乾透。己爲我是一件頂好事，這個！

我將這體的殘肢，撫摸一會，覺得這手應當是聯在一個魁梧奇偉的人身上的。長大逾常的手指，被伏在乾皮內的粗筋繫住。這只乾手，像這樣傷殘，看來很覺可怕，並且使我想到了野蠻人報仇的情形。

我說：

手

——這入應該很強壯的。

這英國人依然很從容地說：

——是的；但是我那時比他還強壯些。我用這條鍊子，是爲得扣住他。我以爲我說的是頑笑話，便道：

——這鍊子到現在當然是無用的，這手是逃走不掉的東西。

勒威先生莊重地說道：

——他時常想逃走。這鍊子是必要的東西。

我偷窺探他的顏色，便想道：

——這不是一個瘋子嗎？或者是一個亂開頑笑的人嗎？

他的神色靜穆慈祥，完全不可捉摸。於是我便談到別的事件，玩賞槍枝。

我發見他的家具上面，擱了三支實彈的手槍，恍惚表示他在一種永久被人攻擊的恐懼下

面生活。

以後我到他家中去過幾次。末了便不相往來。大家也知他的習慣，他便和傍人受一樣的待遇了。

不知不覺，一年的光陰又過了。誰知道有天早起，這天大概是十一月的盡頭，我的僕人將我喚醒，說是勒威先生，已經在昨晚，被人暗殺了。

半點鐘以後，我和警局的長官都走進這英國人家裏。他的男僕已經急昏了，立在門前哭泣。我起初也疑心這人，但是他却是無罪的。

我們以後却永遠不會尋到兇手！

我們走進他的客廳，便瞧見屍首仰面倒在地上。他的坎肩被人撕破，外衣的袖子也拉脫了，一切的現象，都可以表示曾經有一場惡鬪發生。

英國人原來是被人扼住嗓子死了！他那可怕的黑腫面目，恍惚顯出一種極可怕的驚駭；他那咬緊的牙齒中間，咬着一點東西；項頸上穿了五個血跡模糊的窟窿，很像被鐵爪子抓透似的。

同時還有一個醫生，跟着我們在一處。他將肉內的爪痕，審查半天，便說了一句很奇的話：

——我們看了這種傷痕，可以說他是被枯骨扼死的。

我不覺毛髮悚然，於是我目光移到壁上，朝着我從前瞧見掛那只斬下的怪手的地方看去。那手却不在那裏了。鍊子也斷下垂着。

於是我屈着身體瞧屍首，登時在他口中，找到那看不見了的手的一個指頭，那指頭剛好在第二節被牙齒咬斷。

隨後大家便收尋證據，可是甚麼也尋不着。門戶和家具，沒有一件受了損害。兩隻看門的狗，也不會驚醒。

他僕人只說了幾句：

「一月以來，我主人很象受了戟刺似的。他接過許多信件，看完即便燒燬。時常恍惚在狂怒之中，拿着一根馬鞭，憤然將那掛在壁上的乾手亂打，我也不知如何這手在出命案之時，就不見了。」

「他睡得很晏，並且將門戶關得很嚴密，尤其不論何時，他伸手就可以拿到兵器。有時，他在夜間高聲說話，恍惚和傍人爭論似的。」

「這晚恰巧甚麼聲息也沒有，一逕到我去開窗，才知道勒威先生被人殺死了。我對於甚麼人都不會疑過。」

我便將我以前對於屍身上所知的事件，都告訴這幾位公務人員，於是大家便在全個哥爾薩島上施行一種嚴密檢查。然而大家畢竟甚麼也得不到。

唉，有一夜，在這命案發生三個月之後，我得過一個惡夢，我恍惚看見那隻手，那只可怕的手，像蠍子或蜘蛛似的，在我的窗幃和牆壁上奔跑。我一連三次驚醒，我三次重新睡熟，我三次夢見這可怕的殘肢，拿幾個指頭做腳運用，在房中繞着的跑。

次日，有人將這可怕的乾手，送到我處報告，說是在勒威先生的墳上找到的；原來因為當初找不着他的親屬，所以便葬在島上。

各位瞧罷，馬丹們，這是我的故事。此外我甚麼也不能知道了。

手

女客們都露出驚惶的樣子，面色發白，其中有一位問道：

——但是這不是一個段落，也不是一個說明呀！倘若您不將您的意見說給我們聽，我們一定睡不安了。

法官冷雋地微笑，便說：

——唉，我嗎，馬丹們，我可以預先叫破各位惡夢。我以為這只手的合法主人翁，並不會死，他不過用那只存在身上的手，來尋這只乾的罷。但是他用甚麼方法來尋，我却不知道。這不過是報仇的一種方法。

有一位女客，吞吐地說：

——不然，這不應該是這樣的。

於是這位檢察官——依然微笑——決然斷定道：

——我早就說過，我的說明，不會合到各位的意思。

回顧 Après

「親愛的孩子們，你們應該去睡覺了。」伯爵夫人這樣說：

於是三個孩子，兩女一男，都站了起來，走到他們祖母跟前受吻告別。末了，他們又走到穆狄甫前道晚安，他這日剛好在這別墅中吃夜飯，每週星期四總是如此。

穆狄甫抱了兩個放在他膝頭上坐着，伸着他那穿了黑衣的胳膊，圍住孩子們的項頸，將他們的腦袋，親熱地向自己身邊箍住，便在他的額上，接了個長的溫柔的吻。然後再將他們擱在地，於是這些小生命便走了，男的在前，女的在後。

伯爵夫人說：

——神甫，你老喜歡孩子們嗎？

——是的，馬丹，很喜歡。

老夫人便睜開伊的放光的眼睛朝着神甫，伊說：

——那末你老的孤寂境界，從不使你老難受嗎？

——不然，有時也有一點。

他便沉默了，遲疑一會，才說：『但是我不是爲普通生活到世上來的。』

——你老在這一層，知道些甚麼？

——己，我很知道一些，我是爲着做神甫到世上來的，我一直守定我這條軌道。

伯爵夫人依然瞧着他，伊說：

——你老瞧罷，神甫先生，請你老說這個，請你老說，你老用甚麼方法，決定將世上使我們留戀生活的原由，和一切慰藉我們，維持我們的東西一概辭謝。誰將你老推拒限制，使你老離開自然的大路和結婚以及家庭的幸福呢？你老是一個無毀無譽不憂不寂的人。難道是一種戟刺一種傷感，使你老到這個地步嗎？

穆狄立了起來，向火爐前走近幾步，隨後伸起他那雙穿了鄉下神甫皮鞋的腳。好象爲着回答這句話，一直含着矜持的態度。

這是一位白髮老翁，他在洛式縣的聖安東村的教堂做事，已經有二十年了。鄉下人都說他是一個正直男子。

這的確是一個正直男子，謙恭和藹尤其慈善，他常常忻然帶着笑容。有時爲了一件不要緊的事，也和婦人一樣立時垂淚，然而這宗事，就是在思想強硬的鄉下人看來，似乎也不甚要緊。

這位伯爵夫人姓薩城，伊自從伊兒子和兒媳去世以後，便移到洛式縣的別墅，撫育伊的幾個孫子。伊很尊重這神甫，常常向傍人說：「這是一個有真心的人。」

他每逢星期四，便到這別墅女主人家中吃夜飯。他們在老年人的良友交誼中結合住。他們的意思，有時只要說出幾個字，已能互相了解。這都是兩個和藹坦白的好人。

伊繼續盤問道：「我們想想，神甫先生，請你老懺悔你老的事情罷。」

他說：「我不是爲着和大家相同的生活到世上來的。我幸虧到了必要的時候，有自知之明，於是我時常很能證明自己不會錯誤。」

我的父母，是微蒂城的雜貨商人，光景也還寬裕，他們對我的期望很大。他們，在我很年幼的

時候，便將我送入寄宿的中學校肄業。然而他們並不知道一個孩子在中學校因為隔離孤立所受的痛苦。這種板滯冷酷的生活，有些人固然贊成，然而有些人却極力唾罵。幼稚生命的心田感覺，時常超過大家所猜度的程度，並且因為關閉太早，和他心愛的人遠遠隔離，便使他那正在醞釀的感覺力發達過甚，反成了危險的和有病徵的了。

我那時毫不愛遊戲；沒有伴侶，一心只記弔家庭，夜間在床上涕哭，搜索枯腸記憶家庭的紀念，那些小物件，小事情的無甚意義的紀念。我記掛那些留在家中的玩具。於是我漸漸成了一個易動感慨的人，稍許遇了拂意之事，就以爲是大的傷感。

有了這些原故，我總是沈默的，固執的，沒有發展的，沒有至交朋友的。這種精神戟刺的工作，便不知不覺地成熟了。孩子們的神經，是容易激動的；大家應該於他們安寧生活之中注意防護，一直到他們完全成熟爲止。但是對於中學生，到底有誰想到這一層呢？有時一件不公平的罰課（譯者按大陸各中小學校，對於有過失的生徒，輒於固有的練習外，加給練習，名爲罰課）竟和壯年人死了一個朋友的悲痛一樣傷心；那末誰能確切計算這些青年靈魂無故受了許多可怕的

感動？誰知道不久的時候，他們都成有病的，和不可救藥的靈魂呢？

我的歷史，就是如此。這種感慨的能力，在我身上發展，以致我一生的生活，都成了他的犧牲了。

我不會說過這事，我簡直一點也不會說過；但是我漸漸從一種感覺力，悟到我的靈魂，竟像成了一個很重的創傷。一切和他接觸的東西，常常給他引起一種抽掣的痛苦和可怕的震動，末了便成了真的損害了。可知自然界拿冷眼和忍耐給人類做武器，真算有幸福！

我不知不覺到了十六歲。由這種感觸一切痛苦的稟賦，便得了一種異常的羞怯心。使我對於一切偶然或注定的接觸，都覺得應該拒絕，一切交際，一切事件都不敢向前了。我竟在沒來由的永遠壓住的惡運之下生活着。竟不敢在公衆之前談天或做事了。有了這種感覺力，生活便是一種決鬥，一種承受致命傷和受可怕的打擊的決鬥了。所以在傍人，總有第二天的希望養着自己，在我，却只有一種不明瞭的未來恐慌，並且我覺得在我本身上，只有對於我將要發生損害的戰爭，因此便有尋找一種藏躲和逃避的需要。

我的學業完畢了，大家給我半年的假期使我選一件職業。一件很簡單的結果，使我陡然清楚地窺見我思想中的多病情狀，使我明白了前途的危險，於是便算計和他脫離。

有個名叫綠野的小城市，位置本在一個森林豐富的平原。我父母的住宅就在這城市的大街上。現在我遠遠地離開這房子過活，不免抱着並無的感慨。那時我每早醒來，便獨自在田野散步，使夜間的夢境消滅。

我父母專心在商業上和我的前程上注意，只向我談論他們的買賣，和我可以履行的計畫。他們用積極的人和有經驗的人的性情愛我，他們愛我的方法，理性的比在感情的爲多；然而我却一逕在我這種思想中成了了，並且終日在這長期恐慌中戰慄。

有一天晚上，我在一回長的散步以後，因爲免得回家過遲，便撒開大步前進，中途瞧見一隻向我跑來的狗。這是一種紅色毛片的西班牙狗，身材異常單瘦，兩耳甚長。

到了他走到離我十來步的時候，便行止住。並且我也一樣。於是他搖尾緩步，帶着畏縮的神情，走近我身邊，然後慢慢地將尾巴灣到他腿邊，並且將頭搖動，很像向我乞憐。我逗引他。他向我

表現了許多愁苦哀求的神情，不免使我含淚。我向他走去，他却又跑開，然而未了又來了，我向地下一蹬，朝他露出許多和藹的樣子引他過來。於是他走到我可以伸手觸到的距離，我便溫柔地謹慎地去撫弄他。

他不覺也毫無畏懼了，便慢慢地站了起來，將兩隻前脚搭在我肩上，拿舌頭朝我面上舐着。後來他一逕隨我回家。

這真是我第一件真心垂愛的東西，因為他用溫存報答我。我對於這衆生用的親暱狀態，不免過當，并且也很可笑。我們很象是世上被遺棄的兩兄弟，彼此都是孤立無援了無防護的。他便不離開我，雖然我父母厭惡他，然而他依然和我在一處吃飯睡覺，並且當我的寂寞散步之時，他總跟着我。

我時常在溝邊站着，或者坐在草地。三姆（這狗的名字）立刻跑了過來，在我身邊或膝上睡下，並且用他的長嘴，將我的手舉起，表示親悅。

有一天，彷彿是六月底，我和三姆正在鄉下的驛路上行走，那時我正瞧見有一部郵車從前

面過來。這郵車被四匹馬拖着飛奔，黃色的車箱和車夫戴的黑色皮帽，我都看得很清楚。車夫揚着鞭子，鞭子的皮梢兒，在空氣中刷得劈拍劈拍地響，雲霧似的灰塵從車輪兒下面翻起，好像追着車子跑。

陡然，他，三姆向我跑來，也許是被他前面那車子的響動所驚嚇，所以才這樣從車前衝過跑來。然而他却被一隻馬的蹄子撞了一下，登時倒在地下，被無數的蹄子踐踏，接着又是車子的兩個輪子，我這時瞧見有一件東西在車子後面路上的灰塵裏翻攪。他完全切成兩段了。腔內的臟腑，通通由壓破的肚子內混着血漿暴在外面。他極力想站起行走，但是只有兩隻前腳，還能單獨地在地上動彈挖刨，後面的已經死去了。並且他悲慘地嗥叫，因為那種慘痛。

幾分鐘後，他竟死了。我簡直說不出我的感觸，和我的多少痛苦，那時一個人在臥室中待了個把月。

有天晚上，我父親見我爲着這點小事，變成這樣的情形，便怒聲說道：『倘若你將來遇了真的傷感，譬如你死了妻子，死了孩子，那又當怎樣呢？旁人不能象你跌到這樣地步！』

從此以後，這種『真的傷感，死了妻子，死了孩子』的話頭，一逕在我腦中往來不絕。

於是我便開始看清楚了我的自身。我了解我何以每日所見的小痛苦，在我眼中却拿他當作大的橫禍看待；我窺透我本身是爲着沈痛地悲傷一切，爲着窺透一切痛苦的印象而生存，由於這多病的感覺力，便以爲生命的殘酷恐慌，將我壓住。我本是毫無嗜好的人，便決定犧牲一切可以得到的娛樂，去免避確定的痛苦。我認定生命本是短的，我可以替傍人服務，使他們無憂增樂去過我的生活。於是頓然不見人已彼此的界限，這是我消愁的方法。

伯爵夫人，倘若你老知道惡運傷我弄我的情形呀！但是以前我視爲可痛苦的事，目前都成了可憐憫的了。

這些我時時在念的傷感，我却不曾放在我的真心上面。我可是沒有能力，忍心看見我的孩子在我跟前死去。雖然如此，我永遠存了一個異常黑暗尖刻的恐慌，每日因此我的血管不寒而慄，然而現在我却毫無恐懼之事了。

穆狄說到這裏，便行緘默。他瞧着爐中的火，恍惚審察其中有神秘事件，倘若他對於痛苦能

够放勇敢一點，便可以在生活的不明瞭境界中生活了。他接着又低聲說道：

——我以前做得很合理性。我不是爲着這世界降生的。

伯爵夫人始終不發一言；末了過了好一會的沉默境界，才說道：『在我，倘若我沒有這些孫子，我自信也不願意生活了。』

於是穆狄便沈默地立起，因爲男僕已經在廚房中呼呼地睡熟，伊便親身送他到通到小園的那張門口，於是伊在煤油燈反射之下，瞧着他的長影兒，慢慢地鑽到黑暗中去了。

伊重新回到屋內，在火爐傍邊坐下，於是伊便回顧到許多在幼年不以爲意的事情。

悔悟 Le Regret

沙華爾先生，在滿台司地方，大家都叫他做沙華爾老丈，他剛好起床，纏綿的秋雨，不住地飄着。這日是一個愁慘的秋天；樹木的葉子，早已零落。這些葉子慢慢地雨中落下，彷彿是一種另外又厚又遲的雨。沙華爾先生這天不大高興，只在房中的窗子和火爐之間，往來行走。人生總有許多黯澹的日子。他的人生，却只剩了些黯澹的日子了，因為他已有六十二歲！他單獨活着，守着男子的不婚主義，沒有一個人在他四周相伴。倘使這樣地孤單死了，豈不寂寞嗎！

他永遠在這種赤條條的空蕩蕩的人生上癡想。他回憶到畢生過去的事，童年的事和他父母住的房子；怎樣入中學，怎樣畢業，怎樣到巴黎讀書，他父親怎樣病的，怎樣死的。

他後來便和他母親居住。老婦和壯兒，安穩過了好幾年，甚麼慾望也不曾有。他母親終久也死去，人生真是寂寞！

他便單獨活着。到了現在，他的死期不久便要輪到。他要自行消滅快了，這就甚麼都完了。地

球之上沒有沙華爾先生了。這真是一件何等傷心之事！然而別的人依舊活着，笑着，互相愛着，是的，他們仍然開心樂意，他自己却快要不存在！倘若在死亡的不朽威權之下，有人還能笑能樂，這不免令人詫異。並且，倘若這個死亡是將信將疑的，人家還可以希望；但是死亡是決不能免除的，竟和白晝之後不能免除黑夜相同。

假使他的人生是很滿足的！假使他做了許多事業，假使他得過許多快意的事，娛樂的事，有成績的事，稱心的事。但是甚麼也沒有。他甚麼事也沒做過，除了在一定的時候起床吃飯和安寢以外，六十二年的光陰，就這樣過了。並且他也和傍人一樣，不會娶妻。爲甚麼？是爲甚麼？不會娶妻？在他這是做得到的事，因爲他很有點財產。難道他不會得着機會？這也許是的！但是機會是由人造成的！沙華爾先生疏忽得很，原因就在這裏。疏忽是他一件大的短處。世上不知許多人，爲着疏忽把自己的人生誤了。奮發，感動，進行，談話，考慮這些動作，在某種人是些很困難的事。

他不曾被愛過，他的懷中永不會被婦女們抱着真摯的愛情假借過。等候佳期的焦急滋味，戀摯握手的雋美感想，和熱中勝利的銷魂境界，他都完全不知道。

唉！到了兩個人的嘴唇兒第一次互相接觸之時，到了四支胳膊將兩個彼此傾倒的生命擁成一個之時，這是一種怎樣超乎人道的幸福，將你們的心房淹住。

沙華爾先生忽而又坐下了，身上還穿着早裝的長衣，兩隻脚朝着爐子烘着。

他的人生，當然是誤了，完全誤了。然而他却有所戀愛。他曾經秘密地痛苦地戀愛過，並且是疏忽地和他處理傍的事件一樣。是的，他戀愛他從前老友馬丹桑笛爾，就是他亡友桑笛爾的妻子。唉，倘若他在伊未出閣就會了伊！但是他遇着伊的時候，已經太遲；伊已經嫁了桑笛爾了。他很想向伊要求。因為他第一天看見伊，便毫不猶豫地動了戀愛的念頭！

以後每次遇見伊，總將感慨提起，分手之後，又常常不能成寐，因為他一直念着。等到早間起來，相念之情，却比早間減了許多。這爲着甚麼？

那時伊本來俊麗，身材玲瓏，黃髮拳曲，尤善於笑！桑笛爾不是一個可以相配的人。目前伊已經有了五十多歲。是個有幸福的人。唉，倘若伊久已愛着他！倘若伊愛着他！沙華爾很愛伊，何以伊並不愛沙華爾呢？

那末，伊曾經想到甚麼？倘若他將心事向伊相告，伊將有何答復？

沙華爾這樣地想到無窮的事。他默念到他過去的人生，玩味到極細的情節。

他迴想桑笛爾當他的妻子少年活潑之時，他時常在他家中加入燈燭輝皇的夜宴。

他又迴想到伊向他說過的事，伊以前有過的歌喉和微笑，這微笑可暗寓着無窮意思。

他並且迴想到他們三人每逢星期，在塞因河傍邊散步，草地上冷食，因為桑笛爾是一個在知事公署服務的人。陡然，提及一件紀念，就是有一次午後，他和伊在河傍林子中坐着。

這日，他們一早就出去，將食品包好帶着走，那時正是一種氣象活潑的春天，令人心醉的春天。甚麼都是好的，甚麼都是喜笑顏開的。鳥雀的歌聲，格外愉快，翅膀也格外活潑，他們就在水邊林中的草地上吃飯。空氣很為和暖，草香撲鼻。這時氣候真好！

午飯完了，桑笛爾便在地面上睡下，『我畢生最甜美的午睡，』他醒來時這樣說。

馬丹桑笛爾，挽了沙華爾的胳膊，兩人便在沿着河岸走去。伊緊緊地貼着他，不住地笑，伊說：『我醉了，朋友，完全醉了。』他向伊瞧着，連心房都顫動了，自己覺得臉色青了，疑心自己的眼光

太銳，疑心雙手的抖搜，將心中的神祕宣洩。

伊摘了許多野草野花，紮成一個花圈，問他：「你愛這樣嗎？」

可是他簡直不回答，——因為他找不着回答的話，幾乎要跪了下來，——伊便禁不住笑了，一種不愉快的笑，拿着花圈向他擲去，說：「笨貨，走罷！至少也要說句話！」

他幾乎要哭了，然而依然一個字也找不着。

這些情形，現在都回到他腦中，清楚得和眼前一樣！何以伊說：「笨貨，走罷！至少也要說句話！」於是他迴想那時伊溫存地貼緊着他。一會兒在一枝樹下的垂枝下經過，覺得伊的耳朵和自己的臉相觸，因為他恐怕這接觸是伊不願的事，便立時避開。

末了，他說：「這不是我們應該回去的時候嗎？」伊用一種異樣的目光向他射了一下。確實說來，伊用一種奇特的神情瞧着他，他可不會注意考慮；但是目前又迴想到這層了。伊說：

「你要怎樣便怎樣，我的朋友，倘若你倦了，我們就回去。」

他說：

「這並不是因為我倦了；到底，桑笛爾現在也許睡醒了。」

伊聳着肩膀說：

「倘若你恐怕他睡醒，這又是另外一件事，那末我們回去罷！」

回來的時候，伊一言也不發，並且也不緊貼着他的胳膊，這是爲甚麼，這個「爲甚麼」，他却還不曾提過。現在他彷彿窺見幾件他永不會了解的事的神秘。

難道……？

沙華爾先生面紅了，他突然立起，精神顛倒，如同回轉去三十年時，聽見馬丹桑笛爾向他說是：「我愛你。」

這是許有的事嗎？這件剛才印入他靈魂中的疑團，將他難住了！難道他不曾見到猜到嗎？

己，倘若真是如此！倘若他把這機會放棄過去！他此時自己盤問：「我要探明真象，我不能在疑團中等着。我要探明真象。」

於是立時將衣裳穿着停當。自己又想着：「我六十二歲，伊五十八歲；我可以向伊詢問這件

事。」

他便出門向外走。

桑笛爾的房子，就在街的那一頭，差不多和對面一樣。他走到門前，女僕聽見敲門，立時開了。伊覺得這不免過早，便說：

「沙華爾先生，你老這樣早就來了；難道有點意外嗎？」他說：

「沒有，我的孩子，但是你去和你女東家說，我想即刻和他談天。」

「馬丹正在熬製過冬的果子醬；伊在廚房中站着，並且不會裝飾；你老懂得嗎？」

「是的，但是你可以說這是一件緊要的事。」

女僕便去了，沙華爾走進客廳！心中異常焦燥，然而並不覺得手足失措。啊，他算計向伊詢問這件事情，如同詢問一件廚房中的收入，這就是他有了六十二歲！

廳門一開，馬丹走進來。這是一位漆圓胖大的婦人，揚揚地笑着。伊走時將兩手遠遠和身子相離，袖子捲得很高，赤着兩支胳膊，糊滿了一些糖醬。伊露驚惶的樣子，問道：

「你有甚麼事，我的朋友，你病了嗎？」

他說：

「沒有，我親愛的朋友，我想向你詢問一件爲我很關緊要的事，這事使我心房鎮日不寧。你能誠實地答復我嗎？」

伊微笑說：

「我向來是誠實的，請你說罷。」

「就是我看見你那天便愛着你。你不相信嗎？」

伊笑了幾聲，依然是以前的鏗鏘聲調，便說：

「笨貨，走罷！我在第一天已經看清楚了。」

沙華爾不覺發抖，吞吞吐吐說！

「你知道嗎……那就……」

他說到這裏，立刻可又停住。

伊問：

「那就……甚麼……」

他接着說：

「那就……你怎樣想着怎樣……怎樣……打算怎樣答復我？」

伊笑得更高了。糖漿流到指尖，朝地下滴了幾點。伊說：

「我嗎？但是你簡直甚麼也不會向我要求。這却不是應該從我這方面，向你提出宣言。」

於是他向伊跟前走了幾步，便說：

「請你說給我聽，說給我聽，你記得桑笛爾在午飯後倒在草地上睡的那天嗎？我二人一同散步，一直到開口為止。」

他等着答復。伊的笑也停止了，瞅着兩眼釘住他：

「自然，我記得很清楚。」

他毛髮悚然說：

「那末……這一天……倘若是我肯冒險的，你又怎樣辦？」

伊又微笑，這是一種毫不後悔的婦人微笑，於是打着清脆的聲調，誠實地回答：

「我就承許你了，我的朋友！」

然而立刻伊轉身熬果醬去了。

沙華爾走到街上彷彿和遇了大禍之後一樣。他在雨中大步地走，一逕走到河邊，并不會想到那裏去。到了走近灘邊，他便右轉灣走。他走了半天，彷彿被本能支使。衣裳完全被雨打濕，帽子的樣子也變了，潮軟得和袋子相似，帽邊變了簷溜了，他繼續地向前走。於是他便到了他們那天吃午飯的那個地方，吃飯這一天，就是使他心扉不寧的紀念日子。

於是他便坐在一支木葉半脫的樹下，靜悄悄的垂淚。

寂寞 Solitude

這一回剛好是許多男子們宴會之後，大家異常愉悅。其中有一個是我的老朋友，他向我說：
——你願意在尚隨禮街（譯者按此街爲巴黎著名街道之一，尚隨禮公園就在街的旁邊）的上坡道兒步行嗎？

於是我們便走了，慢着步兒在剛着微綠的街樹下面沿着街道散步。甚麼聲浪也沒有，雖然巴黎向來有淆混和不絕的喧囂。一陣陣的和風在我們面上拂着，無數的星羣如同在漆黑的天空，佈散些金粉一樣。

我同伴向我說：

——我不知爲着甚麼，在此地覺得呼吸格外暢快，尤其夜間，此地比甚麼地方都好。彷彿我的思想，到此時便曠達了。有時，我腦中常有一些自信可以發明無上祕密的微光，但是這時間很短。末了思路的門戶閉了。這就完了。

我們一路走着，偶爾我們瞧見，一對對的黑影兒，在樹林中出沒；後來在一條路旁休息長凳前經過，凳上有兩個生命，相傍坐着，然而只象一個黑點似的。

我同伴輕輕地說：

——可憐的衆生！他們並不使我發生厭惡的感觸，然而却憐憫他。我在人類生活的一切神秘境界中，只領略過一件：我們生活中的精神痛苦，完全由我們永遠是孤單的而來，我們一切的能力，我們一切的動作，簡直只向着驅除寂寞的趨勢走。這些坐在露下面的長凳上的有情人，也不過和我們一切衆生一般，尋找那驅除互相隔絕的境界罷，至少他們總有一兩分鐘抱着這樣的思想；但是他們仍然停止住了，仍然停止在孤單的境界；並且我們也是如此。

大家多少總注意到這一層，這不過是如此。

自從多時，我因爲了解發見我生活中可厭的寂寞，便很感痛苦，並且我知道沒有一點東西可以止住這寂寞，沒有一點，你聽見嗎！雖然我們傾向着，雖然我們製造着，然而無論是在我們都心花怒發與乎齟齬交臂之時，我們始終是孤單的。

今晚我引着你到此散步，就是爲着使我不回到家中，因爲我現在對於我居住地方的寂寞，很痛苦地感着痛苦。這種居住的地方，於我有何用處？我向你說話，你聽着我，我們只孤單地是兩個人，雖然並肩散步，但仍然是孤單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聖經上說過，思想簡單的人，是有幸福的。他們對於幸福，都抱無限的夢想。他們斷不感覺我們的寂寞的痛苦。他們并不曾錯誤，至於我，我在生活之中，除了手臂接觸以外，甚麼接觸也沒有，除了對於了解，窺見，猜度，永遠感受我們的長期隔絕的痛苦得點自利的滿意以外，甚麼愉快也沒有。

你大概以爲這不免有點兒癡，可不是嗎？

聽我說罷。自從我覺得我生活的寂寞，每過一天，我以爲我愈形深深墜入一種摸不着涯際的黑暗地窖，也許這地窖是本來沒有涯際的！我既不會邀得到一個同行的人，而且在那裏，也沒有人圍繞我，更沒有人經過這條黑暗的道路。唉，這地窖就是人類的的生活呀！有時我聽見許多響動，許多聲音，許多叫喚……我便向前走到那聲響混亂的地方摸索。但是始終我不能正確地知

道這聲響從何而來，我也永不會和一個人相遇，我在這黑暗境界中，永遠尋不到一隻和我相觸的手，你懂得嗎？

偶爾也有幾個人，悟到這種深刻的痛苦。

茂瑟（譯者按茂瑟爲法國十九世紀的大詩人）的詩中，有幾句說是：

「誰來了？誰喚我？我聞焉無人！」

「一直是孤伶伶的，——只聽見時鐘之聲。」

「已，寂寞！已，伶仃。」

但是在茂瑟一方面，這不過是一點泡影一般的疑問，並非和我一樣，拿他當一種確定的念頭。他是一個詩人；他製造一個如幻如夢的生活。他永不會受過真正孤單的生活——至於我，我是孤單的。

佛羅倍爾（譯者按佛羅倍爾爲法國十九世紀的自然派大文學家）是這世界上的不幸人中之一，因爲他是一個明達的人，他曾經向他的女友，寫過這樣一句失望的話：「我們都在沙

漠之中誰也不能了解誰。」

不成功，誰也不能了解誰，雖然大家思念着，雖然大家談論着，雖然大家誘惑着。譬如成羣的行星，在天空如同一顆火種似的穿過，遠得使我們只窺見一點兒微光，其餘却都在無限際的空間散失了，他們各個間是相距極近的，也許和一件物質的元子一樣，組成一集合體，我們這地球雖然也是一個行星，難道他也知道這星羣所表現的事實嗎？

好呀，一個人更不知道別一個人心中所表現的事實。我們人類間彼此的距離，比星羣間距離遠得多，尤其互相隔絕，因為思想一物，是不可窺測的。

你知道有件東西，比我們參不透的生命的長期折磨，還要可厭嗎？我們彼此相愛，如同不待要求，便手臂相挽，密切地連繫住了。我們精神上有一個痛苦的需要，迫壓我們結合，但是我們的智力，成了沒有作用的，我們的原諒，成了虛設的，我們互通的微波，成了沒有結果的，我們的擁抱，成了鬆懈的，我們的溫存，成了枉費的。到了我們願意厮混時，我們的心花，彼此相對怒放，不過使我們互相唐突罷。

我除了拿我的心向着男朋友的時候以外，總覺得是孤單的，因為我很知道那個不可超越的障礙物。他在那裏，這個男子；我聽見他兩隻明晃晃的眼睛向着我！但是他的靈魂，却在一切後部，我簡直不認識。他聽着我說話。他想甚麼呢？這種精神的痛苦，你不知道嗎？他大約恨我？或者藐視我？或者譏諷我？他審度我所說的，他評判我，他揶揄我，他責罰我。他以為我是冥頑不靈的。怎樣知道他所想的呢？怎樣知道他的愛我，是否和我愛他一樣的呢？怎樣知道這個小圓腦袋中的問題呢？一個生命的不可知道的思想，無論是遮掩的和披露的，我們既不能辨認，也不能指導和征服，這真是何等神祕！

至於我，我徒然抱着將我全個兒奉讓的志願，徒然將我靈魂一切的門戶洞開，然而我簡直不能達到將我安置的地點。這個自我的祕密地點，我深深地，完全深深地藏在誰也不能參透的處所。誰也不能發現或者加入，因為誰也不和我相似，因為誰也不能了解誰。

多少，在這時候，你對於我，總了解一點嗎？不然你以為我是瘋子！你注意我，你考察我！你心中思量道：「今晚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到了你悟得的那一天，好好地猜透了我這可怕的難受的

痛苦，便請你走到我跟前，說一聲「我已經了解你了」罷，於是，也許你使我舒服一會兒。

世上的婦女們的力量，足以使我對於我的寂寞，比較窺得清楚一些。

可憐！可憐！由伊們的原故，我真受過痛苦，因為伊們比男子們很些，常常使我發生不願孤單的夢想！

一個人走入情網的時候，頓然覺得舒展。一種超乎人道的喜悅將你籠罩！你知道這爲着甚麼？你知道這種無窮幸福的感觸，是從何處來的？這不過是因為大家推想以爲不是孤單的罷，以爲人類的隔絕和委棄都象消滅了。這是何等錯誤！

世上的婦女，是夢境的大幻象，由這種長期傷毀我們寂寞心境的戀愛需要，伊比我們還要紊亂一些。

你對於我們和這長髮委地，嬌態橫生，目光醉人的生命，耳鬢厮磨地同度那過去的良宵滋味，是熟悉的。這是何等消魂的望外之喜！這是何等動人的幻象！

然而每一次啣脣之後，每一次交頸之後，隔離的境界又逐漸增大了。這真是令人流淚和悲

怨欲絕的！

布呂東（譯者按布呂東爲法國十九世紀的大詩人）有幾句詩，說是：

『繾綣的風懷，不過是搖動的熱中情感，

『那枉勞斟酌的癡情，

『空向着以肉誘靈的歸程……』

末了，始終永訣了。這就完結了。這不過剛好表明我們認識這一個在生命中和我們混了一會兒的婦女，並且我們永不會深知伊心計中的鬼眼！

卽如當那種兩個生命神祕諧協和一切欲望雙方呼吸完全混合之時，各人已經都深深地鑽入各人對手的靈魂中了，但是有時只須一個字，單單一個字，便將我的錯誤向我們指出，如同黑夜的燈光一般，拿我們中間的黑窟指給我們看。

然而世上還有最好的事，就是竟夕和他心愛的人，默默無言地相伴，這種幸福，差不多完全由遇見這人所生的感觸生出。已後便不必考求了，因爲兩個生命永不能混合！

至於在我個人，我現在已將靈魂閉鎖。我永不將我信仰思念和愛慕的事向誰說出。我知道用傷心的寂寞懲罰自己，雖然注意無限的物事，始終不放棄這初衷。唉，志願，競爭，歡娛，信仰，在我是何等緊要的事！我對於一切都絕無興味，誰也不能和我表同情。我的思想，是不表現的，靜止在不運用的地方的。我有許多平淡的話，去答復每日詢問，並且有時不願費勁說話，便只微笑地說一個「是的」。

你了解了我嗎？

我們由坡兒上走完這條長街，過了明星凱旋門，接着向下坡的道兒，一直又到了公戈爾德廣場了。因為他說得很慢，並且還加了許多我記憶不清的事情。

陡然他停住不走，張開兩隻胳膊，向着那藏在星光下面，滿身雕着他祖國歷史的紀念文字，而輾轉徒連豎在巴黎的埃及白石紀念柱向我大聲說道：

——看罷，我們都和這石頭一樣！

以後他便一言不發地走了。

他醉了嗎？他瘋了嗎？他是明達的嗎？我到現時還不知道。有時想起來，他也象自有道理；有時，我又以爲他又象失了智慧！

無益的容貌 U' Inutile Beauté.

第一節

一乘駕着兩匹雄駿黑馬，而很華美的維多利亞式的車子，在一座府第門前等着。這剛好是七月月杪某日午後五時，在體面人家的屋簷之下，天空如洗，含着令人爽悅的初秋氣候。

馬士卡伯爵夫人走出階前，恰好遇着伊的丈夫從外面走了回來。他爲得瞧瞧他妻子，不免把脚步停止幾秒鐘，他面色有點微微地發青，從伊蛋圓光潤的臉兒，黑色的頭髮，灰色的眼珠看來，伊是很美麗的，很旖旎的，很出衆的，伊跳上車子，並不注意他，簡直和沒有瞧見他一樣，伊的神情，特別地斬切，他一向含着醋意，現在心中不免又新生一種憤怒了。他向車前走幾步，向伊行禮問道：

——您去散步嗎？

伊有心無象地吐了幾個字道：

無益的容貌

——您看見的呀。

——到森林去嗎。（譯者按森林是巴黎人稱布洛泉森林的省文。爲巴黎著名公園之一）

——這也許去。

——我能够承您見許一同去嗎？

——這車子是聽您命令的。

伊說話的那種聲調，他並不以爲奇，他於是跳上車子在他妻子身邊坐着，一面吩咐車夫道：

——向森林去。

跟了便隨着車夫都跳在車前坐了；兩匹馬立刻將車子拖動，并且和尋常一樣，把頭一低，恍惚行禮似的，一直到轉灣時才抬起了。

這一對配偶靜悄悄地相靠坐着。他盤算怎樣發動他的談論，但是伊露着一副很強硬使他不敢開口的神情。

末了，他裝做無心，把他的手向伯爵夫人的手滑去，如同無心地接觸了，雖然他向來是有威

的專制的，但是伊用一種很激烈的和很表示厭惡的神情，把自己的手引開。

於是他喃喃地念道：

——唉，加菩尼（譯者按加菩尼爲夫人的小名）

伊頭也不動，冷冰冰地問道：

——您要怎樣呢？

——我覺得您是令人傾倒的。

伊一字也不答，只在車中半躺地靠着，神情和受了激刺的皇后一樣。

車子正在尙隨禮公園的上坡道兒向凱旋門走。那偉大的建築物——凱旋門——在大道
的盡頭，隔着滿天的晚霞，露出一座其大無外的壘門。夕陽恍惚象由天空發出無數緋紅的火線，
射到這壘門之上。

河流一般的車子，由他們的銀銅裝飾品，鞦韆的寶石，燈上的件頭，在這夕陽中間，向城中和
森林發出兩向的反射光彩。

馬士卡伯爵接着再說道：

——我親愛的加善尼呀！

於是伊也矜持不住了。怒聲答道：

——請您讓我安靜點罷。現在我簡直連單身在車上的自由都沒有了。

他裝着沒有聽見，接着道：

——您從前永沒有過今天這樣的俏皮。

伊當然走到伊的忍耐的盡頭了，甚麼脾氣都壓不住了：

——您發見了這個，就是您的糊塗地方了，因為我曾經發過誓，永遠沒有屬你那一天。

他自然驚呆了，激動了，他粗暴的慣性發動了。講了一句：「這是說什麼呢？」他的強硬主人

翁的態度，現在比情人的態度超過許多了。

雖然車輪隆隆地響着，使他們的僕人一點甚麼也不能聽見，但是伊依然低聲說道：

——啊，這是說甚麼呢？這是說甚麼呢？我認識您了。您願意我說給您聽嗎？

——好。

——我應該全部對您說嗎？

——好。

——從我變了您的強暴利己主義的犧牲以後的心事，通通說得嗎？

他受了這種驚駭和激刺，臉都全紅了。咬着牙齒說道：

——是的。請您說罷。

他本是一個身長肩闊鬚黃的偉男子，交際界的偉男子，有很滿足的良人和慈父的資格。

伊此時便朝他坐，對面看着他，自從出門以來，這是第一次，伊說：

——唉，您要聽到一些不快的事，但是無論對於那一方面；我都預備了，我都不管，您只有一

人，當然我不怕。

他也瞧着伊，自然怒從心起。說道：

——您今天瘋了。

——不會，但是我現在不願意再做這十一年來您向我壓迫做母親的苦境的犧牲了！我要過我的交際場中的婦女生活，因為我有這種權利，因為一切婦女都有這種權利。

他立時滿臉變成青的了，支支吾吾說道：

——我簡直不懂。

——不然，您一定懂得呀。現在距我生育最後的孩子時候，只有三個月，雖然您用生育苦我，我依然保存我的容貌，您剛才在門口看見我已經悟到這一層，您便以為又到了應該懷妊的時候了。

——您到底誤會了。

——不然，我三十歲得了七個孩子，我們結婚十一年了，您還希望這種生育可以再繼續十年呀，以後您或者停止您的醋興。

他抓住伊的胳膊。緊緊地握住。說道：

——我不承認您向我說如此長久的話。

——我呀。我向您講，到底要把我藏着要向您講的說盡，才算完畢，並且倘若您要阻攔我，我便把聲音提高，使得坐在車前的兩個僕人，都能聽見。我先時讓您上車，就只爲得這個道理，因爲我有這兩個見證的人，可以強迫您聽我的話，和箝制您自己，聽我說罷，我一直不和您表同情，我常常向您露這個情形，因爲我從不作僞，先生。我雖然如此，但是您畢竟娶了我，因爲您有錢。您便逼迫我的父母，他們本不願把我給您，爲了這件事情，他們強制我，使我哭泣呀。

所以您簡直買了我，自從我到了您權力下面，自從我做了您的伴侶之後，自從使我忘記您的恐嚇和強制手段，使我只記得應該做您的誠實的妻子和最愛您的人之後，您便變成醋興最高的人，從來沒有一人象您那樣的，您的醋興，完全是偵探的，卑劣的，平庸的，失您的身分的，和侮辱我的呀。我嫁了不到八個月，您甚麼壞心都疑過我了。有時您並且故意使我聽見。這真是何等丟人。並且因爲您不能妨害我的容貌和悅目的裝束，以及宴會場中和巴黎報紙稱我是巴黎婦女中的一個最美者，您便想盡了法子，使我和這些殷勤現狀隔離，並且您有了這個頂壞的理想，使我的生活，在繼續不斷的懷孕境中斷送，彷彿要使我到受男子的厭惡的時候爲止。您不必辨。

當初經過許多時間，我不會懂得，後來才猜着了。您並且向您的姐姐誇您自己，這是伊告訴我的，因為伊很愛我，並且伊很不以您的倨傲態度爲然。

唉，您想想我們鬪氣時候的事罷，許多的門破了，許多的鎖折了，這十一年以來，您把我處罰在一種甚麼生活下面呀。一種做種的牝馬關在廄中的生活罷！等到我懷妊了，您却嫌厭我了，您常常經過幾個月，我簡直看不到您。人家把我送到鄉間的別墅，無非爲着我的胎兒。等到我的容貌回復到鮮潤俊麗不可想象之時，於是時常動人時常受歡迎，我自然希望我也和世上有錢的青年婦女過一點兒同等生活，那末醋興又寵住您了。您又重新來用污辱的念頭來蹤跡我，此時您在我身邊，就爲這種念頭所困。這念頭並不是想占住我——這一層，我永不會拒絕您——實在是想毀壞我呀。

此外還有這件神祕而難堪的事，我費了多時才能參透（我因爲注意您的思想舉動，自己却變成精細周密的）。您對於您的孩子們，當我懷着他們時，您已經很注重他們給您的關係。您用對我的厭惡心，您的時起時落的卑劣恐懼心，和您看見我懷妊所生的喜悅心，做您給他們的

親愛心。

唉，這種喜悅心，由您的方面，我已經發覺多少次數了，我在您眼光中窺透過，我也猜到過，您用愛您的勝利者的心理，愛您的孩子們，而不是用您的愛血統的心理，他們是您對我的勝利品，對我的妙年的勝利品，對我的容貌的勝利品，對我的風度的勝利品，對傍人加於我的讚美的勝利品，對於那些在我四周互相私語而不明言的人的勝利品，然而您並不會向我說過。並且您因此自豪，您把孩子們送到外面比賽，您和他們坐着英國式的馬車，到布洛泉森林遊行，叫他們騎着驢子到莫南西山邊去跑。您引他們去看日戲，使人家看見他們圍繞了你，使大家說『這真是好父親呀！』並且不住地說……

他用野蠻態度抓住了伊的手，緊緊地殘酷地箍着，使伊的怨恨心把嗓子氣壞，使伊默然。於是輕輕地向伊說道：

——我愛我的孩子們，您聽見嗎？您剛才對我說的話，在做母親的地位看來，實在可恥。到底您是屬於我，我是主人……您的主人……我可以照我的意思強迫您，並且我有法律在我身邊。

他用他的鐵一般的手掌，想把伊的手指夾碎。伊疼得受不了了，極力想把伊的手從這樣的虎符中抽出；但是那裏能夠，伊的淚珠兒便不住地從眼中掉下來了。他說道：

——您從這樣總知道我是主人，或者還要強一些。

他又略微縮得鬆動一點。伊說道：

——您以為我要哀求嗎？

他未免驚駭，支吾着說道：

——那是自然。

——我能够在裝着耶穌的龕子面前發了誓，再向您說謊嗎？

——不能。

——您願意和我到禮拜堂去嗎？

——爲着做甚麼。

——您自然會知道的，您願意嗎？

——倘若您定要去，那也可以。

於是伊高聲喊道：

——斐利浦。

車夫略略地回着頭，但是眼睛仍然沒有離開那兩匹馬，恍惚只把他一隻耳朵向女主人朝着，伊接着說道：

——把車子向惠禮魯禮拜堂去。

這時車子已經到了森林的口兒上了，便折轉仍回巴黎。

在這條新定的路線上，兩夫婦一句話也沒有交換，後來車子到了教堂門口，伯爵夫人下了車便向堂內走，伯爵在幾步後跟着。

伊一直前進，走到神龕欄前，靠着椅子跪下，兩手把面孔掩着，靜悄悄地禱告。伊禱告多時，他站在後面，末了看見伊哭着，伊無聲無氣地哭着，如同婦女們爲着莫大的悲痛一樣伊全身發出一種不住的波動，這波動彷彿把那被手遮住的熱淚，引導出來。

但是伯爵以爲這情形太延長了，便拍拍伊的肩膀。

這種接觸如同盪了伊一樣，使伊回復了知覺，回頭深深地瞅着他，說道：

——我要向你說的，就是這個。我甚麼也不怕，您想怎樣辦，就怎樣辦，倘若您願意，您殺我也不要緊。您的孩子們之中，有一個不是您的。我在聽見我說話的上帝之前，將這件事向您發誓，這是我對於您，對於您的兇惡的男性專制，和對於您罰給我的苦工監禁之唯一報復手段。誰是我情夫呢？您永遠不會知道！您可以疑心無論那一個。您却永遠不能發現。我並不是爲着愛情和愉快把身子許人，但是純然爲着報復您。於是這個人，他也使我取得母親的資格。誰是他的孩子？您永遠不會知道，我有七個孩子，請您去辨認罷。這事我本想遲點對您說，很遲些時候，因爲女子用欺男子的辦法做報復，一定要男子知道這事，才算達了目的。但今天是您強迫我向您懺悔，我已經說完了。

於是伊從堂中穿過，向外面跑，到了臨街的門口，伊等候在伊背後丈夫的脚步聲，和他把伊揪在階石上面用拳頭打擊的惡象。

但是一點甚麼也不聽見，於是到了車子跟前。伊憤懣交集地一跳，向車夫喊道：『回爵府去罷。』

兩匹馬便飛也似地走動了。

第二節

馬士卡伯爵夫人在自己的臥房中坐着。等候夜膳時間，正同那定了死刑的罪犯等候斷頭的時間一樣。他要怎樣辦呢？是否回來了呢？這個專制魔王，這個受了激刺的專制魔王，甚麼強暴手段都預備了。他如何樣思考，如何樣預備，如何樣決定的呢？府中依然靜悄悄地，伊時時瞧着掛鐘的針，女僕爲着替伊整理晚裝，進來走了一輪，不久便出去了。

八點鐘報過了，差不多立刻有人在門上敲了兩下，伊說一聲：『進來。』

伺候飯廳的家丁頭兒進來了，說道：

——夫人，已經伺候了。

——伯爵回來了嗎？

無益的容貌

——是的，伯爵夫人，伯爵已經進了飯廳了。

伊心中默了一會神，想把從前私自預備着的那支小手鎗帶了同去。但是又想到孩子們都在那裏；於是甚麼都不帶，只取了一瓶兒使人神經寧靜的藥鹽。

等得他進得飯廳，伊的丈夫已經跼在他的坐位前頭候着。他們隨意互相打了一個招呼就坐下了。於是孩子也各就各的坐位。三個男孩子和他們的教師馬林神甫坐在夫人的右邊；三個女孩子和伊們的英國保姆施米斯女士，坐在夫人的左邊。那頂小的孩子，只有三個月的年齡，還同奶娘在臥房坐着。

三個女孩子的頭髮，都是金黃色的，都穿着鑲了紗欄干的藍衣，真同精巧絕倫的小磁人兒一樣，頂大的那一個有十歲了。頂小的一個還不到三歲。她們已經是俏皮的了，將來一定象伊們的娘。

三個男孩子的頭髮，有兩個是棕黑色的，那個頂大的九歲的孩子頭髮，是鐵紅色的，都是寬肩長腰，好象有點業已宣布他們是偉丈夫的氣概。全家很象是由一個強健多壽的血統分來

的。

馬林神父照着沒有賓客的舊例，念了幾句祈禱的詞，因為有賓客在坐之時，孩子們并不到餐棹上列席。末了，大家便動手吃飯。

伯爵夫人因為受了這種意外激刺的影響，所以把眼睛低下，至於伯爵，他用疑惑的眼光，從這個腦袋看到那個，一會兒審查三個男孩兒，一會兒又審查三個女孩兒，他簡直悶昏了。忽然把酒杯放在跟前，一下敲碎，杯中的紅酒，立刻把桌布弄濕了。伯爵夫人聽了這種想不到的聲音，不免微微地從椅子上把身子抬起。這是他們第一次互相瞧了一回。以後雖然他們的靈魂和肉體，被這種眼波衝突所困，但是眼波不時仍然和手鎗的鎗管一樣，屢屢互相交錯。

神甫覺得有一種猜不着來由的不便處所，便試着來引起談論，他提出一些問題。但是他這種導誘理想和語言的法子，幾乎無效。

伯爵夫人服從伊的交際場中女性的本能，勉強答復兩三次；但終是枉然。伊在神經錯紊之中，簡直找不出伊的字眼；並且在這個只聽見銀器和磁器微微相觸的飯廳的沉寂境界中，伊聽

見聲音就使伊自己畏懼。

忽然伊的丈夫傾身向伊說道：

——在這個地方，在您的孩子們堆中，您能設爲着您先頭的說話，開誠布公向我發誓嗎？

伊的怨恨，在伊的脈管發酵，竟使伊立刻膽壯，於是對於這種質問，用從前在教堂相同的毅力答復。伊舉起兩手，右手指着男孩子們的額頭，左手指着女孩子們的，斬釘切鐵地說道：

——我拿我孩子們腦袋發誓，那些話都是真的。

他便站起。憤然把飯巾向棹一摔，轉身把椅子向牆邊一推，一言不發地走了。

但是伊於是嘆了一口氣，彷彿得了第一次勝利似的，安然向孩子們說道：

——不要注意呀，我的親愛的寶貝。你們的爸爸先頭發現了一件很傷心的事。並且他現在還是難過的，再過幾天，他就沒有心事了。

於是伊向神甫談天；向施米斯女士談天；對於孩子們又說了些柔和的話，做了些撫弄的手勢，使他們的小心兒都舒展了。

等到夜膳完了，伊和這些人都走到了客廳，伊引起幾個年長的說話，而對於年幼的又講些故事，後來大家安息的時候到了，伊親親熱熱和他們接額，送他們睡覺，自己才獨進臥房。

因為伊疑心他還要來，所以便等着。並且這時孩子們都離開了，伊決定護衛伊的人類的肉體和先頭護衛的女交際家的生活一樣，於是便把前幾天買的那支小手鎗，上了子彈，放在口袋之中。

不知不覺地許多鐘點過了，報了，府中甚麼聲息也靜了。只有許多車馬繼續在街上隆隆地響着，輕輕地遠遠地從牆外透了過來。

她等着，毅然憤然，毫不畏懼。甚麼都預備好了，並且差不多完全勝利，因為伊已經找着一件使他終身以為痛苦的事。

但是日光已經從窗幃縫中透進來了的時候，還不見他進來。於是伊便把門鎖了門了，然後上牀歇着，光着兩眼盤算，簡直想不到猜不到他將怎樣辦。

一會兒女僕端了茶進來，並把伊丈夫給伊的信送來。信上說他要去一次長期時間的旅

行，並且在署名的後面地方，添了幾句話，說是已經吩咐他的財產會計師，對於伊一切的用費，按時照相當的數目給伊使用。

第三節

這一天巴黎大戲院正演唱惡鬼羅白忒那齣名劇，到了幕間休息之時，許多立起的男客都把高頂帽子戴上，汗衫的鑲金寶石鈕扣，都在廠口坎肩的廠口中露出，他們看那些包廂中的袒胸赤頸珠圍翠繞的女客，在這肉竹兩聲交錯的境界，那包廂彷彿成了充滿那鬚影釵光的養花暖房。

有兩個朋友，把背朝着音樂臺，一面談論着，一面瞧着成羣的粉黛和在戲院內陳列成圈的真假珠寶展覽會。

這兩個人有一個叫做沙林。他向他的朋友葛郎丁說道：

——你瞧馬士卡伯爵夫人罷。伊永遠是美麗的呀。

葛郎丁便向對面的包廂瞧着，看見一位很像年輕的身長玉立的婦人，伊光彩煥發的容貌，

彷彿把各方面把視線都召集過去了，伊的面目光潤得和象牙一樣，五官均齊得和雕刻的偶象一樣，頭髮烏黑，罩着一條弧形的鑲滿金剛石的壓髮圓梳，燦爛得和衆星攢聚的天河一樣。

等得他看够了。他用誠實相信的諧謔聲音答復沙林道：

——我信你，伊真是美麗呀。

——你猜猜伊有多少年紀

——等等罷，我就切實對你說，我自從小時就認識伊，伊做女孩子初到交際場中時。我就看見過，她現在有……她現在有……三十……三十……三十……三十六歲。

——這是不會有的事。

——我說是靠得住三十六歲。

——伊像是二十五歲的人。

——伊生了七個小孩子。

——這是無人肯相信的事。

無益的容貌

——這七個小孩子並且通通活着，並且這真是一位很賢的母。我間常也和這個家庭來往，真是一個和藹雍肅的家庭，伊實踐世上家庭的稀有現象。

——這不奇怪嗎，人家永不會說伊甚麼話嗎？

——永不會說。

——但是伊丈夫呢？他是個特出的人嗎？

——是的也不是的。在他二人之間，大約有件小的衝突，然而永不能知道底細，這是大家疑心的一件小的家事衝突，但是勉強可以猜着。

——甚麼呢？

——我甚麼也不知道，我呀。馬士卡伯爵做了這樣完美丈夫之後，到現在却還是一個大頑友。當他們夫婦和好之時，他的性情是乖僻的，莫測的，和永不滿意的。自從他愛冶遊以後，他完全變了，但是別人說他有了憂慮傷感或問心有愧之事，他目下很露點老態。

於是他們兩人，費了好幾分鐘，推論這宗神祕的不可解的事，這或者是性情不相投，或者是

身體上在先未曾發覺的嫌隙，這些道理都是可以在家庭中發生的。

沙林依然瞧着馬士卡伯爵夫人說道：

——這個婦人生了七個孩兒，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

——對呀，並且是在十一年中間。到了伊三十歲的時候就收場了，伊的生育時期，很像沒有完畢，然而如今却到了露臉的光彩時期了。

——可憐的婦女們！

——爲甚麼你替婦女們抱屈呢？

——爲甚麼呀？我的朋友，你想想罷！這樣的婦人經過十一年的懷妊是何種的地獄境界！一切的青年光陰，一切的容貌，一切的成功之希望和一切娛樂生活的詩興，都被這可怕的生育原則犧牲了，這原則將平常的婦人化成生育的機械了，

——這是自然界的現象呀，你想怎樣呢？

——是的。但是我說自然界是我們的仇敵，我們應該和自然界奮鬥，因爲他不住地引我們

歸入獸道。世上的潔淨，俊俏，出衆和合理的現象，並非上帝創造出來的，却是人類的腦力創造出來的呀。我們把這些現象引到創造力之內，鼓吹着，表現着，用詩人讚美着，用藝術家描寫着，用博學家解釋着，博學家有時雖然誤解，但是他對於這種現象，承認是一些奇巧的事理，一點兒風致，容貌，和神祕的誘惑能力。

上帝只創造了一些粗拙的動物，他們身上充滿了疾病的萌芽，經過幾年的獸性娛樂以後，便露着醜態和人類的老態，在衰弱境內老了。上帝彷彿只爲着腌腌臢臢地生育和死亡的作用，創造他們，如同那些朝生暮死的蟲一樣。我說：『爲着腌腌臢臢地生育；』我再堅持此說。世上的惡劣討厭的事，那有比動物生育的猥褻可笑活劇還狠些的嗎？許多精細的靈魂，對於這種活劇永遠用排斥方法去對待，這位省力不討好的造物主，既然造了這兩端用處不同的肢體，何以不另外尋覓一些絕對不污穢的肢體，去將這人類職務中最貴重最熱中的神聖使命托付他們呢？譬如口能藉具體的食料，培養身體，也能發表言論和思想。肌肉則能由本身發生新陳代謝的作用，同時我們的理想，也靠着他和外界交通。鼻孔將供生活需要的空氣，供給肺部，將世上的香氣：

如花木水草的味兒，輸入腦筋。耳朵供我們和同類的交通，並且使我們發明音樂，夢境和幸福，有時聲音對於肉體所生的娛樂，也由此傳來！但是我們可以說這狡猾而假裝有禮的造物主，對於男子和婦人的接觸，有禁止貴化美化，和提高理想之意志。然而男子依然早已找着了愛情這件東西，這是對於狡猾上帝的好答復，並且男子將婦女常常忘記伊在甚麼接觸受迫的那宗事，很能好好地用藝術的詩寫出。在我們中間，那些自誇永無錯誤的男子，還發明一些不正當的事，甚或精益求精，這是對於上帝嘲笑的一種方法，對於容貌的一種敬意，一種不貞潔的敬意。但是那些平常的動物，便製造孩子，法定的配偶，也是如此。

你瞧這婦人罷！這樣一個寶貝，這樣一顆爲得炫耀美貌和受讚美傾倒而生的珍珠，伊過了十一年替馬士卡伯爵製造農產人的生活，偶爾想想這豈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嗎？

葛郎丁微笑答道：

——你的言論很有許多合乎實際的，但是懂得的人不多。

沙林不免有點生氣，便說：

無益的容貌

——你知道何以我將上帝，當作我們的偉大不可思議的創造的機械看待呢？他在空間散播億萬數的人，正和一隻魚在海內下蛋相似。他所以要創造的道理，因為這是上帝的職務；但是他不知他所做的事。一味地糊裏糊塗播種，他對於他那些紛亂的萌芽所產生複雜現象，毫無意識。人類的思想，是他的蕃殖能力的一種偶然樂觀的小小遇合，這種遇合，是局部的，暫時的，不可預知的，并且必定在這世上消滅，而又在旁的地方，重新呈露或異或同的不朽的新組織。我們對於他，很不合意，因為他並不是為我們而生的，他並不是為着款待，安置，生育和慰藉我們這種有思想的生物而生的，到了我們正確地精進了文明了的時候，我們應當不住地向他奮鬥，反對目前大家依然稱為「天意」的那件東西。

葛郎丁用心聽着他，因為屢次的經驗，知道他的妙論已經猛烈地爆發了，便問：

——那末你以為人類的思想，是盲目的和神祕的天然分娩之自然結果嗎？

——自然！我們神經中樞的偶然功能，正和許多新混合物所生之不可預測的化學作用相似，也和因為磨擦作用或未曾預料的接觸所生的電氣相似，還和許多有生命的物質之無限制

的發酵作用所生的現象相似。

但是，我的朋友，這種證據，無論誰何，只要能觀察他的環境，當然可以得解。倘若人類的思想，遵照萬能造物主的使命，自願造成一種嚴整、審慎、靈敏和運動不息的境界，絕對與獸類的聽天由命的思想不同，難道造物所造成這容納今日的我們的世界，就是這種亂七八糟的衆生所棲息的園林菜圃草壤石巖嗎？這種處所，本來是那不可預料的天命，派給我們赤條條在洞中或樹下過活，和拿獸肉人肉或在日光雨澤下面所生的野菜做食料的地方。

總而言之，只須思量片刻，便知道這世界不是爲我們這種謀發明的人而造的。我們一切有智慧的人類腦中細胞的感覺幻象所產生所發展的思想，完全是不強健的，無知識的和清混的，并且還永遠不幸地在世上飄蕩。

你試對於這個由上帝給與一切居住在地球者所居住之地球想想罷。難道不是清清楚楚地專爲獸類布置一切而生長草木嗎？有甚麼東西爲着我們嗎？甚麼也沒有。至於爲着他們，一切均備：巢穴，森林，水草，休息的地方，飲料，食料，應有盡有。所以像我這樣求全責備的人，永遠不會有

稱善的日子，那些和野鄙相近的人，却是愉快滿意的。但是此外的人：那些詩人，精細的人，夢想家，觀察家，懷疑家咧……唉！都是可憐的人呵！

我吃那些白菜、蘿蔔、蔥蒜等物，因為我們曾經被迫才行習慣，並且還從中得了滋味，這又因為地面不生旁的東西，但是這都是兔子鑿子的食料，正同青草和苜蓿，是牛馬的食料一樣呀！我偶爾瞧見田原中的待穫的麥穗，便相信這東西，是為着烏雀的喙，才在地內發芽，却不是為着我們的嘴。我嚼食麵包，就是對於烏雀行切，正和吃雞，是對於狐狸鼠狼行切一樣。鵪鶉、鴿子和竹雞，是鷹的天然食料嗎？山羊、麂子和牛，是那些強壯的肉食獸類的食料嗎？難道不較擱在我桌上的肥豬燒烤和生在地上專供我們的蘑菇好些嗎？

但是，我的朋友，獸類甚麼事不做，也可以在世上生活。他們的飲食起居，是已經安置妥當了；他們只須接着各個的本能去覓食植物，追攆蟻蟲兒，或者自相吞噬，因為上帝從來不曾預料溫存和太平的景象，他只預料那些熱心自相殘殺吞噬的生物的死亡。

至於我們咧！丫丫！我們應當費工作、力量、忍耐、發明、理想、實業、技能和意匠，才能使得這種

草萊巖礫所充滿的地面，變成可以居住的。但是請你想想，雖然有自然界的力量，我們做了無數反抗自然界的事業，才能使我們草草地安置自己，這不過僅僅是舒展，僅僅是合款式的，何能說是滿足我們的意旨。

并且我們越是文明、智慧和進步，越當剋制在我們身上表現的天意的那種獸類本能。

你想想罷，我們應當發現文明，這種文明包含一切，一切的東西，從襪子數到電話，那件不在其內。你再想想你每天所看見的，你用一切方法所使用的東西罷。

我們爲着化除生來的野鄙性情，已經發明一切，製造一切，先由房屋着手，然後講到精美的食料、飲料、衣飾、臥具、交通器具和無數的機器，并且我們又已經發明了科學和藝術，書法和詩句。是的，我們曾經創造藝術：詩歌，音樂，圖畫；一切的理想，都在我們心上來潮了，就是人生的一切的點綴品，婦女的裝飾品，男子的技能也來了，這些東西結局，可以使我們悅目，可以使我們將天意專心壓給我們做生殖機械的生活，略略遮掩，略略免除單調枯燥的意味。

你瞧這戲院罷。在這裏面，難道沒有我們所創造的人類世界嗎？這世界難道不是那不生不

滅無知無識的天命所不能預料的，而只有我們的思想可以悟到嗎？這種旖旎的，智慧的人和令人留戀的娛樂方法，難道不是只由我們這些煩悶騷動的小動物，爲着自己所需要而發明的嗎？你再瞧瞧那位馬士卡夫人罷。上帝製造伊，不過爲着伊在石巖中袒裸裸或者身裹獸皮生活着。伊像這樣，豈不更好一些嗎？但是談到本題，旁人知道伊野鄙的丈夫，在這樣一個伴侶的身邊，爲着甚麼，用甚麼方法，在伊艱苦地七次懷妊之後，忽然相離，去追逐那些蕩婦呢？

葛郎丁答道：

——唉！我的朋友，這也許是唯一的道理。他末了已經覺得鎮日在家歇宿，產生兒女，用費太繁，於是便由家庭經濟的軌道，走到你所提出的相同哲學原則。

沙林正想開言，陡然聽見舞臺上有人敲了三下。知道這是第三幕開場的暗號。於是他們二人都把身體旋了過來，除了帽子各就各人的位子坐下。

第四節

馬士卡伯爵和他的妻子在這夜戲閉幕以後，便被一乘馬車引向家去，他們在車中默默地

相靠坐着。陡然，伯爵向他妻子問道：

——加善尼呀！

——您要甚麼？

——您不覺得那事已經挨夠了時候嗎？

——甚麼？

——就是這七年來，您罰我的那件苦楚。

——我沒有別的法子。您叫我怎樣？

——到底請您告訴我是一個？

——永遠辦不到。

——請您想想罷，我看見他們和覺得他們通通圍繞我的時候，心中不得不為疑團所困。請您告訴我是那一個，我向您發誓我決不念從前的惡感，並且我待遇他和其餘的孩子一樣。

在車箱黑影之中。他自信猜着伊已經感動了。知道伊要開口了。於是繼續說道：

——我請您說。我哀求您說……

伊吞吞吐吐道：

——我以前犯罪的情形，也許比您猜的事還要狠一點，但是我不能，我再不能繼續這種可厭的懷妊底生活。我不曾有一個把您推出床外的法子，我就在上帝之前說謊，並且我舉起手在我的孩子們頭上說謊，因為我永沒有失去我的貞潔。

他在黑影之中抱住伊的膀子，緊緊地箍着如同他們在森林散步時可怕的日子一樣，他疑信參半的問道：

——真的嗎？

——真的，

但是他的疑問又起了，說道：

——唉！我又將要跌到長無盡期的新疑團中了！您說謊是在那一天，那天或者今天呢？我怎能相信您怎樣在這樣一樁事情之後相信一個婦人呢？我簡直不知道我應該思念的事。所以我

情願您說：『就是雅各或者就是尙恩。』

車子已經進了府第的院子了，等到车子在階前歇住，伯爵先行下車，伸着膀子和尋常一樣，把他妻子引上階級。

隨後他們一到樓上，他便問道：

——我能够再和您談一會兒嗎？

伊答道：

——我很願意。

他們便到小客廳。男僕有點詫異，連忙把燈點着。

末了，他們二人單獨地相對，他說道：

——怎樣才能知道真象呢？爲得說明這事，我曾經要求過您千來回，您永遠啞口無言，不容規勸，固執已見，到了今天，您才說您從前說了謊。在這六年經過的期間，您能毅聽憑我相信這樣一件事。那一定您在今天說謊，我雖然不知這是甚麼東西，也許您是爲着可憐我罷，

伊誠懇地表示認可的樣子，便說道：

——但是倘若沒有這一層，我在這六年之中，也許已經添了四個孩子。

他喊道：

——這是一個做娘的人說的話嗎？

——唉，我對於未曾出世的孩子的，簡直不承認是他們的母親，我做了目前所有而真心疼愛的孩子們的母親，已經滿意了。我是，我們是文明世界的婦女，先生。我們不是只在世上供生育蕃殖職務的簡單女性動物，並且我們還拒絕變成這種女性動物。

伊立了起來；但是他牽住伊的手說道：

——一個字，只要求一個字，加善尼。請您給我說明真象罷。

——我剛才已經對您說過。我從來不會失去貞潔的身分。

他對面瞧着伊，伊帶着碧天如水一般的眼睛，真是儀態萬方。在半明不滅的燈光之下，伊黑色髮髻圍着一條金剛石鑲的壓髮圓梳，真燦爛得和天河相似。於是，他陡然了悟，由一種直覺作

用了，悟伊不僅已經不是一個只爲他續嗣婦人，却成了我們複雜慾望的神奇產物，這些慾望，在人類心中蓄積了許多世紀，離開他們的原始天作的目的而趨向一種神祕的，若隱若顯的，不可捉摸的容貌。世上有許多婦女，由於文明現象所產生的詩歌、裝飾以及圍繞婦女之合於美學的姿態看來，彷彿是爲着我們的夢想而開花的，這個肉體的偶象（譯者按此語即指伯爵夫人），固然同時可以使肉體娛樂的慾望熱中，然而一樣能使精神的滋味增長。末了他說：

——我相信您了，我覺得在此時，您并不會說謊；并且從前從事實上看來，我總以爲您那時不會說實話。

伊欣然握住他的手說道：

——那末，我們依然是知心的朋友嗎？

——他牽住伊的手，深深地吻了一回，便答道：

——我們是知心的朋友。謝謝您，加菩尼。

不久他便走出廳外，然而一逕向伊瞧着，瞧見伊依然還是美麗的，很爲驚嘆，并且還覺得他

心中發生了一種奇特的情緒。較之往時簡單的愛情，似乎耐人玩味一些。

鬼神出沒 Apparition

大家正談論一件最近發生的訟案中的私擅監禁人的事，這時正是某處府第夜宴將闌之時，每人都有一兩件故事，一兩件號稱真的故事。

於是那薩苗爾侯爵，一位八十二歲的老翁，立了起來，走向火爐前站住。他打起微顫的嗓子說。

——在我一方面，我也知道一件怪事，一件可以算得我生平所遇的鬼境那樣的怪事。這意外之事和我相遇，到現在整整是五十六年，從來沒有一個月，我不在夢中看見這事。自從那天，他在我便成了腦中一個痕跡，一個恐懼影子，各位懂得嗎？對呀，我會經受過十來分鐘的無限戰慄，從此以後，一種無盡期的驚心動魄的現象，永遠在我靈魂盤踞着。空間偶然的響聲也可使我心房跳躍，夜間在黑影中瞧不清楚的東西，也使我發生奔逃的欲望，總而言之，我怕那夜色。

唉！在我未曾到目前這樣的年紀以前，我不願將這事說出。現在，我却可以說了。人生到了八

十二歲，因為幻境中的危險失去勇氣，是大家原諒的事。然而我在實際的危險之前，却從來不會退縮過呀，各位馬丹知道嗎？

這件故事，會使我的思想大肆擾亂，將我推入一種那樣深沈的，那樣神祕的，那樣陡起的，和使我永不願說出的驚心動魄的境界。我將他隱匿在我心房最密的處所，隱匿在大家隱匿各人的痛苦的祕事，自愧的祕事和人生不可告人的弱點的處所。

我不要求這事的解釋，祇向各位說明他是怎樣一回事，這也許是一件可以解釋的事，倘若我當時神經錯亂。但是不然，我當時神經並不會錯亂，並且我可以給各位一種證明，各位幻想這事是怎樣的，就是怎樣的罷。請聽罷，就是很簡單的幾句話。

那時正是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的七月。我正在羅昂的駐防營中。

有天我正在河邊散步，遇見一個似曾相識而記憶不清的人。我由於本能的作用，發生一種立定的動作，那客人看見這種姿勢，向我瞧了一下，便和我握手。

原來這是我一位童年的至交。我有五年不會和他會面，他好像老了五十年似的。頭髮完全

白了，腰彎背屈，神志頹喪。他悟到我的驚駭狀態，於是說明他生活中，有一種不可抵抗的惡運將他折磨了。

他曾經爲着一個少女，瘋也似地戀愛着，於是居然在一種魂消神往的幸福中，和伊結婚。在這種仙境和濃情的一年之後，伊陡然得了心臟病死了，大概是被愛情殺死的。

他在他妻子下葬的那天，便離開他的別墅，於是搬到他在羅昂的府第。他被悲傷所傷，寂寞失望地生活着，不幸得使他只想自殺。

他說：

——朋友，你既然覺得是這樣，我要求你給我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請你到我家中，在我臥房——我和我妻子住過的臥房——的書桌屜內，給我拿幾件我正需要的文件。這些文件我不能叫僕人或管事的司事去取，因爲我對於這事應當有一個絕對的緘默，和不可窺測的祕密。至於我個人，就是世上甚麼沒有，也永不再到這住宅中。我將我臨行時親手鎖閉的臥室的鎖匙，和書棹的鎖匙給你，此外請你替我帶一個字條給我的園丁，他就是接待你進別墅的人。明天請你

和我同吃午飯罷，那時我們再談這個。

我允許替他服這種輕微的職務。並且在我不過是一種散步，他的別墅離羅昂市面不過十五六個公里光景，我騎一個多鐘頭的馬就得了。

次日十點鐘，我就到他的府第中了。我們二人相對午膳，但是他始終說不上二十句話。他要我履行那職務，他說那種使我到他那享受幸福的臥室的來由，使他心亂，他的神情，可真是奇特地感動，恍惚在他靈魂之中，發生了一種奇怪的衝突。

總而言之，他不過剛好指導我幾句應當如何做的話，這自然很簡單。我應當取兩包信件，和書桌右邊第一個抽屜中的幾札文件。他還說：

——我不必求你不去觀看這些。

我幾乎被這句話傷了心，於是活潑潑地向他說出。他吞吐地說。

——原諒我罷，我太感受痛苦。

並且他接着就哭。

午後一點鐘光景，我便和他相離，去幹那件委託。

那日的天氣，真是好極了，我從草中馳馬飛奔而過，野鳥呼聲四起，刀鞘和長靴相觸，*カカカカ*地發出響聲。

末了，我走進樹林中了，於是按轡緩行。樹枝和面目相拂，有時我還用口咬住一些樹葉，我在人類生活的愉快之中，從不可捉摸的幸福和一種令人心醉的力量，使用力將樹葉細嚼，這已是自莫名其妙的事。

走近別墅，我從衣袋中將帶給園丁的信取出，並且發見那信是封了的，不免詫異，我異常憤怒，幾乎不待做事便將信退還。末了，我以為如此，便不免表示輕燥易怒的壞脾氣。並且我那朋友在他的那種失望狀態之中，也許是無心將信封了。

那所別墅，好像是放棄了二三十年似的，四周的柵欄，破壞腐蝕，東倒西歪，不知像個甚麼，柵欄內路徑，完全被野草埋沒，草地和階石的界限，也消滅了。

我用脚在百葉門上踢了幾下，一個老僕從旁邊的一張門內走出，他看見了我便露出一種

驚駭的情形，我就跳下馬來拿信給他，他讀着，他重新讀着，他翻轉瞧着，他偷眼窺我，將信插入衣袋便說：

——好！你老想做甚麼？

我匆促答道：

——你應當知道這事，因為你從信內受了你主人的命令；我要走進別墅。

他如同受了驚駭似地，他說：

——那末，你老要走進……進他的臥室嗎？

我漸漸忍耐不住了，便說：

——見鬼！到底，你是否或者有質問我的意思嗎？

他吞吞吐吐地說：

——不然，先生，但是那臥房自從……自從死了人以後，便不會……不會開過，倘若你老願

意等候我五分鐘，我便去……去看倘若……

我憤憤地打斷他的話。

——哼！這樣，你瞧，你藐視我嗎？你不能走進那臥房，因為鎖匙在我手中。

他便不知道如何答復，只得說：

——那末，先生，我來指導你老的道路。

——你將扶梯指給我看，便隨我一人去幹。就是你不回去，我也尋得到臥房。

——不過……先生……然而：

這可使我完全冒了火了：

——現在你可不用多說，行嗎？不然，你可穀受了。

我一下將他推開，衝入房屋之內。

先從廚房經過，便走入園丁夫婦住的兩間小房子。以後就是過道，我便走上扶梯，立刻認出

我朋友向我說明的那間房。

我從容將門旋開，便走了進去。

室中光線異常微弱，最初我幾乎甚麼也看不見。我被那空房的死人房的陰霾之氣所蒸，不免站定了一會。末了我眼簾漸漸和黑暗習慣了，於是才清清楚楚地瞧見這間空房，床上被褥都沒有了，床墊和枕頭仍然存在，其中一個枕頭，還有一個深的凹印，很像新近有人用臂肘或腦袋壓出似的。

四處都像亂七八糟的。我瞧有一張門——大概是壁櫥的門——半開半掩着。

我向窗子跟前走去，預備將他推開，得點太陽的光線；但是窗門上的鐵件都生了鏽，使我不能將他屈伏。

我拿了軍刀，試着將他敲碎，然而始終無效。因為我悟到這怒是無益的，並且因為我眼簾在黑暗中也完全習慣，我便謝絕了使這屋子大放光明的希望，於是向着書桌走去。

我在一張園椅上坐下，將書桌的桌蓋推開，再開他曾向我指明的抽屜。這抽屜完全盛滿了，我應該取三個包裹，簡直不知如何辨認，便一件一件尋找。

我正睜開眼睛，展讀那些文件的記號，忽然恍惚聽見，或者可以說是觸到我身後有一種悉

悉率率之聲，我以爲這是過門的風，吹動房中的幃幕之類，於是並不理會他，但是不到一兩分鐘，一種悖的動作，簡直是不可辨別的，使我的皮膚，感受一種奇特輕微不快的掣動。爲着這種事而受驚，無論受驚極微，已覺可笑，因此我由我的廉恥作用，不願意回頭返顧。那時我已經尋到第二個包裹，一會兒，我剛好尋到第三個包裹時，一種長而悲的歎聲，從我肩上經過，使我駭然從圍椅跳到兩公尺以外，我翻身一轉，左手剛好和刀柄相觸，說句實話，倘若我那時不知道刀在我身邊，我一定和懦夫一般逃走了。

一個身穿白衣的長大女子，站在我剛才坐的圍椅後面，向我瞧着。

一陣那樣的惶惑，在我全身奔馳，幾乎使我跌倒！唉！倘若有人曾經感受過這種可怕而暗昧的恐慌，誰也不能了悟。靈魂早糊塗了，心的作用也失掉了，全身軟得海棉相似，可以說我身體的內部，完全耗喪了。

我並不相信神怪之說，可是在這種死亡的恐懼之下，我竟不能呼吸，並且我更感受痛苦，唉！在那樣怪誕恐懼之不可破的悶葫蘆之內，我那幾秒鐘的痛苦，比我剩餘的生命還似乎長一些。

倘若伊先頭在我身後向我說了話，那末也許我已經死了，但是到了這時，伊才開口，伊用一種使人神經震動的柔和淒慘的聲音，和我說話。我簡直不敢說身能自主和恢復我的理性。不行。我那時簡直不知道我幹了甚麼，但是固有的本性尊嚴和一部分的職業自尊心，竟使我保持冠冕堂皇的態度，我只擬議伊是一個婦人或者一個幻像。末了我的話居然不錯，因為當最初出現之時，甚麼也不會掛慮，不過恐懼而已。

伊說：

——唉，先生你老能替我辦一件重大的事嗎？

我預備答復，但是我不能吐出一字，喉間只發出一點噪音。

伊又說：

——你老願意嗎？你老可以救我，可以醫我。我真難受。我難受，唉！我真難受！

於是伊從容坐在我坐過的那圍椅上，瞧着我又說：

——你老願意嗎？

我點頭表示一個「願意」因爲嗓子依然是啞的。

於是伊在頭上取一柄玳瑁圓梳給我，吞吞吐吐說：

——請你老給我梳罷，唉！請你老給我梳罷，這個可以醫我，我應當受傍人的梳。請你老瞧我的腦袋罷……我真難受，我的頭髮，他使我疼痛。

伊披散的頭髮，很長，很黑，從椅背拂過，一直拖到地上。

何以我竟那樣做？何以我竟抖抖搜搜精神接受這玳瑁梳子，何以我竟握住伊那使我皮膚如同受了弄蛇一般的冷感的長髮呢？我全然不知道了。

這種冷感一直在我指頭上藏着，並且偶爾想及，便不禁使人毛髮悚然。

我給伊梳理。我撫弄這種莫名其妙的水髮。我給伊挽好，我給伊盤成一個髻，並且又將這髻重新拆開，於是便學了馬夫拿馬鬃結辮一般，給伊結成辮子，伊嘆息一聲歪着腦袋，很像愉悅似的。

忽然伊向我說：『謝謝！』搶了梳子，向着我進房時瞧見的那張半開半掩的門中逃走了。

我單獨在房中站了幾秒鐘，忽如惡夢初醒一般，驚跳一下，末了才將知覺恢復過來；我走向窗前，憤然一推，便將窗門摧折。

日光進來了。我轉身向伊剛才逃走的門走去。這門却又是關閉了的，並且關閉得結結實實。於是一種逃走的熱潮將我包圍，這真是一種驚心動魄的事，我從書棹上連忙取了三包文件，不待將書桌關好，飛也似地從房中衝出，兩脚四步地跳下扶梯，不知穿過甚麼地方，居然走出門外，並且瞧見我的馬離我不過十來步，跳了上去將雙腿一夾，便絕塵而馳地離開別墅。

一直到了羅昂，我才將馬在我門前勒住。將韁繩向從兵一交，便走入臥室，關了房門仔細思索。

經過個把鐘頭，我悶悶地詢問自己，是否做了神經錯亂的犧牲。我那時自然得了一種可以了解的感覺搖動，一種產生幻象的腦髓狂病，世上「超於自然」的威力，都得憑藉這些變態。

一會兒我向窗前走去，自己以為先頭又得了個幻象，或者感覺錯誤，我的目光，偶爾俯視胸部，誰知我軍服上面，粘了無數的婦人長髮，和鈕扣相纏。

我用手一根一根地將長髮拈起，指頭顫巍巍地將他扔在窗外。

末了，我將從兵叫來。自己覺得過於受驚，倘若本日就向我朋友家中去。并且我要仔細思量向他應該說些甚麼，我命從兵將文件送給他，他給了他一張收據，他向他詳細地詢問我。從兵只說我受了日光的熱度，不知何故不甚舒服，他恍惚露出不安的神情。

次日黎明我就到他家中，決定將真象告訴他，他已於頭一日夜間出外，不會回家。

到了日中，我又去了一次，依然不會看見他，我等了一個星期，他依然杳無消息。於是我便報告司法當局。大家派人各處尋覓，然而無論他過路或居住的痕跡，一點也得不到。

司法當局在他放棄的別墅中，仔細檢查一次。甚麼疑點也得不到。更沒有一點證據，可以表現藏匿過婦女。

檢查既無歸宿，尋覓便又中止。

這五十六年已來，我甚麼傍的也不會聽見過，我甚麼傍的也不知道了。

負販者 Le Colporteur.

多少的短紀念，小物件，偶然的遇合和可以預料，耐人猜度，而使人懷疑的活劇，都是慢慢地引導我們尙屬幼稚而盲目的思想，歸入人生常識境界的一些導線！

有時當我在長途跋涉時，偶爾回憶到一些使我散心的幻境，便不禁神往，立時我又找到許多過去的小事，或悲或喜，正和在樹林中飛繞出沒的小鳥兒一樣，在我幻境中翻動。

今年夏天，我曾在布惹湖右岸的沙華耶（譯者按法國東南和瑞士交界的部分，名沙華耶省）大路上旅行，瞧見那波平如鏡一碧萬頃映着斜日發光的湖水，我便回憶我幼時對於湖沼江海的水面柔情，將心感動。在這瞧不見兩端——一端向羅恩河，那端向布惹河——的曠闊流質平原的那一岸，擁出無數的峯巒，鋸齒矗立和雞冠一樣，直到貓齒山爲止。大路的兩傍，一樹一樹的葡萄，繁枝密葉垂着，并且蓬勃茂盛，組成無數的纓絡，無數綠幽幽的，黃澄澄的，紅奪奪的纓絡。一球一球的紫葡萄，在枝桠上垂着。

大路是沉寂的，並且塵土撲人。陡然一個男子從那繞着聖英樂爽村子的大樹叢中鑽出，他拳屈身體，背着一個包裹，撐着一根拐杖，向我跟前走來。

等得他走近了，我才辨明這是一個負販者，這就是那些在鄉下沿門售賣廉價零星貨物商人之一，這時便有一個很古的差不多完全遺忘了的紀念在我腦中湧出，原來就是我二十五六歲時，在巴黎和阿根德一個夜間散步所得的紀念。在那個時代，我生活的幸福，完全寄在水上的運動。我在阿根德的小飯鋪中租了一間房子，每晚我搭那種公職員們趁的火車，這種列車是很長的，很慢的，並且遇站必停，那些搭客都帶着小皮包，他們的姿勢都是遲鈍的，因為他們簡直不大行動，他們的褲子都是紋縐縐的，因為辦公室的椅子是磨損衣裳的好手。這種帶着辦公室氣味紙片氣味的列車，便引我到阿根德了。我的划子，早在水步上等着。於是我便盡力搖動船槳，到附近的村落吃夜飯。隨後再將划子引入塢中，等到月色到了當頂的時候，我便步行走回巴黎。

有一夜，我在大路上月光中，看見一人在我前面走動。唉，差不多每晚我在巴黎附近村落，總遇見許多趕晚路的鄉紳。不過這一個在前面的人，却背着一個包裹慢慢地走。

我一直向他趕去，步蹴過急，率然有聲。他停住脚步，回頭看了一下；隨後，因為我不住地向前走，他便離開大路中央，靠着一傍走。

於是我活潑潑地，超過他前面，他向我喊道：

「晚安，先生。」

我答道：

「晚安，夥計。」

「您這樣地向遠的地方走嗎？」

「我上巴黎去。」

「這個並不遠，您的脚勁兒很好。若論到我，我倘若走快些，背上的包裹便覺過於重了。」
我便慢步走着。

何以這人要向我說話？他的包裹中裝的甚麼？無數的命案的疑點將我觸動，於是不免動了好奇心。每早的報紙，說了許多這樣的事，並且就在這帶地方，其中總有幾件是確實的，若是祇為

得使看報者喜悅，斷不致捏造這許多列舉捉拿人犯的事實和變化不同的犯罪情形。

然而這男子的聲音，在雄壯之中帶了許多恐慌的意味，而他的神情，在活潑之中，帶了許多謹慎的意味。

我便問他道：

「您要遠走嗎？」

「我的目的地，不會比阿士臬村遠。」

「阿士臬村是您故鄉？」

「是的，先生，我是以負販為職業的人，住的地方，就是阿士臬。」

我這時離開那郵卒在白天走的樹陰下的便道，他却又靠近大路的中央走，我便也照着一樣。我們手中都拿着拐杖，大家用懷疑的眼光互相看着。一會兒我完全靠在他身邊了，我才覺得完全到了安全的境界。他大約也是如此，因為他問道：

「倘若您能够慢慢兒走，不致妨您的事嗎？」

「這爲甚麼？」

「因爲我在夜間，不歡喜這一條道兒。我背上背了許多貨物；兩人同走當然比一人好些。傍人對於一齊行路的兩個男子，常常不敢攻擊。」

我知道他說的話是一種真意，並且他有些畏懼。於是便承認他的請求，同了這不知姓名的人，在那由阿根德到阿士桌的大道上，夜半并肩同走。我向他問道：

「有了許多走路的危險，您何以到這晚才回家呢？」

他便向我說他的歷史。

他這早背了可以供給三四日零賣的貨，本來不想在這晚回到家。但是賣買異常之好，只好勉強趕夜路回家，以便搬運那些已經和賣主口頭約定明早交割的貨。

他用真實的滿意，說他對於生意經有一種特別能力，所以買賣很爲發達，並且又說他所販的那些玩具，只須多談論幾句，便可以很容易地銷脫。

接着他又說道：

「我有一家小鋪子在阿士臬村，我的妻子在那裏照顧。」

「您是有室家的人嗎？」

「是的，先生，有了一年多了！我從婦女們中間，找了一個很和藹的。伊今夜見我回來，一定很爲驚訝。」

隨了，他又向我說他的婚事，他要求這女子曾經經過兩年之久，但是伊費了許多時候才行決定。

伊從小時，便在一個十字街口，照顧一家鋪子，這小鋪甚麼貨都發賣：絲帶哪，夏季的鮮花哪，美麗的皮鞋結子哪，和伊由製造廠的好意所交來的許多特別商標的玩具哪。在阿士臬村，大家都認識這個「小藍」。大家拿這徽號叫伊，因爲伊時常穿的藍色衣服。伊對於所做的事，很爲敏捷，賺了些錢。這時伊恍惚病了，他却以爲伊懷了孕，但是拿不的確，他們的賣買很爲發達，尤其在他一方面，他專門帶些樣貨，拿給附近的小商人挑選；於是他竟成了許多實業家的一種販客了，他的工作，同時爲着他們又爲着自己。

他問道：

「那末您呢，您是做甚麼的人？」

我不免有點兒窘。便說我有一隻帆船兩隻划子，留在阿根德那地方。我每晚到那裏練習划槳，很愛運動，有時我當晚回到巴黎，我在巴黎有一種聽其自然而有利益的職業。

他又說道：

「了不得！倘若我有你這樣一個仙境，我便不歡喜夜晚在這樣的道兒上行走。這帶地方，是靠不住的！」

他從傍瞧住我，我默念這也許是一個不願意枉自冒險而很狡猾的歹人。

隨後，他吞吞吐吐地向我安穩了幾句：

「請您稍微慢點走罷，我的包裹太重了。」

不久阿士臬村的房子，漸漸地露了出來。他說：

「我着就要到了，我們並不在鋪內歇宿：那裏有一隻狗守住，但是一隻狗可以抵得四個

人。並且在市面的中心，房子太貴。請您聽我說罷，先生，您給我照顧了許多事情，因為我在大路之上，馱了這包裹，我心中很不安寧。好，真的，請你到我家中，和我的妻子喝盅熱酒罷，因為伊的瞌睡很大，傍人喚伊醒來，伊是很不願意的。並且，倘若我沒有這包裹，我一點也不擔心，我就可以拿着手杖，引您到市中各處走走。」

我向他謝絕，他極力要求，我仍然堅持着，他不用很痛苦很誠懇的失望，和很抱歉的態度向我抱怨，因為他並不短於詞令，傷心地向我質問：「是否不願意和他這樣一個人喝酒，」於是末了，我只好承認，跟着他從條荒涼的街道，向着一座組成村落的大而壞的房子走去。

走到那房子前面，我不免矜持。這座石灰粉飾的高而陋的房子，很像失業之人的逋逃所在，和馬賊的窠巢。但是他一面請我先走，一面將那未曾上鎖的門推開。他在那深沉的黑暗之中，抓住我的肩膀，導我向着扶梯走，我正抱着墜入地窖的恐慌，伸手攝腳地尋找這扶梯。等得我觸到扶梯第一級，他便向我說：「請上去罷，我住在第六層樓。」

我在衣袋中摩索一下，居然得了一盒火柴燭，於是我便點燃登樓。他在包裹下面喘着氣向

我連一連二地說：『這真高，這真高，真高！』

我們到了這房子的頂高那一層，他取了一片用繩子吊在衣服內裏的鎖匙將門打開請我進去。

這是一間用石灰粉刷的房間，中間擱了一張棹子，六把椅子，還有一張廚房用的櫃子，靠牆擺着他說：

『我去將我妻子喚醒，然後再到地窖中取酒；因為酒並不在樓上。』

他走到這房間裏面的一張門之前，便叫道：『小藍小藍！』然而小藍却並不回答。他的聲音便加高了：『小藍！小藍！』末了，他用拳頭將門板敲着，輕輕地說：『你醒來嗎，有鬼！』

他等着，將耳朵貼住鎖門，再平心靜氣喊着：『算了，倘若伊真睡熟，就應當讓伊睡。我去取酒，請您等兩三分鐘罷。』

他便出去了，我坐下歇着。

我本來到這裏幹甚麼呢？陡然，我不免驚了一下。因為有人低聲說話，有人輕輕地幾乎毫無

聲息在他妻子房中動作。

見鬼，我難道墮入有埋伏的地方嗎？何以這個小藍，不被他丈夫的叫喚和敲擊板門的聲音震醒呢？難道這是一種夥謀的暗號，說是：『有一件貨物進了籠子，我去守門，你們來動手嗎？』不，好了，內面的動作漸漸急了，有人觸動鎖簧，並且將鎖匙旋動。我不免心跳。便退到牆角站住，自己念道：『留心點罷！』於是雙手拿住一張椅子，預備盡力奮鬥。

忽然房門開了，一只手從門縫中伸出，一會兒一個腦袋，一個戴着軟氈帽的男子腦袋也跟着出來，我瞧見他兩只眼睛釘住我。末了，我不會得着預備防衛的時間，一個漢子，假定的歹人，很高的個兒，脚是赤的，衣裳是胡亂穿的，沒有領結，手中還拿住一雙鞋子，飛也似地向門外衝去，從扶梯上溜走了；我說句實在話，這是一位美男子，一位整潔的半上流人。

我仍然坐下，這種意外的事確是有興趣的。於是一面靜候那位費了許久時光去取酒的丈夫，歇了好一回他居然在扶梯上走動，他的脚步声，不免使我發笑，這是一種令人忍俊不禁的冷笑！

他拿住兩個瓶子進房，向我問道：

「我妻子依然睡熟，您不曾聽見伊動作嗎？」

我將耳朵靠住了門，便說：

「不會，一點也不會。」

他重新喚道：

「小藍！波菱！」

伊絕不回答，也不動作。他重新向我說：

「您看罷，當我在夜間和朋友回家喝一鐘兒的時候，伊總是不願意。」

「那末，您以為伊不曾睡熟嗎？」

「一定，伊不曾睡熟。」

他說完之後，有點不大高興。忽然又說：

「好，我們喝罷。」

於是他立時表示慢慢將這兩瓶酒喝完。這時，我可是毅然決然了。我乾了一杯，便站了起來。他也不說要同我走，只用一種堅決的神情，一種平民社會男子發怒的神情，一種忍着憤激的粗暴神情，向他妻子的臥房門瞧着，他說：

『等您走了，伊就應該開門。』

我向他端詳，他不知爲甚麼忽然發怒，這也許是一種暗中推敲和被欺的男子的本能，使他不愛這門戶緊閉。

他從前欣然向我談論他的妻子；現在一定要去毆伊了。

他再向着鎖門，重新又叫道：

『波菱！』

一種恍惚和醒來未久的聲音，從隔板後面答道：

『丫，幹甚麼？』

『你不曾聽見我回來嗎？』

「不會，我先睡熟了，你讓我安歇罷。」

「將你的門打開罷。」

「那要到你一人待着的時候才行。我不願意你在夜間引人到家中喝酒。」

於是我只好走了，也和那個我放他先走的人一樣，在扶梯上跌了一下。一會我到了通巴黎的大路，心中還回憶剛才在那房子內裏所看見的不朽的活劇，不過這種活劇無論何日，無論何種方法，無論何種社會，都能發生的呀！

柴 La Buche.

客廳很小，四壁都塗了厚的油漆，微微發佈些芬芳味兒。一座很旺的火，在一個大的壁爐內裏燃燒，爐臺角上，放了一盞安着花邊編成古式燈罩的煤油燈，發出一道微光，向兩個說話的人射着。

女的就是房主，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但是是一位皮膚光潤，香氣氤氳的莊嚴老婦人。男的就是房主的舊友，一位鰥居，一位每星期必相會晤的朋友，一位旅行的伴侶；此外却甚麼也沒有。

他們停止談論，已經有一會了，並且大家瞧着爐火出神，他們就是不必談論，也能在彼此互相愉悅的和含默的交誼中保守着。

忽然一團由爐中柴塊的木根爆發的火星，騰空而起，他由爐口沖出，飛到廳中，連滾帶落，墜在地毯上面，並且四周發出火光。

老婦人輕輕喊了一聲，恍惚預備逃走似地立起，於是他驀地一脚，立時將炭塊重新踢回爐中，並將鞋底蹂躪剩餘的紅屑。

不料這意外剛好弄妥，忽然發出一股濃的焦味，男客便在他女友的對面坐下，指着重新扔在爐中的柴，微笑着向伊說：

『瞧罷，這就是我永不娶妻的道理。』

伊用一雙要求解釋的女性眼睛，驚訝地瞧着他，這副眼睛，已經不是年少的了，那種複雜惡劇和曲折的好奇心，完全在那中間射出；於是伊問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他說：『這簡直是一件歷史，一件略帶愁慘而不雅馴的歷史。』

『我許多舊友，因為我和一位名叫舒良的好友之間，陡然發生了一種冷淡氣象，常以為怪。實則他們並不會悟到我們那種不可分離的兩個密友，早已陡然成了彼此毫不相涉的人。唉，請您聽我講我們分離的祕密原由罷。』

『我和他，從前本來住在一處。我們永不曾相離，那種聯絡我們的交情，很像堅固到永不折』

斷的地步。

「有天晚上我回家時，他便向我宣布他的婚事。」

「我心中受了一下打擊，彷彿他欺了我或賣了我似的。大凡一個朋友，一到結婚，這就完了，完全完了。女子妬忌的親愛心，暗昧，飄蕩和肉體的親愛心，對於兩個男子中間的肝膽心性的結合，這種堅固誠實的結合，是絕對不表同情的。」

「您瞧見嗎？馬丹，無論彼此的愛情是怎樣的，然而男女的靈魂和智慧，本來不是一樣；他們完全處於對敵的位置；他們的根性本來不同；所以總應該有一個控馭者和受控馭者，一個主人和一個奴隸；有時是彼，有時是此，他們永遠是不平等的。他們緊緊的互相握着，握着柔暖發抖的手；然而他們永遠不會由於一種強大寬闊的合法壓力，互相攜手，這種壓力，可以使他們以心相見，掃蕩一切障礙遮掩，引他們到一種戀愛的衝動和人類親愛的境界中。因此，世上達觀的人，總不願娶妻，和生育許多日後和自身相離的子女，爲着慰藉老景起見，倒反一心尋找個真心而誠篤的男朋友，在一種祇可由兩個男子之間發生的精神結合之中共老。」

「末了，我朋友舒良娶了妻了。他的妻子很俏皮很飄逸，一個胖胖的中等身材黃髮女子，他彷彿很愛伊。」

「最初之時我不大去他家，恐怕於他們的溫存有礙，覺得他二人之中，當然多餘這一個我。然而他們却像不會忘記我，不斷地邀我過去，並且和我很親密。」

「以後，我漸漸地聽憑這共同生活的甜滋味來引誘；我時常在他們家中吃飯；並且時常到了夜半才回到家中，我計算學他的模樣，娶一個妻子，覺得我那空洞無物的房子，異常寂寞。」

「他們嗎，很像互相戀愛，鎮日守着不離。唉，有天晚上，舒良寫信請我去吃夜飯，我便去了。他說：「好友，我應當在飯後，出外辦件事情；十一點以前，我不能回家；但是准定的在十一點，一定又回到此地。我將陪伴我妻子的事，算在你身上。」

「他妻子也微笑着說：「並且，這是我出的主意，叫他派人請您。」

「我向伊握手致謝，並說：「您真客氣，」於時我在指頭上感覺一種友誼的長久的接觸，但是我也不會注意。一會大家上了餐棹，一到八點鐘，舒良便和我們分手。」

「一經他走了之後，陡然一種說不出的奇異的不自在，在我和他妻子中間發生。雖然我們的友誼，一天增似一天，然而一直不曾單獨在一處坐過，這種對談，却將我們放在一種新的地位。我起初只說了一些淡淡的話，不過將這些無所取義的話，使得那受了拘束的緘默空氣，略有點綴罷了。伊毫不回答，呆呆地在火爐那邊對我坐着，垂頭注目，伸起一隻手向着火爐，彷彿伊的頭腦掉在一種思索難解決的問題境界內裏似的。等得我的話說完，我也緘默了。有時大家真難得找出一件要說的事，這不是怪事嗎？坐了一會，我覺得空氣之中，有了新的氣象，我從無形之中，覺得有一件我不知道何以不能說出的事，這種神祕的宣言，在您的意見中，一定引起許多想像。

「這種難受的緘默，經過好一會兒。末了伊才說：『朋友，請您攔點柴在火裏罷，您不瞧見他快滅了嗎？』於是，我揭開盛柴的桶，他位置正和你這個一樣，取了一塊柴，一塊頂大的柴，斜斜地架在那些已經燒去四分之三的柴塊上面。

「嘿，緘默的境界，重新又開始了。

「幾分鐘之後，柴塊大燃，我們的面目，烘得滾燙。這青年婦人舉眼向我瞧着——那眼光覺

得很異樣——說道：「現在可是太煖了，我們到那面沙發上去坐罷。」於是我們便移到沙發上面坐了。

「伊忽然向我問：『倘若一個婦人向您說是伊愛您，那末您便怎樣辦？』」

「這可將我窘了，便說：『可憐，這情形不是預先可以知道的，並且也要看是甚麼婦人。』」

「於是伊便笑了，一種顫動急燥乾枯的笑聲，一種和細巧玻璃撞碎聲音相似的假笑之聲，並且又說：『男子們從來不是勇敢的，也不是乖巧的。』」

「伊歇了一下，又說：『朋友，您有時也曾做過鍾情的人嗎？』」

「我便照直說：『是的，我也曾做過鍾情的人。』」

「伊說：『請您給我說說那個罷。』」

「我給伊隨便說了一件歷史。伊細心地聽着，露出很多不相信的表示；並且忽然說：『不然，您在這裏面，甚麼也不會懂到。我以為愛情應該使心田擾亂，神經紐轉，頭腦反覆，應該是——我怎樣說呢？——是危險的，有時是可怕的，近乎殺機的，反乎神聖的，應該是一類和欺騙相似的我』」

說他總要反乎宗教法律和友誼，才能有滋味；倘若他是寧靜的，不費事的，不危險的，合乎法律的，難道算得愛情嗎？

「我簡直不知道用甚麼去答復伊；只拿哲學家的驚嘆口氣，向着自己說：『你瞧，這是女性的頭腦！』」

「伊說話時，故作鎮靜；並且靠着枕頭，將身子一半躺下，腦袋和我的肩頭相觸，裙子微微掀起，在時明時滅的爐火焰中，瞧見伊一隻嫩紅絲襪。」

「歇了幾分鐘，伊說：『我使您害怕，』我不免辯了幾句，伊竟完全靠在我身胸前了，并且眼睛瞧着旁處向我說：『倘若我向您說我愛您，那末您怎樣辦？』並且不待我找到答復的話，伊的胳膊已經箍住我的項頸，猛可裏一下，將我的腦袋向前一拉，於是伊的雙唇，就和我的連住了。」

「唉！親愛的朋友，我向您說我那時真不舒服！甚麼，我賣舒良嗎？我變成這個慾火奔騰小瘋婆子的情人嗎？伊丈夫對於伊，已經是不够用了！伊叛他賣他；永無止境，對他卻裝出愛情；使他毫不留意，以為免除意外的那種引誘物。『這個和我簡直說不上。但是怎樣辦呢？我學約瑟（譯者

按約瑟爲耶穌之母馬利的情夫)嗎?這太不成話了,並且也很費事,因爲這少婦由於負心的作用,已經瘋了,已經烈焰爆發了,已經全身顫動磨牙切齒了。唉!那不會嘗到預備舍身的婦女之熱而長的香吻的人,一定說我講得過火……

「……末了,倘若只再遲一兩分鐘……您一定懂得,可不是嗎?只再遲一兩分鐘,於是……我就是……不對,伊就是……恕我,但是舒良,他成了那個了!或者他幾乎就成了那個了,幸而那時有一種異樣的聲息,使我們跳了起來。

「一塊半燃的柴,是一塊半燃的柴,跳到客廳中了,並且將火鉗這一類的東西衝倒,和火毯一般地飛出,他還將地毯燒焦一塊,才落到一張椅子下面熊熊地燃燒。

「我連忙跑了過去,將這飛出的柴塊推入爐中,剛巧這時,客廳的門忽然開了!舒良揚揚得意地走了進來。他說:「我已經自由了,事件比預定的時間,早完兩個鐘頭呀!」

「是的,您想想,倘若沒有這塊柴,我一定成了現行犯,被人抓住了。從這一點您就可以窺到那些結果了!

「以後我制住自己不再墜入這種境界。隨後，我發見舒良待我冷淡。自然是他的妻子，折斷我們的交情；於是我漸漸和他家隔離了，以後大家便不往來了。我更永遠不會娶過妻子。這辦法您總應當不驚駭。」

殘廢的人 *Le Gueux.*

他雖然遇着困苦和殘廢的境界，然而他從前却在優美的日子中享受過。

他十五歲的那一年，在華城村的大路上，被一乘車子將兩腿壓壞。從此他便撐了兩支木拐，穿過村莊之中，沿路行乞。這兩支木拐使他的雙肩聳到耳際，他的腦袋，很像夾在兩山之中。

他本是一個被遺棄的孩子，皮雷特村的神甫，於某年掃墓節（譯者按此節在十一月一日）的時候，在一條溝中將他尋著，爲了這段來歷，便替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諸聖保（譯者按十一月一日爲舊教諸聖徒的大會期，因爲孩子在這天尋到，所以取了這名字），交給慈善團體撫育，他對於一切教訓，都格格不入，後來只歡喜村中的人，請他喝幾鍾酒，聽幾件滑稽故事，久而久之，便無所事事，除了垂着手以外，甚麼也不知道了。

從前有一位阿華里伯爵夫人，在伊別墅附近農場的雞埒傍邊，給他一個乾草鋪的窩巢，做他睡覺的所在，於是他就是在荒年，也每天定可以得到幾塊麪包和一杯果子汁。有時，他還得着

那位老夫人，從樓窗口或塔簷上擲出的殘肉。現在伊久已死去了。

附近村莊中的羣衆，近來簡直不拿東西給他，因為和他太熟識的原故；自從四十年來，大家看他將這襤褸殘廢的身子，架在兩支木拐上面沿家挨戶遊行，早就穀受了。然而他却毫不願意離開，因為他除了這三四個可以拖延他困苦生命的村子的地角以外，他在地球上便絲毫也不認識。他對於行乞的行爲，自己早定了界限，並且他從來不曾越過他向來超越的界線。

他並不知道他極目所見的樹林子之後是否還有世界。他從來也不會向自己將這問題討論過。有時那些鄉下人，討厭他時常在田邊或溝邊和他們相遇，便向他說：

『何以你從來不到旁的村子去，却永遠在此地打攪呢？』

他並不回答，只慢慢地走開了，心中不禁被那人地生疏的恐慌、形跡可疑的恐慌和惹人罵的恐慌制伏住，尤其遇着那些排了對偶在大路巡梭的保安警察，便立刻受了本能的影響，使他躲到溝中或石子堆兒後面去了。

當他遠遠地瞧見他們（保安警察）在日光下面幌着，便立刻得了一種奇異的藏躲法子，一

種猛獸歸洞的藏躲法子。他順着木拐溜到地面，然後和落葉一般睡下，縮成很小的一團，和兔子一般迅速地旋滾，因為他那破而舊的衣服的顏色正和泥土一樣，有時竟令人不能分辨。

他雖然從來不會和他們惹過事。但是他血球中常常存着這種本能，彷彿他從那不會相識的父母遺傳性中，得了這種畏懼和狡猾。

他簡直沒有藏身之所。夏天他可以隨地歇宿，冬天他用很熟溜的手段，鑽在草堆或馬廄牛欄的中間。不待人家瞧見，便早溜開了。有許多房子的空隙，和運用木拐的巧妙法子，他都很熟悉；於是只須使勁用手一撐，便騰到農家的倉庫之上，有時他在那兒得到很滿足的宿糧時，便在其
中藏伏四五天不動。

他好像森林中的動物一般生活着，在人堆之中，既不認識誰，也不愛慕誰，只引起鄉間羣衆的冷眼和不接待。有人替他取了一個「懸鐘」的綽號，因為他在兩支木拐之間擺動，正和懸鐘在架上擺動一樣。

有次，他兩天不曾吃東西了。沒有一個人給他一點東西。實際說來，大家都不願意他了。許多

村婦在門口瞧見他走了過來，遠遠地向他喊道：『你願意離開此地嗎？可惡的東西！前日我給你一塊麪包，到今天還不到三日。』

於是他只好撐着兩位夥計，向鄰家走去，那裏也拿一樣的法子對付他。

村婦沿門挨戶地傳着說：『我們不能成年地養着這種懶人。』

然而這懶人却見天有吃飯的需要！

他對於華城村皮雷特村和聖希萊村都走遍了，一個生丁，或一塊麪包的硬殼也得不到。他只有到都羅爾村的希望；但是他在大路上走十來里，肚子裏荷包裏都是空的，便不免覺得困倦地在路上拖着。

然而他仍然繼續走去。

這時正是十二月的時候，冰涼的風在空中流動，鼓得沒葉的樹枝兒呼呼地響；無數的雲在慘澹低矮的天空，朝着大家不知道的方向奔走。這殘廢的人使着痛苦的力量，一下一下撐開那木拐慢慢地走，壓壞了的腿，帶着穿了破鞋的腳在下面拖着。

偶爾，他也在草地坐坐，休息幾分鐘。飢餓的作用使他的昏迷和遲鈍的靈魂，發生一種很緊急的需要。他理想中只要一個「吃」的觀念，但是他不知道要用甚麼法子。

他如此愁悶的在路上經過三四個鐘頭末了，他忽然瞧見一個村邊的樹林子，便加勁前進。他向那遇見的第一個鄉下人討錢，他向他說道：

「你又來了，你這老江湖！我們何以永遠不能斷絕關係嗎？」

那末懸鐘只好走開。沿門挨戶，大家都拿臉嘴給他看，推他出去；一點也不給他。然而他陸續忍耐地堅持地行使他的要求，却一個銅元也不能到手。

後來他便向着那些農場走，從一帶被雨潤濕的地裏經過，又鬆又溼，簡直不能提動木拐。四處大家都不許停留。這本是個愁悶寒冷的日子，大家的心都是拘緊的，思想都是怨憤的，靈魂都是沈鬱的，手腕爲着施捨援救，都是不肯放開的。

到了他將認識的人家都走遍了，他便在一條溝的角上躺着，這條溝正靠着史易格老板的農場。他躺下的情形，正和人家說他從兩個木拐之間，如同鬆開兩手溜下一樣。於是他歇息很久

不動，因為肚子實在餓了，在這不可測度的窮苦境界中麇受，到底是很吃力的。

他等候一件大家不知道的東西，這種莫名其妙的等候，差不多時常也輪到我們。他在冰涼的北風之下，等候大家時常希望從天而降或由人所與的神祕援助，一方面却不想量，這援助如何而來，為何而來，從何而來。一羣黑雞，正在養蕃萬物的地內，尋找他們的養生之物，從他面前經過。陡然他們向一個顆粒或一個不能目辨的昆蟲用嘴啄一下，然後繼續他們的遲緩確實的尋找。

懸鐘呆呆的向他們瞧着；隨後，他的頭腦——若說是肚腹，却還切一點，向他提出一種理想——若說是感覺，却還切一點，他猜度這些東西，若用木屑烤熟，一定是好吃的。

他並不疑心這個會成一種偷竊行爲。他順手拾了一塊石子，因為他的手腕是很溜刷的，揚手將石子一擲，便將離他最近的那隻黑雞打死。這畜生倒在傍邊，兩翼還不住地攪動，其餘的却搖着身子都跑走了，於是懸鐘重新擡起木拐和雞的動作一樣地向前走動，去拾取他那獵取的東西。

剛好他走近那黑身紅冠的小物件的跟前，他從背後受了一個很強的推送力，使他放棄那兩支木拐，并且還滾了十來步。於是史易格老板憤憤地輪着拳頭向這歹人身上打擊，他和打鄉下的竊賊一樣，連拳帶腳，向這不能抵抗的殘廢的人，滿身亂撲。

一會兒，這農場的人都到了，又來幫着老板，將這乞丐盡力撲打。末了，到了他們打得吃力了，便將他拾起拾起，送到柴房中關閉，一面却去尋覓保安警察。半死的懸鐘，肚子餓了，血也流了，只得在地下躺着。夜色又來了，一會兒天完全黑了，末了又天明了。他始終沒有吃一點東西。

到了第二天日中，保安警察才到，以為總有一些抵抗力，用着預防手段將門打開，因為史易格說是費盡氣力，才將這殘廢的人捉住。巡長便喊道：

『站起來，快點！』

但是懸鐘簡直不能動彈，勉強試着跪起，始終沒有辦到。大家以為這是一種詭計，這是一種做作，這是歹人的一種不願意，於是這兩個武裝警士，如狼似虎地強迫將他抓起，再將他放在木拐上面。

這種瞧見黃色皮帶（譯者按此即法國的警繩）的天然恐懼，這種野獸在獵人前最畏懼將他包圍住了。於是他用一種超乎人類的力量，使自身支住。

警察說：「走罷！」他便走了。全個農場的人都看着他走。村婦們向他揚着拳頭；村夫們笑着罵着；總而言之，他確是被捉住了；真覺斷絕得好。

他在這兩個警察中間，一步一步走遠了。居然得了一種失望的毅力，使他能撐持到夜間，只是他不知道有甚麼事臨頭；本來要他明白這些，不免太麻煩一點。

路上遇見的人，都停住了步瞧他過去，並且大家輕輕地說：

「這大概是一個賊。」

傍晚之時，他們纔走到了鎮上。他以前從沒有到過那裏。他真不能記憶過去的事，也不知道將來要走到他身邊的。這些可怕的事，未曾預料的事，和這些不會見的面孔和房屋，都使他發呆。他一個字也不肯說，本來無話可說，因為他完全莫名其妙。進一層說，很有幾年，他不會向一個人說過話，差不多將運用舌頭的習慣都失掉了。並且這時他的思想，使他陳述一篇議論，不免過於紊

亂了。

大家將他放入鎮上的拘留所。保安警察却不會想到他沒有吃飯，便隨他等到天明再說。但是，天色又轉曉了，大家正想提他出來詢問，纔知道他躺在地下一命嗚呼了。唉，這是何等可驚的事！

一場夜宴 Une Soirée

沙華先生是惠龍城中的一位會計師，他生平酷愛音樂，年紀還不大，但是頭髮已經脫完了。所以常常仔細地將頭頂和面部修剃得異常乾淨，他身體略現肥碩，架着一副夾鼻無腳的金框眼鏡，露着敏幹愉悅的精神。在惠龍城中，大家都拿他當藝術家看待，他對於鋼琴和四絃提琴都內行，時常在票友俱樂部中獻技。

並且他還有大家叫做「一線」的嗓子，却真不過是一線，很小的一線。但是他用着巧妙的方將這一線運用，所以祇要他將每齣的末句唱完，一片喝采之聲，從大家口中不住地波動。

他在巴黎的一家音樂出版部定了一份長期出版物，這出版部時常供給她許多新譜，並且他時時還向城中的高級社會投寄一些入場券，券上寫的是：

「星期一夜間，請閣下惠臨惠龍城會計師沙華先生宅中，參與第一次演奏埃及的薩依士名劇。」

幾位有嗓子的軍官，充當重要腳色，兩三位放浪的女賓也隨着演唱。會計師用着正確的本事，自己擔任音樂隊長的職務，有位步兵第一百九十團的軍樂隊長，曾在一家大咖啡館，誇獎會計師的本事。他說：

「唉，沙華先生真是一位作家，可惜他不曾投入藝術的生活。」

倘若在交際場中，有人將他姓名提出，那末必定另有一人宣言：

「這不是一位票友，這是一位藝術家，一位真的藝術家。」

於是便有兩三位用着深刻的信仰心說着：

「己！是的，一位真的藝術家，正確地是真的。」

巴黎的戲園，每次開演一部新編的著作，沙華先生必定旅行到巴黎趕着去看。

去年有一次，他照着習慣，預備去看「亨利王第八」那齣戲。所以他便搭了下午四點半鐘到巴黎的快車，並且決定再搭半夜三十分鐘的快車回來，免得在旅館住宿。他在家中著好了晚禮服，却將外套領子豎起，將內面的衣服遮住（譯者按西俗著晚禮服必在夜間，且旅行時尤以

著晚禮服爲陋，所以用外套遮住。）

他一出了車站，走到街中，便覺得很愉悅，他自己念着：

「巴黎的空氣，畢竟無一處的空氣可以像他。他有一種我不知道的興奮迷醉的能力，可以使你發生一種要跳躍的奇特需要和做許多傍的事情，自從我下車之後，我覺着立時如同喝了一瓶香檳酒一樣，甚麼樣的生活，人家可以在這城中藝術家中間得着！那些當選的議員和偉人在這樣的城中露面，真有幸褔！他們的生活是甚麼樣的！」

於是他盤算着，他很願意在這種有名人物中認識幾位，以便在惠龍城談談他們。並且他偶爾到巴黎時，可以間或到他們家中領略夜宴的風味。

但是他陡然得着一種理想了，他從來就聽見人家說，巴黎大街上的小咖啡館外面簷前，常有許多著名圖畫家，文學家，音樂家在那裏聚會，於是他便慢步朝着貂山（譯者按貂山係巴黎北部繁盛區域的起點。）的坡兒上走。

這時離戲園開幕時間，還有兩個鐘頭的閒暇，他便決計去撞撞。他便走向這種奇特人們所

趨的咖啡館前經過，仔細端詳他們的面目，尋覓猜度那些藝術家。末了他走進一座名叫「死鼠」的咖啡館，却被皮酒吸住了。

五六個將手腕撐在石面子桌上的女客，低聲談論伊們的情場故事，柳細和荷登史的爭風，奧克達夫的殷勤等等。伊們都是成熟過久的婦人，不是太胖，便是太瘦，並且都也憔悴了。大概伊們的頭髮，完全脫光；並且伊們喝皮酒的情形，也和男子一樣。

沙華先生遠遠離着伊們坐下，一面等着，因為喝香草酒（譯者按香草酒 Absinthe 爲法國政府專賣的酒，味甘性烈，戕人爲酒類中第一。法人於夜飯前一二小時，幾視爲開胃的必須品，屆時每呼朋引類，率趨咖啡館而坐。法政府因利此酒的收入，以爲國用，故迄不能禁革）的時間快到了。

不久一個身長的少年來了。他在沙華身邊附近的座位坐下，店主叫他做「羅漫丁先生」。會計師不覺驚喜交集。這難道就是得到去年沙龍圖畫展覽會第一獎的那位羅漫了嗎？

少年向着堂倌做手勢，並且說：

「你給我立時預備夜飯，以後你拿我今天早上預定的火腿和一二十瓶皮酒送到克李時大街十五號，我的新圖畫工作場內去。我們正預備吃搬家酒。」

沙華先生也叫堂倌預備夜飯。隨後他將外套脫去，露出他的晚禮服和白色領結。

他鄰坐上的少年，好像簡直不注意他。只拿了一張報讀着。沙華從傍瞧他，心中火急似的想和他談話。

兩個穿紅絨上衣養着尖角長髯的少年進來了。他們便在羅漫丁的對面坐下。

那先走進來的人說：

「就是今晚嗎？」

羅漫丁給他握手說：

「我想就是這樣，我的老友，並且大家都上那裏去，我約了波拿、吉美、業菲、貝羅德、海貝爾、德、乃克、乃林和羅浪司這班人，這定是一場樂趣無窮的夜宴。並且還有女賓，你等會兒看罷。一切的女藝術家沒有一個不來，伊們今晚甚麼事也沒有，這是確實的。」

店東也走了過來，他說：

「您各位常常吃這種搬家酒嗎？」

圖畫家說：

「不錯，三個月一回，每逢一季，總有一回。」

沙華先生可忍不住了，吞吞吐吐地說：

「恕我驚動您，先生，但是我已經聽見說您的姓名，於是我很想知道您是否就是去年得着

沙龍第一獎的羅漫丁先生？」

圖畫家說：

「是的，說句祕密的話，就是我，先生。」

於是會計師說了幾句很轉折的恭維話，表示他長於文學。

圖畫家被他引動，恭恭敬敬地答復了幾句話，大家便談天了。

羅漫丁又談到搬家酒上面去了，詳細陳說這種夜宴的豐盛娛樂情形。

沙華先生對於他邀請的客，都詢問一遍，並且說：

「倘若一個局外人，一下遇見這樣多的名人，在一個像您這樣價值的藝術家家中聚會，就真要算是稀有的運氣。」

羅漫丁回答：

「倘若您以為這是有趣味的，那末，請您發駕罷！」

沙華先生欣然承諾，心中想道：

「我將來總有時間去看『亨利王第八』這齣戲呀。」

兩人將飯吃完，會計師爲着報酬他鄰坐的盛意，搶着將兩份賬都惠了。並且他將兩位穿紅絨衣裳少年的酒錢也惠過，以後他便和圖畫家離開咖啡館。

他們走到一座很長而不高的房子，便停住脚步，這房子的第一層樓，很像一帶養花的矮屋子。六座工作的場所，一字兒排着，正面却朝着大街。

羅漫丁在前引路，走上樓梯，便將門打開，劃了一根火柴，將洋燭點着。

他們此時在一間很大的屋子之中，屋中陳設，只有三張椅子，一隻三腳畫架，和幾張在地下靠牆排着的畫稿。沙華先生不免發呆，只在門口站着。

圖畫家說：

「瞧罷，我們的地方很大，但是還要佈置。」

隨後，他仔細朝着這空洞的屋子一瞧，那天花板在黑影中隱着。他說：

「在這工作場中，我可以引出一種大的職業。」

他再注意地繞着這屋子走了一回，又說：

「我有一個能助我工作的情婦。譬如綑釘畫布，女人的技能是無從比擬的。但是今天我却把伊遣到鄉下去了，使得伊不來纏我。這並不是我厭惡伊，但是因為伊不大見過場面，伊見了那些被邀的客，就很礙我的事。」

他想了一會兒，又說：

「伊是一個好性情的女兒；但是不甚時髦。倘若伊知道我請客，恐怕要挖我眼珠了。」

沙華先生簡直一下也不動；他却也一點不懂。

圖畫家走到他身邊又說：

「因為我請了您赴宴，您可要幫我一下。」

會計師說：

「好，您要怎樣用我，便怎樣用我，我在您的指揮之下。」

羅漫丁便將上衣脫下。他說：

「好，國民，動手罷！我們來打掃。」

他走到那架着一幅畫一隻貓的畫片的畫架後面，尋到一把很破的掃帚。他說：

「接着罷，我去整理燈燭，您却來掃地。」

沙華先生拿着掃帚，蹣手蹣腳地在地下掃着，把灰塵攪成旋風似的。

羅漫丁不大高興，止住了他，並且說：

「您真是不知道掃地，有鬼！留心點，看我做罷。」

於是他着手把許多灰黑色的垃圾向身邊掃攏，彷彿他畢生只做了這事；隨後他仍然將掃帚還給會計師，叫他摹仿他。

五分鐘以後，灰塵揚得和煙霧一般，羅漫丁便問：

「您在那裏？我瞧不見您了。」

沙華咳了幾聲，走向他跟前，圖畫家又說：

「您知道怎樣製造一座掛燈嗎？」

這可把會計師弄呆了。便問：

「甚麼樣的掛燈？」

「就是點着照的掛燈，帶許多燭的掛燈。」

會計師簡直一點也不懂。便說：

「我不知道。」

圖畫家挽手跳躍着，他說：

「已！我已經找着了，大人。」

隨後他又從容地說：

「您有五個佛郎在您身上嗎？」

沙華先生說：

「有。」

「好！請您去買五個佛郎的燭，我却到桶匠鋪中一轉。」

於是他把這位穿了晚禮服的會計師推出門外。過了五分鐘，他們都回來了，一個拿着許多燭，一個拿着一個篩桶的鐵圈。隨後羅漫丁走入壁櫥中間，取出二十來個空酒瓶子，將他們縛在鐵圈的周圍。他又重新下樓，走到看門老婦的家中，說明原由，他剛好替伊將伊的貓畫了一個小像，擱在架上，他便得了伊的同意，借到一張梯子。

他拿梯子上樓時，便向沙華先生問：

「您是刷溜的嗎？」

那個却不待了解，便說：

「是的。」

「好，您走到梯子上去，給我將這掛燈，吊在天花板上的鐵環上面罷。以後您再在每個瓶。放一支燭，並且將他點燃。我對你老說，我對於燈燭的布置，真是有主意的，但是請您去脫去晚禮服罷，您的神情很像一個堂倌」（譯者按歐洲大酒館的堂倌，鎮日服晚禮服，以示禮節，談諧者每指服晚禮服者為堂倌，故羅漫丁云云。）

陡然房門開了，走進來一個青年婦人，鼓着兩眼在門口站着。羅漫丁露着慌忙的情形瞧着伊。

伊歇了幾秒鐘，兩臂又在胸前，咽着尖銳震動的聲音說：

「不愛臉面的，你是爲着這個把我支使開嗎？」

羅漫丁並不回答，伊接着說：

「混蛋，你裝着客客氣氣的幌子，又把我支使到鄉下去。好，你可以看見我怎樣將你的夜裏

擺佈一下子，是的，今天等我來款待你這些朋友……」

伊說到這裏，不免憤憤，接着又說：

「我將這些燭和酒瓶，向着他們的臉上扔去……」

羅漫丁低聲下氣地說：

「慕穉爾呀……」

但是伊並不理會，接着說：

「等一會兒罷，光棍，等一會兒罷！」

羅漫丁便向伊跟前走去，想盪伊的手，他說：

「慕穉爾……」

但是現在伊可猛進了；將手推開，伊罵街的字句，傾囊倒篋地都出來了。這些東西從伊口中出來，正和溝渠中的水推送垃圾一樣。伊說話的緊急神情，很像打架爭着出去似的。末了又口吃了，簡直辨不出伊的意思，只偶爾懂得幾個村俗字眼。

他趁伊不會留意，將伊雙手握住，伊一心注意着罵人和洩憤，簡直像沒有看見他，忽然伊號啕大哭了，眼淚湧得和泉水一般。但是伊此時却又變了嗓子，使着又尖又嘶的聲音喊叫，末了却又一意號啕了。伊重新又罵了兩三回，忽然止住，只見淚泉兒還繼續流着。

於是他将伊抱住，在伊的頭髮上不住的吻着，温存地說：

「慕稀爾，我的小慕稀爾，你聽我說罷。你馬上一定就明白了。你知道這是爲着向那些替我弄獎品出力的朋友們道謝，我纔請客。我並且不能請女客。你應該懂得這件事，凡是請藝術家，斷不是和普通應酬一樣。」

伊帶着哭聲問：

「何以你當初並不告訴我？」

他說：

「就是爲着使你生氣，使你不難受。聽罷，我引你到你家中去。你一定是很懂事的，很客氣的，你在床上安安穩穩等着我，只要夜宴一完，我便重新馬上再到你那兒去。」

伊支吾着：

「也好，但是你能一定不再這樣嗎？」

「不，我向你發誓。」

他轉身朝着那位還在那裏排那架掛燈的沙華先生說：

「好朋友，五分鐘光景我便轉來。倘若朋友先來，請您替我招待，這行嗎？」

於是他挽着那一下一下地拭眼淚醒鼻涕的慕梯爾走了。

沙華一人把事情布置妥貼後。他將掛燈上的燭，通通點燃，便靜候着。

一刻鐘，半點鐘，一點鐘，漸漸地過去了。羅漫了却不會回來。末了，陡然一陣揉雜喧嚷之聲，二十來張嘴巴的唱歌之聲，和彷彿那普魯士軍隊開着正步走動之聲，在樓梯上發動。尤其那合拍的脚步響動，把這房子的全部都震動了。一下子房門開了，便發現一大羣的人，男的女的牽成一條線似的，兩個兩個地把手臂互相挽着，按着拍子把鞋跟向樓板拍着，他們同一條伸展的蛇一樣，走進工作場中，口中還大聲唱着。

身穿晚禮服的沙華先生，可被他們駭住了，呆呆地在掛燈下站着。這羣人看見了他，便狂喊道：『一個堂信！一個堂信！』於是團團將他繞住，將他困在一個謔浪笑叫的圈子中間。隨後他們又互相牽着手，圍着他跳舞。

他只好試着陳述現狀。便說：

『先生們……馬丹們……』

但是大家簡直不理會他，仍然繞着，跳着，叫着。

好容易跳舞停止。沙華便說：

『先生們……』

一個鬍子蓬鬆的黃髮長子，截斷他的話頭說：

『朋友，您尊姓？』

沙華愕然答復：

『我是沙華先生。』

有一個聲音喊着：

「你想說是浸禮會的教徒嗎？」

一個女子止住這個說話的，並且說：

「別和他打攪罷，結果他要生氣，他是被雇到這裏伺候我們，却不是被雇到這裏來受譏誚的。」

這個當兒，沙華先生瞧見他們各人都帶了飲料食料。這個拿一瓶酒，那個拿一塊餅，這個拿一塊麵包，那個拿一塊火腿。

那黃髮長子拿一大段香腸塞在會計師手中，便說：

「拿去，走到那邊角兒上去吃罷。然後你再將酒瓶子擺在左邊，食品擺在右邊。」（譯者按因為沙華身穿晚禮服，所以大家竟公認是一個堂倌。）

沙華先生越弄越糊塗了，便說：

「但是，先生們，我是一個會計師！」

於是肅靜了一下子，陡然又一陣狂笑。有位多疑的男賓便問：

「您怎樣到此地來呢？」

他便陳述他看戲的計畫，怎樣由惠龍城動身，怎樣到巴黎，怎樣到此地赴夜宴。

這時大家都在地下坐着，聽他陳述，有時還問一兩句，有時還有人叫他做『天方夜譚中的

蘇丹。』

羅漫丁竟不轉來。傍的客人又來了許多。有人便將沙華先生向他們介紹，請他重新述他的歷史。他拒絕這種要求，有人便向他強迫，大家拿他縛在一張椅子上面，關在兩個女客中間，伊們不住地斟酒給他喝。他喝着，他笑着，他說着，他也唱着，他想帶着椅子跳舞，他便跌倒了。

從此以後，他甚麼都忘記了。然而他隱約知道有人脫他的衣裳，把他放在一張床上，那時心中很不舒暢。

到了他醒來，日光已經很高了，他在一個放在夾房內裏而向未見過的床上睡覺。

他看見一個老婦拿着掃帚，怒氣冲天瞧着他。末了，伊說：

「撒爛污，走罷！撒爛污醉到這樣是能承認的嗎！」

他在床上轉動，覺得不適意，便問：

「我在甚麼地方？」

「您在甚麼地方，撒爛污？您醉了，您趕緊走罷！」

他想起來，誰知是全身一絲不掛，他的衣裳都不見了。他說：

「馬丹，我……」

這看門的老婦叫着：

「您願意趕緊走罷，他決不會到此地來尋您！」

他又糊塗了，便說：

「我沒有衣裳，別人將他拿跑了。」

他費了許多時，陳述他的情形，通知他的朋友們，借貸許多錢，製了些衣裳，一逕到夜晚纔動身回去。

後來有人在他惠龍城客廳談論音樂時，他總毅然宣告圖畫是一種很低下的藝術。

客車之內 En Wagon

夕陽正向董穆嶺的羣山落下，山峯的影子，將萬壑之中的羅鴉堡蔭住。

許多遊客，在公園中繞着音樂亭子散步。雖然傍晚的風很爲涼爽，都依然另有許多一組一組圍紮坐着的人。

其中有一組，談論得很起勁，因爲他們正研究馬丹薩架臬，馬丹伏拉茜和馬丹白莉朵所憂慮的問題。幾天之後，學校暑假就要到了，伊們正要預備將伊們幾個留在教會學校肄業的兒子接回。

這幾個貴族婦人，不願意親自旅行去接伊們的晚輩，並且伊們剛好都不認識一個可以辦得這件慎重事情的人。這時已經快要七月底了。巴黎的人幾乎都到了鄉下，伊們正費盡心力尋覓一個可以爲着這事替伊們服務者。

幾天以前，有一列火車的客座之內，發生一件敗壞善良風俗的事情，因此伊們便增了憂慮。

這些貴族婦人，以為巴黎的遊蕩婦女，盡在由里昂到倭微臬的快車中討生活。並且據麥歇白莉朵說是『有名的熙白拉日報，載過好幾處城市，都會發生這種現象。』伊們既然要到這些城市，那末必定由火車而來，並且也許一定逐日往來不絕。所以在這條可詛咒的路線上，這是一種來往不絕的穢德。因此這些貴族婦人怨恨車站人員，不禁止這類可疑的女客。

薩架臬兒子名叫樂琦，已經是十五歲的男子，伏拉茜的名叫龔士當，十三歲，白莉朵的名叫洛蘭，十一歲。這怎樣辦呢？然而伊們不能放任孩子們和這宗尤物接觸。倘若他們在整個的白天，或者整個的夜晚於裝載他們的客車中，遇着一兩個怪女人和伊們的一兩個伴侶，知道要聽些甚麼，看些甚麼，學些甚麼呢？

已經像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剛好馬丹麻汀西在前面經過。伊停了一會兒步，向伊那幾位訴述苦衷的女友寒暄。伊說：

——到底這很容易辦，我將我家中的教師借給你們。他離開四十八小時，在我並不要緊。我們孩子洛道夫的功課，斷不因爲這點兒時候，就遺忘呀。這教師可以去接你們的孩子們，並且立

刻向你們引回。

伊們便和伊商議妥當，請那位年少多才的教師雷翰甫，於下星期向巴黎出發，迎接三個少年。

雷翰甫於星期五動身，星期日早上，他和三個少年，在巴黎南站等候那列八點鐘開的快車。這是一列直達快車，新近因為承諾往倭徹泉沐浴的遊客的全體請願，始行開班。

他在月臺上，隨着幾個學生散步，恍惚是引着羣雛的雌雞；並且他尋覓一間空的車艙，或者一間被外表莊重的行客占住的車艙。因為他由於三位貴族婦人的瑣屑囑託，便格外小心。

無意之中，他看見兩位白髮老夫婦；在一乘客車的門前，和一位坐在車內的女客說話。老翁掛着騎士勳章；並且這幾人的外表，都很端莊，雷翰獨自思量：『這個合了我的計算了！』於是叫三個學生跳上這乘客車，自己在後面跟着。

老的女客說：

——尤其你應當好好照顧自己，我的孩子。

年輕的女客說：

——是的，媽媽，你不用害怕。

——倘若你覺得肚子痛，便要立刻找醫生呀！

——是的，是的，媽媽。

——好，再會，我的女兒。

——再會，媽媽。

伊們兩人擁抱了很久一會，末了一個車務員將車門關上，於是車子便開了。

他們一共五人，雷鞠因為地位寬鬆，心中便覺高興，於是和那幾個受托付的孩子們談論。他在動身的那天，馬丹藤丁西允許他在暑假之中，給這三個學生溫理舊課，因此他便想略略地測驗他新學生的智識和性情。

樂琦年齡最長，是一個身體發達過速的面色瘦而白的孩子，他筋骨的關節，不象十分堅固。他天真爛漫地從從容容說話。

龔士當却完全和樂琦相反，身材短健，天資靈敏奇特，他時常用他父母放心不下的成人口吻的雙關言語，譏誚旁人。

洛蘭最幼，他無論對於甚麼，總不表示意見，這是一個像他父親的小寶貝。

雷鞠告訴他們，在暑假之中，他們要在他的訓導之下；並且他表示將來對於他們的功課和訓導他們的方法，都用誠懇的意思。

這本是一個正直爽快的神甫，長於言語，富於計畫。

他的議論，忽然被同艙女客一口深沉的歎聲打斷。於是回頭向伊一瞧，伊靠緊在艙角上坐着，兩眼發呆，面色微白。他便仍然向着他的門徒。

列車用最大的速率前進，穿過無數的平原和森林，忽而在橋上踰越，忽而在橋下奔過，坐在艙中的神甫胸前念珠，被列車的震動使他不住地搖擺。

現在龔士當却向雷鞠詢問羅雅堡的遊玩地方。那裏有溪澗嗎？大家可以釣魚嗎？也和往年一樣有馬匹嗎？等等……

陡然那青年婦人，猛喚一聲，『哎呀！』很像是緊急的疼痛。神甫不免不安，便問：

——馬丹，您大概是不舒服。

伊說：

——不，不，神甫先生。這不算甚麼，稍許有點疼痛，這不算甚麼。我病了好幾天，列車的震動，使我發倦。

果然伊面色發白。他堅持地詰問……

——馬丹，我能替您盡一點力嗎？

——不敢，一點也不敢，神甫先生，我謝謝您。

神甫繼續和他的學生們談論着手預備教導和訓育的方法。

光陰一寸一寸過去了。列車也時行時止。這時那女客靠在艙角上睡着，一點也不動彈。雖然已經是午後了，伊却甚麼也不會吃。神甫獨自想道：『這女客應該很覺疼痛。』

看看只要兩點鐘，就可以到克雷門了，女客忽然不住地呻吟。伊幾乎從坐位上溜到地下，只

用兩手撐持着，雙目睜睜地睜着，臉上不住地起了許多伸縮的皺紋，口中連着說：「唉！上帝！唉！上帝！」

神甫彎腰向前問道：

——馬丹……馬丹……馬丹，你有些怎樣？

他吞吐地說：

——我……我……想我……快要分娩了。

接着伊用可怕的样子喊叫，隨後，伊發了一聲哀號。這種尖銳悲哀的哀聲，恍惚剛好發動，一下子便將嗓子震破，尤其那淒惻的宛轉波動，正是述訴伊靈魂的愁悶和肉體的不安。

這却將神甫弄得手足失措了，立在伊跟前，不知怎樣個辦，怎樣個說，怎樣個結束，並且喃喃地念道：「上帝，倘若我知道……上帝，倘若我知道！」他滿臉都急得緋紅了；並且他那三個學生，呆呆地瞧住這個躺在客座上喊叫的女客。

伊陡然將身體拳曲轉動，伸手將頭抱着，胸部不住地翕張，看看全身都掣動了。

雷鞠以爲伊快死了，伊快在他跟前，缺乏一切需要，由他的過錯而死。於是決然說道：

——我來幫助您，馬丹。我不知道……但是我盡我的能力來幫助您，我對於一切感受痛苦的生命，都應當幫助。

末了他轉向着三個學生說：

——你們，都將腦袋放在窗口；並且倘若那個轉動一下，我就要罰他寫一千句菲琦爾的詩（譯者按法國中小學校，常以鈔寫詩句或勳詞變化表，爲懲罰不從命令的學生的工具。）

他親自將車艙三個窗子的玻璃打開，將三個學生的腦袋引了到窗外，並且將三個藍色窗帘放下，蓋齊他們的頸項，重新又說：

——倘若你們就只動了一下，你們在假期中的野外游行都要廢止。並且你們不要忘記，我向來是不肯饒人的。

於是他向着青年女客走來，將自己道袍的袖子捲起。

伊不住轉掣，有時還狂叫。雷鞠不住地向伊安慰詢問，並且他擡頭瞧住那三個學生，他們正

在偷眼窺看他們教師所服的神祕職務；但是他們立刻都將腦袋旋轉過去。他說：

——龔士當先生，你要替我鈔寫二十回「服從」那動詞的變化表，羅蘭我要停止你一個月飯後吃果子的權利。

忽然那女客停止伊的訴苦之聲，並且猛然一下，立刻聽見一種和狗吠貓號相似的輕柔之聲，那三個學生都以爲他們剛纔聽見一只乳狗的叫喚。

神甫手中舉着一個赤條條新產的嬰孩。他睜眼瞧着他，恍惚驚喜交集，笑啼並作；旁人一定以爲他發瘋了，從他的眼腮脣三件東西的活劇看來，他的面目很表示一些意味。

他恍惚和報告一件重大新聞似的，向學生說道：

——這是一個男孩子。

立刻他又說：

——洛琦先生，請你將我提包中的一個水瓶拿給我——好——請你將塞子拔開——好。

——滴幾滴水在我掌中，只要幾滴呀——行！

他一面拿這幾滴水，洒在他抱的小生命的額上，一面又說：

——我用上帝、聖子和聖母的名義替你行洗禮。這是應當如此做的事。

列車進了克雷門的車站。馬丹白莉朵的面目，已經在車子窗口發見。於是失了頭腦的雷翰，將剛纔所得的嬌嫩人芽兒捧給伊看，口中還喃喃地說：「這女客就是剛纔在路上遇着小意外的馬丹。」

他的神情，彷彿剛才從陰溝檢到這孩子；而且滿頭的汗，連頭髮也濕透了，這袍上的披肩，翻在背後，道袍上面，弄了許多斑點，口中不住地說：「他們甚麼也不會看見，一點也不會，我承擔這事。他們三人都瞧着窗外，我承擔這事。他們甚麼也不會看見。」

馬丹白莉朵和那兩位貴族婦人正默默無言，互相掃興瞧着，他却和四個男孩子走出客車，他本來只預備迎接三個。

這天晚上，三家合共辦了晚飯，替他們三個學生接風。但是大家簡直不談話，父母們和孩子們恍惚都懷着心事。

忽然那頂幼的洛蘭問道：

——說罷，媽媽，神甫從那裏找出他來，這個嬰孩？

他母親並不直接答復他，只說：

——你瞧，吃飯罷，不用拿你這種問題來打攪我們。

他停了一歇歇又說：

——當初除了那個肚子痛的女客以外，並沒有旁人。所以神甫是一個變戲法的人，正和那個從棹毯下面變出一大盆魚的胡丹相似。

——不用多說。這是上帝送給他的。

——但是上帝將嬰孩放在甚麼地方呢？我甚麼也不會聽見，你說罷，他也從客車的窗口進來的嗎？

馬丹白莉宋可不能忍了，便說：

——你瞧罷，穀了，不用再說了。這嬰孩也和一切的嬰孩一樣，從白菜下面來的，這件事你早

已知道。

——但是客車之內，那裏有白菜呢？

龔士當一直用狡獪的神情細聽，這時纔微笑着說：
——誰說，沒有白菜。但是只有神甫看見那件東西。

密語 La Confidence

格蘭石利伯爵夫人正在輪椅上打盹，萊恩渡侯爵夫人匆匆走了進來，神色張皇，衣冠不正，一面墜也似的向一張椅子坐下，一面說：

——丫丫，這已經辦妥了！

伊那女友伯爵夫人，知道伊向來是沈靜柔和的，因此很詫異地坐了起來。便說：

——甚麼你辦了甚麼事？

侯爵夫人坐着很像不安，便立了起來，繞着屋子亂走，隨後又向伊女友所坐的輪椅前部下，握住伊的手說：

——聽罷，我的乖乖，請你發誓，決不將我要向你說的事告訴旁人罷！

——我向你發誓。

——由於你永遠的誠意嗎？

——由於我永遠的誠意。

——那末我剛纔對於西蒙，報了我的仇。

——你真辦得好！

——可不是嗎？你想想罷，自從半年以來，他對於我，更加比從前令人難受了，到底對於一切都令人難受。當我嫁他之時，早已知道他長的很醜，但是我以為他的脾氣并不乖張。可憐我以前真爲人所誤了！大概他以前一定以為我愛着他那大肚子紅鼻子，因此鎮日和斑鳩仔子一樣咕嚕個不住。我，你[！]知道，這個使我便叫他做『鴿子』。男子們，真能由他們本身，造成許多奇特的理想。所以，他到了悟到我只有朋友的情誼向着他，便生了疑心，於是開始向我說了許多酸刻的事，拿些奇特和我所不知道的樣子待我。隨後，便變成了更嚴重了，在……之後，這個字眼我却很難找到。總而言之，他對我很有情，很有情……這個時常我得過許多證據。唉！我的乖乖，你瞧，大凡被奇特男子愛住，真是一件苦事……不能，真地我不能再受了……簡直不能，這比每天晚上，旁人拔你一顆牙齒還要壞些！唉，你從你認識的人中間，揣想那個頂醜陋、頂可笑、頂討厭、腆着大肚子

——這層是最惡劣的——毛腿子的人罷。你心目中一定有他，可不是嗎？好，你再設想這個他就是你的丈夫，並且……每晚……：……你了悟嗎？這真是可嫌的！我，這個真使我嘔氣，嘔盡了一肚子的气。我真不能再受了。世上應該有一種法律，保護這種情形下面的婦女。到底你想想這個罷，每晚……：……唉，這真是骯髒！

然而我從來不曾夢想甚麼詩興的愛情。本來這東西也是找不到的了。在我們這種交際場中，男子們不是養馬的人便是銀行家；他們只愛慕馬匹和金錢；倘若他們愛慕婦女，那末也不過用愛慕馬匹的方法，拿婦女們在他們客廳中比賽，正和比賽他們的菊花驄或紅棗驄相似。此外甚麼旁的意思都沒有。今日的生活中，無處可以覓到情感！所以我主張我們要在有經驗的和漠不動心的婦女生活之中活着。一切關係不過是常見的事，並且每次不過是將這事重說一番。誰能設得點密意柔情呢？男子們，我們的男子們，普通不過是一種毫無思想不解溫存的衣莊內裏陳列的木偶。倘若我們要尋一點思想，那末就是在沙漠之中，尋覓泉水了；我們在近身的時候，叫他們做藝術家，實際上看來，不過是一些令人難受的倨傲之人。或者是一些了無教化的狡詐波

海峽民族。我正找一個狄奧盛（譯者按狄奧盛爲希臘哲學家，其人善於談諧）那樣的人，並且只想在巴黎交際場中找這樣一個；但是我已經很知道一定找不到，因此不費遲疑，便將這引我的路燈吹滅。講到我的丈夫，我瞧見他穿了寢衣走到我臥房內裏之時，在我簡直是受了一種革命的恐慌，我會經用盡方法，你要聽清楚是用盡呀，和他疎遠，使他對於我……生一種厭棄心。起初他也會憤怒；以後他却生了妬忌了：他懸擬我失了貞潔。最初一向，他滿意地監察我，他用老虎一般的眼睛，瞧着到家中來往的人；以後便着手虐待我。他四處跟着我走，用盡許多惡劣的方法驚駭我。隨後他不許我和旁人說話。譬如在跳舞場中，總在我背後站立，只要我說了一兩個字，他便伸着狗一般的長腦袋探望。我偶爾在場中的酒排間歇息，他立刻跟了過來，禁止我和這個和那個跳舞，有時不待我跳舞完畢，他却將我引開，使我成了可笑的傻子，使我變成不知一個甚麼東西。於是，我便停止在交際場中往來。

到了親密的境界，這就更壞了。你猜猜罷，這個無聊的人，竟把我當作……當作……當作！——我不忍說出這個名稱——當作漂泊無依的女子看待！

我親愛的朋友！有天晚上他向我說：『今天你曾經和那個睡過覺？』我不禁大哭，他却得意洋洋。

以後便愈弄愈壞。有一個星期，他引我到尚隨禮公園吃夜飯。偶然遇見鮑璧臬先生在鄰近的座頭坐着。於是西蒙憤然踏住我的脚，切齒低聲向我說：『混賬東西，你和他預先約在此地會面；等等罷。』於是你永遠猜不到他怎樣做，親愛的朋友！他悄悄地將我帽子上的押髮長針拔下，在我胳膊上猛刺一下。我咧，我叫了一聲，飯館中的人都瞧着我們走了過來。於是他又假裝一種討厭的傷心樣子，你可懂得！

這時我決然算定要報這仇，並且不肯久待，倘若是你，你又怎樣辦呢？

——唉！我也一定要報仇呀！

——好，那末就對了！

——怎樣報呢？

——甚麼事你不懂嗎？

——到底，我的親愛的……然而……

——那末，是的……

——是的，甚麼事？

——你用心想罷。你從他大面孔、紅鼻和狗耳朵一般下垂的長鬚，便可以知道清楚。

——是的。

——你想想罷，他有了那樣一付尊容，然而嫉妬起來，却和老虎相似。

——是的。

——那末，我曾經許過心願：替我本身報仇，我本來打算告訴你，但是只能到你為止。你想想

他那尊容，你想想他是……他是……

——甚麼，你有那……

——……我的乖乖，千萬別向甚麼人說，請你再向我發一回誓罷！你想想他那種小花臉的神情！自從那個時候，我覺得一切都變了樣子！於是我單獨地笑着……你想想他的頭上有了甚

麼東西……

伯爵夫人瞧着伊的女友，一陣狂笑，從伊的嗓子升到齒縫中纔竄了出來；但是這種笑聲，很像伊的神經，受了甚麼刺激；並且兩隻手壓住胸脯，面龐兒起了收縮的作用，呼吸也短促了，伊屈着身體，好像預備仆身跌倒似的。

於是侯爵夫人也忍傷不禁了。伊連笑帶叫重疊地說：『你想……你想……這不令人發笑嗎？你說，你想想他的頭上！你想他的長鬚！你想他的紅鼻子！這不是特別嗎？但是尤其不要露洩這事，永遠不要露洩這事！』

伊們這時一齊格格地笑得不能說話了，淚珠整然，正是表示伊們說不出的樂趣。

男爵夫人先行寧靜，然而依然神往，伊說：『己！你將你怎樣報復的方法說給我聽罷，說給我聽罷……這真令人發笑……令人發笑。』

但是那一位却依然一個字也不能說，只能格格地咽着：

——我一經定計……我便一人說道……快點走罷……應該這事立刻就成功……於是

我在今天就辦好了……

——今天！

——是的，就是剛纔，並且我要西蒙到你家來找我，使我們開心……一會兒……他就要來了！你瞧着他的頭上想想罷！

伯爵夫人喘着氣說：

——你說你怎樣做的罷……說罷……

——這是很簡單的……我曾經獨自說：他對於鮑璧臬生了嫉妬心，那末我就找鮑璧臬罷。鮑璧臬本來蠢得和他的脚板一樣，但是他很正派；甚麼亂話也不敢說。於是我在午飯之後，便到他家中去。

——你到他家中去嗎？假借甚麼名義呢？

——假借替孤兒院募捐的名義。

——說罷……快點……說罷……

——鮑壁臬見了我十分詫異，連話也不能說了。隨後，他給我兩個值二十佛郎的金錢做捐款，我便起身預備出外，他向我詢問西蒙的消息；於是我便裝出憤怒不能自持的樣子，將我心中的事和盤托出。並且還說得比實情黑暗許多。鮑壁臬不免感動，便尋找幫助我的法子，我開始哭泣，但是哭得和人家真心哭泣相似……他安慰我……他請我坐下……末了因為我不能寧靜，他便擁抱我……我咧，我說：『唉，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他說：『唉，我的好女友……我的好女友！』並且他，永遠抱住我……永遠……一直到收場好，就是這樣的。

以後我得了一種失望和羞怯的震動。唉！我拿他當最後人羣的最後一人看待……但是我竟想要狂笑。我想到西蒙的頭上和長鬚！默一會神罷！默一會神罷！我在到你家中的路上走時，幾乎不能忍住笑……這個已經成功了……雖然他立刻就到此地來，這個已經成功了！並且他常懼怕這件事！他以為在這件事裏頭，可以發生戰爭、地震和時疫，我們都可以送命……然而這事成功了！甚麼事也不會能穀障礙！你想想他的頭上的罷！請你也說聲這事成功了！

伯爵夫人咽着嗓子說：

——你將來還和鮑壁桌會面嗎？

——不，永遠不，我已經發了，他不見得比西蒙多值幾文。

於是伊們重新一陣狂笑，簡直狂笑得不能呼吸了。

門鈴一響，將伊們的興頭鎮住。侯爵夫人吞吞吐吐說：「瞧罷……就是他。」

廳門開處，一個胖子走了進來，這是一個紅面厚脣長鬚的胖子，並且輪着兩隻發怒的眼睛。兩位青年婦人，看了他一下，陡然各向各人的椅上一倒，忍住吃吃的笑聲，正和忍受腹痛的情形相似。

於是他打起了嘶啞的聲音喊說道：「怎樣，你們兩位都瘋了嗎？……都瘋了嗎？……都瘋了嗎？……都瘋了嗎？……」

一座小像 Un Portrait

——看罷，那就是蜜萊呀，有一個人在我身邊這樣說。

我便注意照大家指點的那個人，因為自從多時，我久想認識這位「董霜」（譯者按董霜爲法國大文學家莫利哀所編某劇的主人，其人最長於誘惑婦女，現今已爲誘惑者之代名詞）呀！他已經不是少年了。斑白的頭髮，正和北方民族所戴的銀灰色皮帽相似，垂在胸前的長鬚，也有很像皮桶子的神情。他正屈腰低聲，和一位女客談話，睜開一雙飽和了溫柔謙藹態度的眼珠，瞧住伊。

我早知道他的生活，或者至少我也知道大家所關於他的事。他有好幾次，被人瘋也似地愛過；並且在許多活劇內裏，總離不了他的名字。大家拿他當一位工於媚術所向無前的男子談着。有時我向那些長於言語的婦女們，探問他這實力是從何處來的，伊們總要遲疑一回兒纔說：

——我不知道……大概是一點誘惑力罷。

可是，他並不偉俊。他並沒有一點我們所設想那些女性心扉稱道的競爭者的儀表。我時常鄭重地暗自思量，考求他藏匿誘惑力的所在。在思想中嗎？旁人從來不會記載他的語言，並且也不會宣布他的意見……在他的眼光中嗎？這或許是對的……在他的聲音中嗎？本來有些生物的聲音，確有許多所向無前和入耳心蕩的潛勢力，這本是一種可口的絕品。大家都有傾耳恭聽的飢餓，他們語言的聲調侵入我們聽官時，正有和蜜餞相同的滋味。

我剛巧瞧見一位朋友在前經過，便問：

——你認識麥歇蜜萊嗎？

——認識。

——那末你替我們彼此介紹一下罷。

一分鐘以後，我和他便握了手，並且站在兩張門口談天。他說的話，對於聽官有一種正確和愉快的美感，然而却並無高論。聲調果然是美的、秀的、溫和的和音樂的；但是我却也會聽過還有比他得力和動人的聲調。大家聽他說話時，正和瞧着一般小小流泉，慢慢流動相似。可以不必費

一點心思去根究來去，沒有一點隱晦的情節，引出你的好奇心，不假一點思索，保存你的興味。他的談吐，完全是一種安慰的，並不引動我們回答和辨論的活潑慾望，或者熱烈的贊許。

當下答復他的談論，也和聽他的一樣容易。他議論一經完畢之後，答復自然到了你的唇邊，恍惚他所說的，可以使你的答復自然而從口中傳出。

不到片刻，竟有一種反省在我腦中發現。我認識他不過一刻鐘，很像他已經是我一個老友，他的一切已經和我相習了；譬如他的像貌、他的姿勢、他的聲調、他的理想之類。

陡然談了一會之後，他的影子已經在我心中的親信地位安置住。我們心中一切的門戶都洞開了，並且倘若他希望如此，我就也許將這些在普通情形只肯向舊交說的密話，都告訴他。

在那一點，必然有一種神祕。這被時間一步一步推送的生物間的關闢，一經被同情同好，精神的感化力和長久的關係，慢慢使他零落，於是在我和他之間，便像沒有這東西存在了，大約他在他們偶然撞見的一切人類之間，或男或女，也都是這樣。

半點鐘以後，我們一面分手，一面互約以後時常相會，並且他將他住址給我，請我第三天到

他家吃夜飯。

這天我將他請客的時間忘了，到他家不免太早；他還不會回來。一個寂靜無聲彬彬有禮的男僕，將我引入一個幽蔭簡潔令人勾留的客廳。我在廳內很覺適意，儼然賓至如歸。座落布置對於性情和思想的影響，我已經注意許多回了。有許多場所，雖然明窗淨几，金碧輝煌，然而令人生愁，便覺了無興趣；有許多地方，雖然只鋪設幾塊素潔的地氈，然而令人喜悅，便又覺欣然了；我們的眼，和我們的心一樣，有許多莫名其妙的恩怨，不知不覺在我們的性情上流露出來。家具和牆壁的調和，以及配合的款式，正和森林山海的空氣可以變化我們身體一般，能在倏忽時間，使我們精神發生變化。

我向一張神妙的靠椅上坐下，立時陷在椅子四周的軟墊中，覺得我身體恰巧被這一些緞子慢住的鵝絨墊子托住包住，恍惚我身段的形式，已經預先在這件家具上量過。

隨後，我向四處瞧瞧。廳中一點有火氣的東西也沒有；所陳設的都是淡素整潔的物品，簡單罕見的家具，盧服博物院（譯者按盧服博物院本為法王魯意十四的故宮，革命後改為博物院，

爲巴黎名勝之一，所彷彿不曾見過的東方窗幃，但是在我坐位相對的暖閣之內，掛了一個婦人的小像，這是一幅尺寸適中的小像，只表現半截身體和捧着一本書的兩隻手。伊年紀還輕，頭上不會戴帽子，只用一幅絲巾圍着，微笑之中，略露愁態。難道因爲是不會戴帽子嗎？或者因爲伊那天然態度的印像嗎？但是我以爲從來不會有別樣的婦人小像，較得上在這樣客廳陳列。幾乎將我所見過的一切婦人小像，都令我回憶到眼前，或者是一位盛裝高髻的女賓，矜持地先在畫師跟前表現，然後再留下小像，呈露在觀者眼前，或者是伊在未畫之前，預先選擇一種毫不介意天然態度。

所以盡是臨風玉立的，這種莊嚴態度，伊們在普通生活中，不能長久保留。其餘的那些，便是淡裝素服，逸趣橫生的了，一花一玉，鬢影裙波，看來都像是畫師所點綴的。倘若定要替伊們頭上加頂帽子，或者頭髮上堆些欄杆，便覺得在伊們身上，有些很不自然。何以呢？大家却不知道這個理由，因爲本來不會相識，不過有這樣的感覺罷了。伊們的神情，彷彿像要到伊願意獻媚的男子家中，和願意盡情表現的場所去拜謁，於是便研究應取的態度，或者端莊，或者流麗。

但是，對於這個小像，應當怎樣說呢？伊在伊家中，並且是孤伶仃的。對呀，是孤伶仃的，因為伊微笑的神情，正和傍人遐想甚麼溫柔而愁慘的事情時，所發的微笑相似，所以和被人瞧着的微笑不同。伊完全是孤伶仃的在自己家中，和空洞的，絕對空洞的客廳相對。伊住在廳中，使廳中生色，並且單獨地使得滿室生春；廳中可以容納許多人，於是便使那些進來的人，引動話機笑機，或者並且連歌興也引動了；伊大概永遠是孤伶仃地帶着一種寂寞的微笑，並且僅僅由伊小像的神態，已經使這客廳活潑潑地了。

這神態也是單純的。他雖然不看見我，却溫存固定直捷地對着我，世上的小像都知道他們是被人端詳的，於是他們用他的眼睛，他們的能看能聽能追隨我們的眼睛，能從我們走進他們所住的廳子，一逕到出外之時，始終不斷地追隨我們的眼睛來答復我們。

這座小像却不看我，雖然他的神態直捷地射着我，然而一點不看見我。因此我記起波得奈（譯者按波得奈為法國十九世紀大詩人）的名句：

「你的眼波兒，如同小像的眼波兒一般地吸引我。」

果然他們用一種熱烈的態度吸引我，給我一種新穎的、有力的、而出人意外的不安寧，這些畫師寫出的眼波兒，從前固然是活着的，也許現時還活着。唉！這是何等意趣無窮溫存不盡的丰致，和微風一般地鼓蕩，這是何等引人入勝的丰致，和金碧騰輝的霞光一般地在凝靜的天空展布，至於那略有愁容，又和從這鏡架後面黑影以及這副不可測度的眼睛所生的夜色相似。這樣的眼睛，這樣從畫師幾筆所描成的眼睛，藏着無量的若有若無的神祕，藏着無量的秋波甫轉便使人綺懷旋生的神祕。

我想到這層，廳門豁然開了。麥歇蜜萊走了進來。他因為遲回，向我道歉。我却轉因早來，也向他請恕。隨後我問他：

——這能不算多事，向您請教這位婦人是誰。
他說：

——這是我的先母，伊去世的時代，年紀還很輕。

於是我立刻悟到這個人所有的不可索解的誘惑力，是從何處來的！